光緒順天府志

經政志
學校上

ル 5
1481
28

經政志八　　光緒順天府志六十一

學校上　　山陰潘遹纂江陰繆荃孫覆輯

封建易爲郡縣而學從以變郡之有學也自後魏天安始州縣之有學也自唐武德始京府之有學也自元大定始我
朝崇尙正學士非孔氏之書不敢讀以故人無異學學無異政志郡邑乘似無須乎類敘獨順天之學爲天下府州縣學之冠順天之學治則天下之學無不治概從闕如何以尊京師重首善也兢兢乎愼擇詳取酌其要中期以明
國家崇儒重道之意斯可已志學校

府學

在府治東南教忠坊明洪武初以元太和觀地爲大興縣學春明夢餘錄云學故爲報恩寺元末有僧募造未安像明師下燕戒士卒毋入孔廟僧倉皇借宣聖木主置殿中後不敢去遂以爲學其地卽

門ル5 1481 28

元之柴市

國子監爲府學有學校格式碑記洪武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左丞相宣國公欽奉聖旨

今後立學休要祭祀設科房分教禮樂射書數恁每定擬來欽此
會集省臺部官逐一議擬於十月二十七日早朝奉天門奏奉聖
旨節錄學校合行的勾當教秀才每用心講究着行欽此欽依會
議定擬到各項事理洪武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中書省楊右丞陳
參政雎參政右司郎都事禮部崔尚書於奉天門東板房內奏奉
聖旨准教定立罪名同這格式各處學校都鐫在石碑上欽此
學校格式 一生員入學定例 凡各處府州縣責任守令於民
間俊秀及官員子弟選充必須躬親相視人材俊秀容貌整齊年
及十五之上已讀論孟四書者方許入學其年至二十之上願入
學者聽在內監察御史在外按察司巡歷到日逐一相視生員有
不成材者黜退另行添補 一選官分科教授 禮律書共爲一
科訓導二員掌教禮教律教寫著於儒士有學行通曉行令誥習
古今禮典能書字者樂射數共爲一科訓導二員掌教樂教數教
射於知音律能射弓能算法者上項訓導禮樂射書數律但是或
一等或二等從各處守令考驗各取所長相兼教訓府教授州學
正縣教諭掌講明經史務使生員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通曉古
今識達時務及提調各科訓導教習必期成效上項教習從各處
守令於儒士有才德者有學問通達習務者選充官爲應付行糧
脚力悉赴中書省考驗 一生員習學次第 侵晨講明經史學
律飯後學書學禮學樂學算未時學射弓弩教使器捧演重石學
此數件之外果有餘暇願學詔誥表牋疏議碑銘傳記者聽從其
便 一禮樂二事見行集議比後成書頒將習學 一生員額數

府設四十員州設三十員縣設二十員 一師生廩膳每人日
支米二升柴鹽油醬在內於本處係官錢糧內放支 一學內設
空閑地一所以爲射圃 一教官出身俸給定立等第如果教有
成效異材出衆者不拘資格優加擢用俸給就於本處係官錢糧
內放支 一守令每月考驗生員觀其進退揖拜之節聽其語言
應對之宜背讀經史講通大義問難律條試其處決講禮通古今
寫字不拘格式審音詳所習之樂觀射驗其膂力又能中的稽數
明其乘除口手相應守令置立文簿同教授紀載諸生所進功程
如一月某生某科學不進則紀載於簿至此科三月學不進者罰
此科訓導月米半月罰多不過一月 一監察御史按察司巡歷
去處考視各府州縣生員 府生員十二員學不進者罰守令俸
錢半月教授某科訓導各罰俸錢一月二十員學不進者罰守令
俸錢一月教授及某科訓導黜退二十員之上學不進者守令笞
四十州生員八員學不進者守令罰俸錢半月學正及某科訓導
各罰俸錢一月十六員學不進者守令罰俸錢一月學正及某科
訓導黜退十六員之上學不進者守令笞四十縣生員六員學不
進者守令罰俸錢半月教諭及某科訓導各罰俸錢一月十二員
學不進者守令罰俸錢一月教諭及某科訓導黜退十二員之上
學不進者守令笞四十 一設學之後子弟習學各科限三年有
成隸中書省者貢至中書省考試中選者就便量材錄用隸各行
省者貢至各行省考試其中選者貢入朝廷選用 一各處府州
縣於洪武三年正月爲始開學務要實效責任所在有司守令正
官提調在內監察御史在外按察司每歲考覈學生功課比上年
有進有司官教官便是稱職若學生比上年學不進有司官治罪

教官黜退　一學該生員每府四十名州三十名縣二十名府州
縣各設教授學正教諭一員訓導四員今擬府州生員四十名者
設訓導四員每縣二十名已有教諭一名又設訓導四員似爲員
多今擬州縣學正教諭每處止設訓導二員其讀書生員如有增
廣不拘定額及北平陝西河南地面人民稀少每州縣除此學正
教諭外止設訓導一員相應欽奉聖旨今後教各府州縣儒學好
生訓導生徒每日講讀文書罷時於學後設一射圃教學生習一射
但遇朔望的日子要試演過其有司官辦事閑暇時也與官學
體習射若是有司官與學官不肯用心教學生習射的定問他每
要罪過欽此　有一吏部議到學官品級先擬教授正九品學正從
九品教諭授省劄今擬教授給與都省劄付學正在內授吏部劄
在外授行省劄付訓導授各府州付身先令試職三年候有成効
然後照依以定品級實授相應　一戶部議到教授學正并官改
擬試職俱全訓誨生員所據俸給量擬教授月支米一石五斗學
正月支米一石三斗教諭訓導各支米一石錢米三
七兼支相應奉部堂准擬　洪武八年六月　日　永樂元年
改北平府爲順天府仍以府學爲國子監大興縣學爲府學即今
所也仿應天府學舊制革大興宛平縣學凡二縣生員均屬府學
九年同知甄儀建明倫堂十二年府尹張貫建大成殿　宣德三
年府尹李庸治新之大學士楊榮作記　明楊榮重修府學記順天府學歷年既久殿堂齋舍

頽敝射圃爲傍近民侵蝕殆盡有司未及修復皇上嗣統三年工
科給事中保定李庸爲府尹莅事之初祇謁先聖周覽學宮爲之
嗟吝即日狀其實以聞詔許之庸祇承惟謹集材鳩工以次興作
於是大成之殿明倫之堂祠廡齋舍庖湢之所煥然如新未逾三
載卑隘者高廣頽敝者完善侵蝕者悉復如舊神位有所祭奠有
器其成功信非苟然者訓導成規具始末徵記予惟孔子以天縱
之聖丕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詔來世而南面出治之君莫不
敬仰師法以安天下其所以宣詔教化作新人才深有賴於學校
也我國家聖神相承興學崇儒以宏治化有開於先今聖天子光
紹前烈修學校之政簡俾良有司責其成效而克新廟學如此豈
直爲壯觀之具己哉尚期爲師者明其道以淑後進爲弟子者勉
力就學底爲成才出爲世用俾天下郡邑學校咸稱京都密邇聖
化效尤盛然後爲無
負國家崇祀之意也　正統十一年府尹王賢重修戶部侍郞陳
循作記　陳循重修府學記聖朝以唐虞三代爲法學校先于京師既建太學儲天下之英才復設京學育畿內之俊秀孟子
所謂堯舜之智不徧物急先務者是也蓋學制在四方者府齋有
四州三縣二而順天府學其齋則再倍于縣蓋過于四方府學而
倍于州學其視府州縣之學尤在當先學在今府治東南教忠坊
初元太和觀也洪武元年以觀爲大興縣學永樂元年升北平府
爲順天府則大興縣儒學例不得設遂以爲府學九年同知甄儀
建明倫堂東西齋舍十二年府尹張貫建大成殿又建棲生舍于
明倫堂後皆苟具一時加以歲久日就頽毀無以稱京學當先之
意甯陽王賢來爲府尹顧其舊址四邊多爲軍民侵而不足以擴

充堂構乃謀于府丞番陽王侯弼治中長沙易斌通判甯海楊蕿
推官安陸彭理相與請復其地旣得請遂撤故新之爲大成殿翼
以兩廡前爲戟門以祀先師先賢殿與門爲間各三廡爲間各五
因舊爲廟以祀宋丞相信國文公爲六齋于明倫堂東西附以棲
生之舍會饌有堂有厨有庫而蔽以重門齋厨庫爲間各三饌堂
爲間各五而舍爲間十二倍于饌堂經始于正統十一年七月二
十六日落成于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材出節公門之費而人不
爲役工出省民役之正而人不爲勞其爲壯偉宏麗視太學雖有
間視四方儒學則煥然足聳京畿之觀瞻也越明年春教授梁礲
輩懼無以著郡侯興學育材之意謀于今國子助教前教授沈甯
暨前訓導趙煥相與礲石請文于余君子之道未有不學而成者
必有所致尊崇之禮于其所宗自孔子以及顏子曾子子思孟子
而下吾道之所宗也祀不祀固無預聖賢之損益而吾徒欲致尊
崇之心舍是無所從事此學者必先廟而後學而學之道亦必先
本而後末也先儒有言德行本也文藝末也觀孔子之教有四而
忠信爲本使凡來遊學于是者誠能先之忠信以敦其德繼之文
行以博其藝將見風俗之美人才之盛皡皡乎彬彬乎
于輦轂之下有莫能禦者矣故于記學之成書以期之　成化元
年府尹張諫閻鐸相繼修拓規制始備大學士商輅作記 商輅重修府學
記順天府儒學永樂初改建至是幾七十年雖數加葺治率因陋
就簡未有能侈前規者乃成化改元府尹張君諫相舊齋廡偪近
堂廟闢東西地廣之堂之北創後堂五間左右房各九間廟之外
戟門櫺星門皆撤而新之學之門樹育賢坊二東西對峙示壯觀

也張去繼爲尹者閻君鐸銳意學政凡前工未畢者旣皆足之復
念士乏棲止勞于出入擇堂齋前後隙地悉建號房通五十餘間
重建學外門三門廟各廡皆易朽以堅而加藻飾焉學後而北民
居錯雜購而拓之爲厨庫爲射圃崇墉廣廈煥然一新人用快覩
士益知勸尹之功大矣教授柴誠具修建始末偕諸寅造予請記
惟學校人才風俗所繫風俗之厚薄觀人才之盛衰使出于學校
者皆道德之良則成于遠邇者悉敦厚之化矧今聖人在位崇正
學黜邪佞示人以大公之道爲士者遊歌芹泮沐浴膏澤當以孔
孟爲師以正人爲法立心正議論必正以之孝親尊君臨民行政
無一不出於正教化自是愈明風俗自是愈厚庶上無負朝廷設
學育才之意下無負有司作興勸率之功于吾道不亦有光乎彼
爲名與爲利雖淸濁不同而利心則一士當以此爲戒噫京郡列
郡之表學校所觀法也尹誠知重矣
士可不知自重哉僭爲之記以告　萬厤八年督學御史商爲
正重修十六年督學御史楊四知建尊經閣越明年暑雨淹旬廟
學就圮府丞李楨重修自爲記 李楨重修府學記歲在庚寅余丞順天府學校其專職也始謁先師
講于堂日廟學剝蝕特甚余殊惻之已而暑雨彌旬至於秋七月
廡廟堂齋諸祠舍胥壞不可居乃問兩坍邑以修飾狀咸縮朒無
以應余曰嗟哉乏亦至此乎粵永樂改建之後嘗三修飾之稱鴻
制云亦越有年萬厤庚辰歲益繕搆之費至二千緡今僅十稔爾
胡頃圮若是豈侈心者事不堅而督以攻之者非其人也今余何
辭于是謀之堂長朱秉器公公報日可爰括羨鍰于諸屬郡邑或

十餘金或七八金得二百餘鍰余捐薪稍佐之始于歲八月中旬十月朔告襄事是日也行鄉飲禮雍容齋遬無敢譁以亂執事卬而瞻頫而盼廡戺立堂齋聳觀橋星戟門文山鄉賢名宦諸祠僾奐然禮義之區矣于是諸博士弟子員來徵文余諗之曰余加意于斯修也而豈徒哉夫京師四方之極也則孔子萬世之極也方定則寄象鞮譯之衆弗得以亂華世極明則佛老技術之流弗得以干政故重京師以正四方崇孔子以惠萬世禮固然也昔吾孔子祖二帝宗三王律時襲土譬如天地四時日月而賢如顏氏之子亦嘆其不可及不可爲象宜其己甚難行矣夷攷其爲事君盡禮事親盡心盡禮則忠盡心則孝忠則天下萬世之爲臣者取裁孝則天下後世之爲子者取準譬之天地之有四時日月無不流行無不臨照然樞紐所在必有極以斡旋之諸凡萬象萬刑森羅于中天九州內外者不能外焉故孔子太極也京師治教之極也欲四方之風動必自京學始欲京學之教端必自尊崇孔子始欲孔子之學明必自忠孝始殿曰大成堂曰明倫諸生之卬思之頫察之舍天下之達道未由矣當雨甚日余會暫憩于大悲閣上棟下宇內宮外牆巍然帝王丕居矣其六百七十七函之藏經絲緡金碧炳爓耳目其爲頭陀者焚洗而展誦之市井黎龐偕竭資以供之余嗟咨者三傍徨者再何獨吾儒不然乎夫異教之昌正教之衰也起于人心闡于風化故身任立極之君子當思所以返之矣交成竊坿建甯盧陵清安三公後鑄石堂左用備參攷云是役之也成勞在縣丞盧茂劉鳳翔其省勸綜核則蔡倅桂也若大興知縣王建宛平知縣沈榜教授李士登陳九官訓導滕濟倫楊時中李芳馬科管大武陸楨李桂借遹觀厥成者記之

年府尹喬維升修

方從哲重修儒學記

順天府學國初大興縣學也永樂初改建而頗仍舊貫宣德正統一再增拓成化中復購民居益廣其址規制始大備迄今百四十年繕葺而歲月漸遠傾圮日甚頃自甲辰以來歲苦愁霖周垣爲塗棟宇盡塌先賢廟祏委於泥滓師儒函丈鞠爲茂草當視太息會數囷大祲役罄無餘資扼學未遑而已喬公允升以承攝府事顧瞻慨然曰丞既代庖職實專典學校廟貌不埽口思樂之謂何校府得羨金悉捐以經始凡東西廡楹各九東西齋楹十五尊經閣楹五省牲所致齋所文昌名宦祠楹各三皆煥然鼎新而殿而堂而門而坊而敬一亭文丞相祠魁星樓皆大葺其舊役始癸丑六月凡三月而竣口督視故所費視估半而亟就凡爲縉四百八十有奇皆公所捐俸金也余維世道隆汙綰載學校而京師首善地尤四國儀政修則人才豹變化風草偃肇於邦畿暨於朔南而綦隆之理賴焉其所關非細也國家崇儒重道廣厲學官棫樸之化垂三百年我皇上壽考作人加意文教申飭之詔無歲不下輦轂之間風厲尤先士生於時寄遹聖化沐浴醲洽亦千載一時已當事者仰承德意作成有加又不啻朝憲章而夕典型也有不灑淅於奮者非士也今又聞喬公甫下車即以經書鑑屬博士分時月日格以授諸士每生明生魄即於格中課之所以激勸甚備此豈簿領執掌者所暇而公之倦倦如此夫勸率不勤有司之責也率而不從鼓而不起責將安在士也朝夕遊息不仰檢揄而俯階序乎美輪美奐冀冀言言俎豆增輝鐘磬曰口口新矣而還視有未新者存亦奚用此土木之飾也耶夫六經之言新者多矣誠求之六經反之身心正誼明道一德同風口口之中而儼然立四國之極以

上對棫樸下重宮牆則喬公今日之維新所以嘉惠子衿者不可忘也爲書其日月於石

國朝順治初年府丞薛所蘊復加葺治已而民居淆雜塵穢滋甚府丞王登聯聞於朝將重新之未興工受代去府丞劉鴻緒續其事界以崇垣康熙四年府尹甘文焜府丞高爾位重修

王崇簡修順天府學碑記順天府學宮之敝漶廟宇之圮陋不足聳瞻嚮而興教化非一日矣卿士大夫有意於此者數數也絀於經費之繁多所爲率羣力以致口者礙壁口口之間耳求其口口缺兩就葺固化而爲絢麗蓋未之能也一旦嚴嚴翼翼煥然奕然則順天府府丞提督學政高公之時康熙之五年也公甫蒞任念教化之原未有不本於學校況京師首善之地凋敗若此何以作觀瞻以作士風爰咨於府尹甘公議協志口口度盈縮材不謀於衆役不出民輸橐鳩工規蠹剔朽而大成之殿翼殿之檽星之門以及奎樓啟聖鄉賢名宦諸祠靡不次第完善繕度不給復斥口口以佐之均於乙巳之八月訖工於丙午之四月其籌之之周而成之之速前此未聞也士來肅謁其中罔不懽忻鼓舞稱說高公而少宰孫公承澤經口口禮徬徨間以語予思有以記公之誼而公亦望有以勉多士也乃過于草堂屬爲之記予方媿以鄉人而無口縉之效一役之功敢不記其實以載公之口口口無窮乎昔董江都有言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教於邑其所以爲教化者非他凡以明人倫而已人倫既明則人才自口口口者司徒之教立之常典民生而由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各適其性而安其處而所以使之爲親義序別信者則非由之之民所可及必待民之口口口士者究宣其意踐服習行之而後風可移俗可善也則學校之爲教化所由興其重如此今我爲士者覩廟貌而忻悅豈徒加緇流羽士之快莊嚴於口口口之事而已哉仰思先聖之訓垂求乎子臣弟友之倫卽於國家設學興教惟此倫理之克盡天下同此倫理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聖賢經傳諄諄誥誡無非欲人之無失其性教衰俗溺惑於嗜慾逐於利害偷於口得之習靡倫口口多逆是豈其性然歟亦教化之不至也故在上者興學以訓迪之學問以開發其天良聲容以薰陶其才德所爲不過六經六行六藝之間漸摩之久倫理著而入則鮮不孝不弟之行而備口卿大夫百執事有不油然以成之者乎傳所謂人倫明而小民親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則教化非致主之大務乎嗟乎今之于于然扶册而講鼓篋而絃歌口口於由之民而謂之上若徒攻訓詁侈詞章以取科名爲能事殆非公所以興教化之心亦非所以永公之誼於無窮之意矣是役也以口者順天府府尹甘文焜提調學政內國史院侍讀蕭公爲豫司出納則署儒學教授宛平縣縣丞張君雲孫而府照磨汪君湄則董功作者也繼至爲今教授黃君忱孝是以並書高公名爾位字顯之錦縣人

二十一年府丞張鵬翮疏禁鑲黃旗侵占得

旨褒許雍正四年
詔發帑金重修嘉慶十三年府尹戴均元等重修咸豐四年府尹
汪本銓等重修 汪本銓重修順天文廟碑記順天府庠文廟在郡
治東南教忠坊右元末僧人募修報恩寺未列像
適明兵定燕都下令毋得擅入孔聖廟僧人藉孔子木主設焉是
爲大興縣學永樂時改爲府學我朝因之 聖神相承崇儒
重道用宏文教凡歷代有格致誠正之學齊治均平之略者或進
之東西廡或進之名宦鄉祠又復建立崇聖祠文昌宮尊經閣奎
星樓皆所以敦教化而維風俗康熙二十一年聽事居住人等汚
穢侵占學宮府尹張公鵬翮陳奏奉 旨速令遷移嚴加禁
飭不遵者該管官察叅治罪雍正二年 詔天下各建忠義
節烈昭忠等祠乾隆元年議准添設文廟祭器樂器嘉慶六年祀
文昌改用太牢追封三代典至重也余忝任京兆下車祗謁聖廟
徧閱學舍仰見殿宇傾圮不蔽風雨崇聖祠卑隘難昭誠敬文昌
宮無後殿名宦鄉賢祠在學宮門左右殊乖禮制急圖修復遂商
於兼尹大學士卓捐廉倡率合屬官紳踴躍輸將因諭宛平令咸
貞董其事薊州訓導高守貴艮鄉歲貢張翰督其工方迺九月傾
圮者完繕卑隘者高廣弗合禮制者或改或建與夫尊經閣明倫
堂敬一亭庖廚所門廡壁舍無不煥然一新並建下馬碑石二坐
於門外以昭嚴肅而補闕略惟望後之良有司賢師長盡心敷教
養育人材俾及門者居爲端人正士出爲循吏名宦京師爲首善
之區人文蔚起天下學校知所取法以仰副 聖天子崇儒
重道雅化作人之至意是卽
倡捐重修之所望也謹記
光緒八年府尹周家楣重修 周家楣重
修學宮記光緒戊寅家楣由大理移尹京兆忝邦畿首善學宮規
制薦海具瞻罔敢或隊吉日展祀周眡環堵東西兩齋傾圮荒蕪
糞壤塡積廢爲牧畜中清倈爪莫可旦夕乃申禁令議與作公帑
旣輸濟以私奉春秋祀事鐘磬簫笙之屬敬謹增設必精必備所
自咸豐癸丑年前京尹汪君經營之後因沿廢失垂二十年矣是
歲八月家楣奉諱歸里三年還闕濱州游君適領斯職自惟前
此工作僅同補鑄無當全規乃與游君合謀並力冀償夙心未幾
游君衔 命督倉家楣復玷斯位官守所在欲罷不能三事大
夫搢紳先生儒冠儒服之倫咸相翊贊乃以黌昧之姿蒞茲巨役
宮牆以外廢棄之地予人侵越者悉贖歸之周垣溝瀆所宜道達
者白之冬官歲修如例若夫圖書美富 累朝頒發博士弟子
絃誦之所需塵封蠹蝕聞者嘆息以時觀摩無令廢弛則師若弟
之責也茲事經始再歷寒暑爰記顚末以告有司方今 皇上
右文孔庭典禮恭敬有加自今以始增其式廓者吾知有人已
明倫堂在大成殿之東順治九年
詔刻臥碑寘於堂左 詳金石門
齋舍在明倫堂東西建自前明屢經修拓爲齋六曰進德修業時
習日新崇術立教

尊經閣在崇聖祠之東康熙四十三年重建

詔廣善庫修理

敬一亭在明倫堂之後有明刻程氏四箴石質剝泐文字漫漶不全

射圃在學宮之後

名宦祠在大成門之東南

鄉賢祠在名宦祠之東

忠孝祠在崇聖祠之東

教授宅在尊經閣之西

訓導宅在崇聖祠之西

縣學

良鄉縣

學在縣治東南　遼大公鼎建 遼史列傳大公鼎改良鄉令建孔子廟學部民服化明府志縣舊志畿輔唐志均未載　明洪武五年重建正統十二年修

國朝順治十年知縣張士彪增修 李昌垣重修良鄉儒學碑記

皇帝中乂之九載壬辰躬詣辟雝行釋奠先師禮進更老饋餼致祝說經義於時褒錫諸儒臣博士弟子儀甚厚蓋日惟后厥猷勸學迪誼洽聞與道以京輦倡函夏其爾郡縣守令廣厲學官之意咸視朕夫風指所屆近者先承良邑雖彈丸乎于京輦則腠及之其地較漢之三輔稱扶風馮翊者甚密重其人誦法孔子敦悅詩書于文學其天性然也又炙天子之化朝施而日中徧焉爲牖孔易故良居衢塗爲衝首車書肆達罔不由之先是官茲邑者督戈殳飾廚傳吏卒緣南北界鄗望冠蓋令負弩驅道左疲於輪蹄奔會間甚者星飯炅櫛家而催呼踵簿案訟獄董稽勾考不暇理苟辨一切取支給己爾逞問廣厲爲以故子矜不嗣學宮鞫茂草云邑侯張公始蒞謂簿案訟獄董稽勾考猥務耳迎送徵歛吏之俗者安與詩書事乃數謁先師廟肆雅課士日　聖主右文過高光甚高帝謾罵儒生以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及其過魯命以太牢祀孔子光武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晚乃備三雍今　上英齡幸學其風天下郡縣振陶雋彥起衰扶墜甚深且篤予承京輦地爲部縣先即不能如翟酺趙熹之羲復太學堂房門館助流盛業及文翁韓愈常袞之徒設鄉校廣禮讓孝義于殊方顧覩泮水之鞠茂忽諸爰出歷俸鳩工庀材闔邑輸作恐後廡祊殿寢祠樓庾湢櫨枅甃礩朱紺雘鏤

塓塈縣絢具甚自是學宮璀蔚倍曩時衆以功侯侯曰吾觀前吏所載講堂荊棘自闢爲是聖道復昌之象桓帝末太學門自壞襄楷嘆謂斯文不振徵此由是言之廟之修廢教之崇替也吾吏近畿遵右文紹廣厲度不至如前之取辦一切置學校不務者因爲鼎新于予之志之職允協予遑功邑之人則以侯之賦徭清簡字氓造俊卹羸剷暴政無不覩厥成也其甚者煥聖宇而禋　帝治厥惟顯哉以質予予曰如邑人言侯于中乂之道尊先師之旨甚得厥惟顯哉公韓士彪遼陽人戊子夏筮仕癸巳春遷靖州牧人重之比于名教干城焉

康熙二十七年知縣張宏穀修乾隆二十一年知縣楊喬修道光十六年知縣彭世昌修

彭世昌重修良鄉縣學宮記　昔先王順人情以立教知夫人情所不習則不能責其器之備而業之精于是廣立學宮制之禮器使人日游于橋門璧水之間俎豆干羽之地濡染其耳目陶養其性情久則天機與器數相習而不自知故終身安焉而不願乎外上之人九年以攷其成四十而試之仕而士亦因之自勵故器之備也自簡廉直溫剛塞恭愿以及中和孝友皆能盡其微妙而無有麤疏傲戾之氣其業之精也自唐虞三代以下之典章鞮譯象寄之語言以及射御操縵雜服之技凡可爲天下國家用者皆能貫而通之而無鹵莽生澀之弊伊古以來學校興則人文盛學校廢則人文衰如影響焉莫之爽也我　國家稽古右文崇儒講學今將二百年矣海隅之內罔不宮牆相望絃誦相聞傑士才人不擇地而有矧其在　輦轂之近哉良鄉首善要地距京師六十里許近　天子之光沐　聖人之教無甚於此者

宜才人傑士接踵而生器無不備業無不精奮風雲光史策有倍于荒甸外者顧數十年來聲稱寂若科第蔑如鳴呼詎非以學校荒圮久而不治之故與夫學校荒圮有司之責亦紳耆之羞也而爲良邑之有司紳耆抑獨有甚苦焉蓋幅員不及百里戶口不及數千土田磽瘠大半皆爲旗產故居民無土著一鄉之中求所謂中人之產者十不得一二士皆環堵蕭然宿舂不具學校荒圮有蒿目焉而無可爲力且邑當孔道車書輻輳星使犇馳有司治事外持手版迎謁道周而芻茭酒食騶嘷橫索之音日塡于耳雖有長才供帳應酬之不暇學校之不治所以恆不暇爲也壬辰歲杪余奉　特旨來蒞茲土下車謁廟心竊傷之不會以歲饑不克即謀修葺逾年天又降災大水漂蕩民舍而官廨亦爲之空徙寓僧廬辨公無所勢又不得不急營焉乃白之大吏請於　朝給發帑金八閱月而後官廨告成事于是得與胡李兩廣文大召生徒共商斯舉余與兩廣文先割薄俸以爲之倡都人士亦皆踴躍輸將繼乎其後銖積寸累共得緡若干鳩工庀材擇茂才人董其事經始于丙申二月告成于本年月日泮池兩廡大成標星之門鄉賢名宦之祠以及禮門義路次第畢舉煥然改觀向之隘者今加敞向之卑者今加崇向之仆者今加植向之無者今加增而且丹其甍楹飾其戶牖几筵鐘鼓粲然具陳庶幾春秋釋奠濟濟蹌蹌睹美富之宏規作身心之嚴翼此一役也以彫敝之鄉與久墜之業始頗虞其難繼甚樂其易是知人情皆善聖賢之在人心無敢忽也是亦一陽來復文運之一大轉機也安知才人傑士不自此接踵而生器無不備業無不精奮風雲光史策有大副乎　國家稽古右文崇儒備學之化者則興廢舉墜所闕詎淺鮮哉雖然猶

有慽明倫之堂師儒所以出教也尊經之閣生徒所以稽古也維時缺於貲而未遑及翼日廉俸稍餘當與諸君共竟斯業庶免不全不備之慽與 同治十一年知縣高建勳修

固安縣

學在縣治東 元大德九年達魯花赤馬塔刺海知州元中統四年升為固安州明初復為縣高淵同知州事劉之紀判官尙傑剏爲學院講堂賈庸貴作記基址無攷賈庸貴剏建講堂碑記詳金石 明洪武三年始建今所八年增修成化九年教諭郁珍重修嘉靖四十四年知縣何永慶重修徙崇聖祠于尊經閣前督學御史龐尙鵬知縣胡價馮子履復相繼繕葺訖工于隆慶二年遼東巡撫蘇志皋作記蘇志皋重修文廟記我朝于郡縣立學所以成賢育才又必建廟所以尊師重道甚盛典也夫何有司徒應故事而求其留意者幾人哉迺嘉靖癸亥廟學頹壞極矣遇何邑侯永慶慨然任其事卜日肇工撤而新之中搆先師廟五間崇階邃宇視昔改觀東西廡各五間戟門三間欞星門四間鄉賢祠各三間泮宮一間繚以垣墉飾以金碧足以妥聖靈興士氣矣無何胡邑侯價覆修明倫堂三間進德修業齋各三間敬一亭三間無何又遷去繼之者學使龐御史尙鵬謁廟謂泮池尙未郎工盍修之于是甃以甎石架以橋梁而池成更馮邑侯子履葺其緒補其闕飾其所未及而工告訖是役也肇事于隆慶戊辰十月盡有經始勿亟之意焉而主簿前張宏業今郭朝元典史前葛漢督工之勞樂觀厥成以師道自勗則教諭前孫鉞俞天衢今胡以均訓導前徐炫今楊勳劉祿也廟學既成諸生楊文楨張思元王梅等請予文以紀歲仰廟貌則思希聖出入學宮則思明倫務以賢才自居黼黻皇猷鋪張治道庶無負諸君子重修廟學之意也區區科舉之習抑末焉爾矣 萬厤二十七年知縣官箴重修山東巡撫張充濟作記未錄四十六年知縣孫織錦重修遼東巡撫郭光復作記未錄崇禎二年知縣王之鼎復徙崇聖祠于大成殿後三年知縣秦士奇濬泮池邑人蘇爾和新尊經閣十五年教諭韓琄重修均有記未錄

國朝康熙十六年知縣王錫韓十八年知縣衞既齊二十五年知縣武廷适三十一年知縣張鼐各有修建五十年知縣鄭善述拓門前隙地 雍正四年知縣倪岱立忠孝節義祠九年重建尊經

閣十一年知縣單鋐教諭陳光祿置祭器　乾隆四十□年知縣
王湘若重修嘉慶二十一年知縣錢□重修道光二十八年河道
熊守謙知縣王仲蘭重修　劉牲重修學宮明倫堂碑記大道自昭今古聖德炳如日星我朝建學
明倫尊師重道所以養賢育才維持名教之意固已邁往古而於
斯爲盛矣是以大都小邑咸建文廟俾享祀蒸嘗無時或缺而黌
宮泮壁必加修理毋使稍致傾圮以壯觀瞻然注意於斯文留心
於廟貌唯望膠庠以盛而人才日以興者幾何人哉方城分銀漢
之流爲茂先故里畸人輩出故其萬仞宮牆夙稱壯麗乃歲時遷
閱風雨漂搖溯自乾隆四十年重修又於嘉慶二十一年畧加修
葺迄今垂數十年竟無有爲之修理者且於道光二十六年閏夏
忽經暴雨狂風至將欞星門摧折規模漸失景仰何從耶永定河
觀察江右熊公下車伊始恭謁文廟見其殘缺剝蝕惟恐庠序頹
敗無以造就人才因慨然語邑侯王公曰學校爲人才淵藪亦爲
一邑之規矩準繩是亟宜重修之余當捐廉以爲倡王公性本慈
惠政亦循良聞其言益勃然以興既捐廉俸併勸闔邑士人量力
捐資以襄善舉是年春間會同本邑學師鳩工庀材授事命日於
是殿堂堂廡黝堊丹漆舉以法而欞星門明倫堂兩處則修造焉
越五月而功成王公竭力殫精其孳孳以學校人才爲念者乃父
母斯民之責若觀察熊公監司重任績著修防而猶經意於學宮
肫肫然於固邑人文者是其醖釀宏深根柢醇厚學問經濟充積
於中故樂與人爲善而無時無地莫不以汲引後進爲己任也牲

籍隸固邑忝列科名今見經營各工悉臻美備誠幸事也固邑人
士是宜爭自濯磨說禮樂而敦詩書勉圖上進庶無負觀察熊公
惠澤士林之心即仰體國家作養人才之意云爾　同治十三年永定河道李朝儀知縣楊
謙柄重修　光緒六年永定河道游智開添設祭器

永清縣

學舊在縣治西南　遼壽昌元年啜里軍都押司官蕭薩八達
明洪武六年知縣盛本初重修　永樂六年知縣王居敬重修
成化四年知縣許健以規制湫隘右臨大河歲苦積潦改卜南門
大街風雲壇故基縣丞司憲董其事　汪諧改建儒學文廟碑永清縣儒學舊在縣署西南百武
勝國時建基址卑狹右臨古河歲苦積水殿廡堂齋每歲輒圮師
生患焉成化己丑通學生員趙亮言於教諭奉化馬君文曰齋舍
頹圮無所肄業丹墀下溼難以展拜而風雲壇在南街之東民居
湊集未免褻穢壇之南百餘武古河之陽有隙地焉高阜幽靜宜
妥神靈盍以南壇移置其地而遷廟學於壇之故址乃爲兩便故
學之舊材多可用者亮等咸願出貲以助可不煩民而成厥功焉
君欣然曰是吾志也乃轉達於濮陽許侯健以聞於朝時天子詔
可於是丞東阿司侯憲慨然以爲己任興築之初掘地得金釵數

莖竇以佐費人皆踴躍以爲所感侯與馬君旦夕不遑躬督率之不數月而殿廡堂齋煥然一新蓋大成殿五間兩廡十間戟門三間明倫堂三間兩齋六間居宿有齋號舍有所儲粟有廪貯物有庫始事於是年三月迄是冬十有一月而止惟牆垣未周號舍未備司侯馬君相繼滿去又十有餘稔而修武趙侯志學來尹茲邑首謁廟學謂規制雖美而工力未完任將在予乃與教諭長清趙銘訓導王景曇喬致和協力成之乃成化乙巳之冬十月也於是春秋禮事有嚴諸生講習有所歲時飲射大夫俊秀咸得揖講進退於衣冠俎豆之間蓋彬彬乎盛矣又謂學必有記遺學生牛良等具始末謁言於予嗟夫帝王君師之道莫備於孔子之身所以師表百王綱維萬世自生民以來未有盛焉者矣學校爲教育賢才之地而其所以作育一惟孔子之言行政事是法是以歷代願治之君必以興學爲先務何莫不本於此哉我國朝君臨海內首建廟學所以尊崇作養之典度越前古而其張弛亦係於爲守令者承流宣化無慢也以永清觀焉前之職治教者坐視其敝恬不介懷至於司侯輩能作其始遷而趙侯輩能究其未備不勞民力事成厥功以祇事我至聖諸士子且游息於斯誦法聖訓不可謂知所務哉要在爲臣必忠爲子必孝爲夫婦長幼朋友必別必序必信存之心而不失措之躬而弗違見之事業而不愧充之以學問發之於文辭無非孔子綱常之道仁義忠信之言斯爲學校大有光矣若但習爲記誦侥倖科貢以媒利祿而於孔子之道漫不加之心是豈爲朝廷作育之本意抑有負於諸君子興學之盛心也諸士子其勉之

萬厤三十二年知縣郝修平三十九年知縣王嘉績四十一年知縣楊夢熊先後修葺 崇禎五年知縣李鑑復治新之築煥乎亭于櫺星門外

劉錬修儒學記

蜀西李公治益昌之三年皇明崇正六年也姦彊帖柔瘠痍昭蘇既政大行所丁甯以急者有甕城之役有懸樓之役有濬渠築堤之役凡故之所有必飭其所無也乃今有之而孔廟之葺治未議並舉焉將無緩視文教耶非也當四郊多警水旱薦臻之日雉堞弗雄天塹弗險偃瀦弗規絃誦之彥亦將休吾圉之未捍必且廢詩書以問干櫓之事民不樂生即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祇爲寇資況農桑之興先於禮樂則軫方割以觀稼穡之成其緩急較然易知者也然傳舍之吏避難自便日吾與民休息足矣吏之庸者竭其力以瘁於刀筆簿書之間謝爲不暇爲且謂吾曾爲之而曾不足以爲之其能有以遺其美而不愧於吏之能者果多乎不多則其有可傳者寡矣公於甕城諸役既竣之餘報政己久即有不得己之務亦可以己乃喟然曰城隍繕矣稼政修矣可庀材費以有事於學官焉而木甓瓦石之具以枚數之五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十餘千議者難公不爲意遴日鳩工以癸酉年二月二十三日始作即以四月初六日落成捐公之資以貿材於商募力於民故有大費於大勞而人莫或以爲擾也而其爲制有飭所己有者正殿三間規模雖具上之結搆頃鑽四旁之廉偶墊側層苔疊蘚穿月宿甬齋祠講堂侯望楹廡以至庖湢莫不以積久而圮亦莫不積以構櫨新以榱桷繚以責庸姸以丹堊頻池舊在戟門之下大不盈丈深僅容膝狹庳逼逐公命匠石曰盍其易之以塔南有町疃寬平如案可池也鑿之如璧形實水其中蒔以青蓮

蓋仿辟雍之義而區畫焉櫺星門以外有影壁屹然險甚氣象不
舒公除其舊堅以木柵鼎立其門中額曰躋天之堦曰金蓮叶瑞
右曰義路左曰禮門又築煥乎一臺以翼其旁疏砌墀軌以通劇
駿蓋昔所無今有之者也制度輝煌洞達莫孔子其中聚萃學徒
爰居爰處澡身元淵宅心道秘場功之隙與鼓腹之民敦仁教讓
以及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皆於是乎在則鄉之襲城之役懸樓之
役濬渠築堤之役皆種種與膠庠相關而先後綏急之宜公處之
不驟亦不亂凡兵刑錢穀出身加民之大無不井然森然者類如
斯也君子謂公於是乎爲能吏矣是役也經營圖度考課案程者
則李侯號涵白諱鑑也參觀大勢指畫方員力作勸相者則學博
楊公號蔚所諱恆號紹虞諱化中也身督工師採木伐石拮据不
辭者則陳尉百善也趨事董役鼓舞不輟者則劉生惟荃趙生其
昌劉生澤遠張生鵬翼王生業隆等也勤其事因并書其盛終始
而存之以告後之人者則邑人劉號鎔九諱鍊也鑱石之日則崇
正六年五
月五日也

國朝順治元年重修十四年知縣丁棟重修 張國禎修儒學記辛卯暮春之吉余自古
祊任滿叨領永庠論謁廟時櫺星戟門殿廡門窗及各處神牌無
一存者大殿僅卧數椽風雨不蔽前後窗櫺久圮無跡一望蕭然
幾同牧場望空瞻拜畢心惻然者久之移時晉謁陞任程公立懇
修葺公瞿然曰不佞夙有是志第苦工力浩煩非數百金敢開工
乎曩亦有在庠張生希堯等四生曾議厥舉而未果徐與商之可
也閱兩日具杯酒邀四生坐共議協修四生亦首肯焉余思工大
費繁時詘難以並舉必門牆先立而大工可次第圖也不一月間
余極力設處數百尺之宮牆先告竣矣諸生因相鼓勵勸勉捐修
櫺星門者張生希堯趙生士芳張生元霖王生瑾也捐修儀門戟
門者尹生樂爵王生景和孫生顯宗王生啟昇邢生友德梁生延
祚也捐修角門者索生粹馮生永祚也捐修鄉賢門戶者劉生鍔
暨任湛沂也殿廡神牌一時並立兩月內廟貌聿新公始嘆服曰
不圖工之神速一至於斯也大工可開矣遂慨然以爲己任捐金
半百鳩工募化紳衿滿漢靡不樂輸又准朱貞憲索粹等之公呈
入氷窖郝王化滔漏糧地一頃爲學田以爲繕廟之記公之心可
謂曲且盡矣一時工匠畢集余子然一身應接維艱幸司訓佟君
八月來任協力經營規模粗備延至壬辰春初公喬遷焉工科不
繼又不免爲一簣之虧也更有幸者馬公來牧是邑便慨發額設
修學銀十兩仍捐俸四兩以助未完至仲冬而殿宇門窗臺基無
煩數百金皆落成焉總計蓋僅二百金也有志竟成亶其然乎噫
嘻開創者陞任程公也收功者現任馬公也贊成者佟司訓
也余小子國禎何力之有焉第撰厥初願覺愜然耳是爲記 康
熙九年知縣連應鄭十五年知縣萬一甯重修 乾隆四十二年
知縣周震榮重修 嘉慶十八年教諭王慶楠重修 朱雲錦重修聖廟記自京
師達府州縣皆爲廟祇祀先聖其郡邑廟凡祭祀灑掃啟閉及修
葺事一領之學博士顧歲修掌在度支暨大傾圮需鼎新者則無
所取給非賢博士率邑士大夫協心力興復不爲功永清縣學之
廟在城巽方嘗重修於乾隆壬辰癸未間第地卑且城鹵故不數

十年磚甓輙隳劉奉祀者無不愴於懷學博士王君以丁卯歲莅任顧瞻廟貌即以興修爲己任自以教未洽且值歲屢祲蓄於心者久之至壬申之秋君施教於兹者考績且再時和年豐思踐前志惟永清在畿輔東南近津淀常苦澇又永定河繞邑境北東界或衝決沙淤且旗莊錯互民鮮恆產絃誦稀濶六七十年來無登甲科者而修費又甚鉅君則商於明府宋君爲文具述修廟意凡詩書之族與好義而力能佽助者明府設具延至廳事俾傳觀而量捐焉又恐不偏喻君則單車造門曉以大義遂咸踴躍募爾邑旬日間捐白金至二千兩迨貲既集念役繁劇力能任者或藉諉其才不能勝者弊且百出遂分工量授使無稽於明且相觀而加勉焉癸酉之二月涓吉興工斧者斲者墁者圬者運瓦石持畚鍤者各執其業董事者亦皆爭勵公則僕僕風日中稽勤惰授方法問具酒食招諸司事者歡呼引滿以忘其勞又以外屏太逼南拓者丈許未及六旬殿宇門廡瓦木黝飾之工具畢既落成咸思有以記之余惟永清地至瘠也斯舉役至劇也君以至誠感之迄有成功偉哉然非鳩貲有道授工有法雖抱勤懇之意亦惟仰屋梁而浩歎耳不然前此之令尹博士及邑之士大夫睹傾墜而愀然者豈尠也哉是知德必待慧仁必有術古聖賢非虛語也廟傍水澤雖謹葺治不數十年且壞後之有志者倣此行之奏功易易又旁近邑之期於修整廟學者咸可來取法是君修永邑一時之廟而百世之廟永賴旁近邑法此而與修者亦緊公之功是不可不書故備記以諗來者君正定縣人名發楠由拔貢生授永清縣教諭明府宋公名齊連河南商邱縣人任永清縣知縣以異績加知州銜在任候陞前訓導王公諱翊天津縣人典史王公名溱江蘇吳縣人皆有勞斯役者至邑人之勤於工及捐貲者則別著焉是爲記

咸豐元年知縣劉體直重修

戴沛重修永清縣文廟碑記

原夫文運出於天文才產於地文學成於人　朝廷崇儒重道胥郡縣而立之學而誕敷之教有盛有衰豈鍾毓之偶偏歟抑師儒之不講歟將所以妥神靈復舊制者之不肅而未備歟永清縣學宮建於城東南隅地當斥鹵歷三四十年輒需修葺聞諸故老廟南有亭額曰煥乎堪輿家以爲興文之地自亭建後科第聯緜登賢書者十餘人登甲科者五人歲久亭圮文人士宦多有不利者豈形家之言亦有裨於文教者乎余於道光二十九年七月承乏斯邑見夫殿廡剝落墻宇傾頹亦有興之之意然有其意而無其才也適於三十年五月奉檄與劉公名體直者對調署事余署昌平劉署永清劉公署任昌平時亦會倡意捐修學宮胸有成竹莅任之始即慨然有興修之意兼以士大夫之請又直豐年爰集紳士耆老始議重修焉奈斯土地瘠民貧舉事匪易劉公復援捐修文廟例得獎勵以示於衆因是捐輸者踴躍赴公於以鳩工庀材卜日興工不假胥吏之手擇士人之公謹有爲者俾司其事經營布置井井得宜溯自辛亥孟春至今凡十五閱月而蕆事余於復任後朔望瞻拜得覩殿楹廡礎以大鼎新傑閣崇祠並皆巍煥宮前之亭巋然高聳繚以墻垣較前周備涓吉以協天時興廢以占地利靡不宜矣自今以往有志之士亦修其在人者可耳廟成屬記於余余未能經營其始而乃得聿觀厥成何其幸與爰次顛末而書之以誌劉公惓惓愛士之誠彰邑人殷殷崇學之篤行以卜我
國家㬌㬌得人之盛也謹記

東安縣

學在縣治西　唐開元間剏建於耿就橋行市前　元中統四年改學爲州升爲州學　至正二十三年避渾河水患徙州治東朝正坊州人程式實建之孔克堅作記　元孔克堅廟學記東安監郡卜侯暨太守世侯具事狀請于余曰敝郡有程式者好義之士也至正乙酉間出資創義學一區贍地一頃一十畝延師教其鄉人洎四方之來學者歲給廩餼弗替一日慨然而興曰學者誦詩讀書皆以宣聖爲師法今義學建而聖廟未定是溯流而忘其源也壬辰歲復捐貲若干立廟儀像並香案祭器咸備春秋二祀無缺州故有廟學地爲渾河所齧而程君所建者迄無恙衆以爲若有神靈焉至正癸卯秋學正張天麟典教是州與二州侯躬詣程居暫假義學以爲絃誦地式慨然曰某立學置產已爲州公物豈尚有吝心耶嗣後悉惟二賢侯是命二侯韙然曰眞義士也于是倡僚采捐俸金礱石于清廟之西偏乞爲記之余曰噫夫士苟存心利物于人必有所濟式居鄉以善稱既以淑諸己立學以義名又以淑人其人洵足嘉矣夫燕薊之俗悲歌慷慨自古則然而近代狃于時習往往建立僧舍神祠以邀冥福如式之設義學而向儒風者蓋鮮矣昔范文正公貴爲參政捨宅爲學割義田以䘏貧族而式布衣耳其所設施亦能如是又其難焉者今我聖元以六事選守令學校與舉居其首二侯膺命來牧是郡能以興學校爲先務適丁國家多事之秋百費繁劇民不勝勞式于此舉豈惟益于官又能不勞其民於庠有二侯之民可以起式之義有式之義可以遂二侯之志是宜書其事以勸

明洪武二年改州爲縣又爲縣學三年復因渾河水患徙常伯鄉之張李店卽今所也　宣德五年知縣王友信重修　天順七年知縣馮珍重修　嘉靖二十八年知縣成印重修　隆慶五年知縣王邦直重修　萬厤六年知縣韓景閔重修　李應斯廟學置地記學之南有泮池池之南有高壘俗以爲筆架山學之乾有塔聳然而起俗以塔爲文筆峰乾巽相應而靈氣鍾焉是以名臣俊彥後先輝映襟輔左右稱名邦者必以吾邑爲首是壘之有關于庠序豈淺鮮哉但是壘原爲民地非學所有也成化間上下殷富百十年無轉售者其在他人猶其在吾學也迄今三十餘年地遭兵燹廬舍廢爲町畽果木毀爲薪炭世守之產數易其主萬一此壘轉售他姓或任其爲汚池坎窞而莫之禁則學宮之形勢毀于一旦所傷實多廣文呂北川陳漳鹿與庠售劉子伯光史子亨楊子紹英王子應門共相議曰是壘之興廢乃吾學仕進者廢興所由關也盍捐資置地于學更爲之繼長而增高焉則形勢益壯科第之蟬聯詎有艾乎于是各陳于邑侯韓公公曰善首捐俸金若干並鄉大夫邵公鳴岐魏君栩泉閭學士人皆踴躍助成其事而泮南高壘始爲學有矣其地之長短廣狹畝數四至另有小石開記又恐其世遠難稽而且不忘始事諸君培植學校之意屬某爲文勒石以

垂久遠從此地効其靈人修其業彙征鴻漸光于前而振于後皆韓公呂公陳公三君子之所遺也某不揣鄙陋承命而爲之記

三十九年副使梁有年知縣鄭崇岳教諭冠光裕重修

國朝康熙六年教諭王夢明修王夢明重修學碑記安次學宮唐開元間在耿就橋行市南元時移於朝正坊至明洪武二年渾河爲災隨縣改遷於常伯鄉之張李店立廟城北西南隅當時民豐物阜鳩工庀材不勞而竣厥事自此人文蔚起嘉隆年間科第蟬聯往往甲他郡邑既遭兵燹兼受渾河衝決之患未免摧殘致傷地脉迄今文運少衰而仕進者迥異疇曩獨何故哉余以遂城儒城分訓安庠竊見大成殿明倫堂爲秉教孟君諱陳王者重經修治其餘兩廡戟門櫺星門及零落摧敗未克完整朔望行禮甚非所以肅拜獻而壯觀瞻也夢明首捐金一百三十兩倡率士子隨力樂輸而貢生慶雲等親督土木以左右厥事不半載而告成功焉具文本道張轉詳學憲蕭蒙批學宮各處殘廢今安庠倡率重修誠可嘉納夫夢明與共事諸生特以昭崇祀至聖之意詎能增輝頫壁以誇示將來然而前之創建者既已零落摧敗亟有待於今日則繼今以往不更有待於後人哉余以改銓頃將就道因糾合庠士子郝來賓扈運開等訂社出貲以爲歷年修葺費庶幾無俟殘毀而後更張之則財省而事舉力半而功倍廟貌常新籩豆有恪菁莪棫樸之士雲龍岡鳳悉邀福於宣聖之靈甯有窮極也歟謹勒諸石以告後之秉鐸於此者十一年訓導馬元調六十一年知縣周道裕各有修建　嘉慶十八年知縣□□□重修　光緒元年知縣劉枝彥修

香河縣

學在縣治東明洪武四年知縣韓琚始建　嘉靖二十七年知縣劉耀武重建士猶病其湫隘　萬厤二十年知縣陳增美拓而大之邑人崔應賜捐地一區增美自爲記陳增美重修文學記香河重修儒學成諸生請記于余余曰我何以記爲哉庠序作人之地圮而修焉者常也作人有司之事率□典事者分也何以記爲諸生進曰宮牆煥矣進退有地諸生何所軌以趨其一言而示之的余曰諸生以紙上爲陳迹哉蓋聖賢之精蘊寄矣即有臆見詎軼其上第行之惟艱耳睇視一塵寰允蹈竟何如者天性所發何能盡解於心承顏順志幾何命而上類能語忠忘私忘家者今古可覩也同胞骨肉一者體而分憂喜之情能不問於形骸乎琴瑟和矣未必禮以御情樂而不淫也交情亡論勢與利卽膠漆金石果皆心而不面乎若然則所爲朝繹而暮習者利之媒也何爲貴學哉田野畸賤之夫椎魯無文彼其從事于父子兄弟之間者毫無緣飾而立殊在焉精光所見情意藹然乃動則古昔稱說仁義者顧俛處其下焉何哉情竇開混沌鑿歧人己而殊觀固蓬之心也夏蟲之□也自我視人我我也人人也自人視我我亦人也自萬物視人與我皆人也自天地視萬物我與人萬物中之一物乎□奈何言已也別彼已較錙

銖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於欲也口民生有欲而說者以為聖人無欲以今而觀欲果去耶與人同欲欲亦理也脫也不能去而同焉一切意見形迹無少殢純然一本眞哉隨所流注安事矯假為孝為忠為信為刑于友于總眞境矣學非學此而何學由斯以譚涵養性靈以資實用者惟此學剽竊章句以藉口實者亦惟此學講習地義利關也諸生諗焉愼毋日腐朽無奇也而買櫝還珠見左野人哉是工也經始于夏初之八日三閱月而告成殿廡一堂齋櫺星門各進有差創建名宦鄉賢祠鑿泮池於㦸門外遷敬一亭于啟聖祠東規模宏濶較昔徑庭矣諸生丐余一語而以余語懇記余記其語諸生者因記其事於末云萬厤二十一年歲在癸巳十月吉旦立

二十八年知縣焦元卿四十年知縣徐一鳴各有修建四十五年知縣沈口修尊經閣

國朝康熙八年知縣邱應登重修邑人袁懋德作記 袁懋德重修儒學記自古經世大務莫重于農桑學校蓋農桑所以養學校所以教使養而無教則生人之患甚于饑寒聖人憂之故粒食甫閎庠序設焉蓋若是其重也我 世祖章皇帝親政之始躬臨太學行釋奠禮諭諸生勤學懋修如父師之教其子弟又發帑金三萬兩隼修廟學俾士庶知所敬止蓋治定功成明欲以詩書禮樂靜天下之氣規模固已宏遠矣嗣是風聲所及人知敦尚天下之學宇率多修舉駸駸乎有家絃戶誦之風焉而香河縣學亦以重修告成香河為京東巖邑舟車所會風俗渻美邑有學不知始何時萬厤丁巳楚炎州沈公來尹茲土見廟學傾圮人文不振慨然新之尊經一閣且創始焉自是人知勵學始有聯翩公車者垂今三十年兵荒相繼風雨飄搖昔之煥然者今復頹然瞻仰宮牆甞無靈光之感乎邑侯邱公下車之始有志茲事以物力未裕遲之三年政和事治慨然曰可以舉矣謀之士庶咸樂趨事于是首捐俸為之倡諸公屯牧于斯者亦樂輸以助之乃鳩工庀材筮期舉始負荷雲來邪許齊作不半載而殿宇堂舍以及門廡一時俱成昔之頹然者今復煥然如沈公時矣三十年廢墜之典有其舉之不勞而成古云問國之政舉禮樂以示之則禮樂之事孰有大于學校者乎邑侯之明德遠矣工成俾余一言記之余以不文辭弗獲乃再拜颺言曰吾侯之修學也甯獨如世俗術士之言與人文起科第而已乎夫學者效也後覺所以效先覺也吾夫子十五志學以至七十從心不踰矩一生皆學也其所以教人者入孝出弟學之基也博文約禮學之事也修己安百姓學之量也後人讀聖人之書學聖人之學敦篤于彝倫之間沈潛于禮義之奧志無惑于異端念不分于功利時而通焉致君澤民吾之性分也時而潛焉隱居求志吾之性分也將見彈丸一區家多孝弟之子士有鄒魯之風比屋之化甲于天府庶幾上不負 聖天子興學之典下不負邑父母作人之意乎此余兄弟輩所當與吾邑之人共相黽勉者矣敬以此復邑父母邑父母稱善遂勒之石以紀歲月云

乾隆四十七年知縣張崑修 道光二十一年知縣鄢敏學修 同治三年知縣呂嘉端修

通州

學在州治西　元大德二年知州趙居禮建　至治二年學正楊齊賢重修翰林直學士吳澄作記元吳澄重修文廟記皇元有天下文教自京師達郡縣雖遐陬僻壤莫不建學設官以闡教事通州近在畿甸素闕廩給學官每至輙去不惟教事廢弛而孔廟亦且不葺將就傾圮永平楊齊賢綏豐潤縣教諭來爲通州學正思振厥職擇民間子弟可教者得三十家籍之入學詔之誦書白之官府而復其身州之參李侯與州之長協心主張于上于是人願出力以修廟學至治二年七月役興八月績成孔廟正殿東西兩廡叒及外門上瓦下甓圬墁一新講堂敝壞葢覆而塗墐之前後窗牖中外甃砌悉備其所未備其南則敞門塾一間其北則續檐宇三間學者遂有藏息之所廟之南豎穹碑刻加封詔書示永久積年之頹靡一旦而完整雖曰學官之勤微州官扶持之功胡能致是哉古之牧民者常以我民孝弟忠信爲急務通州之官能用意于廟學不敢後庶幾不媿古良牧之政矣州長名速朗吉大其官承直李侯名也先其官承事在州多惠政通民便之初榆河之西有閒田欽依至元三十一年詔旨撥隸州學後運官奪取造廬舍而私其獻利齊賢愬于官戶部禮部暨監察御史直其說以畀州學如初今齊賢又以餘暇率所轄三河縣之民修其縣之廟學概可書也　明永樂十四年增修　正統十二年巡按御史羅經俞本鎮守指揮陳信知州李經重修督學御史李奎作記未見　成化間知州傅皓重修　弘治間知州邵賛建櫺星門　嘉靖十二年州同丁谷侵學宮地爲獄房二十六年知州汪有執復舊地建門四十二年知州張守中徙明倫堂于學西隙地以舊址改建大成殿僉事程綬作記未見　萬厤三十六年巡按御史黃吉士知州張問明重修主事蔡成己作記未見　崇禎十二年知州嚴錫命捐俸修補歲久漸圮

國朝康熙十一年知州閻興邦大加修葺十三年工竣興邦及州人吏部尚書張士甄並撰碑記未見　十八年地震復圮知州于成龍重建士甄夏記之未見　三十五年學正尹澍訓導戴璿三十六年知州吳存禮相繼修整四十五年州人庶吉士朱綸築牆建亭河道王用霖張連登捐俸助之綸自爲記未見　五十一年知縣王友直重建櫺星門　雍正元年知州黃成章重修　乾隆二年知

州韓亦詩三十三年知州曹元瑞四十六年河道李調元知州高天鳳並有修建　嘉慶四年河道曠楚賢重修始建射圃曠楚賢重修通州文廟記孔子廟祀古也自王都逮郡邑皆立廟亦古也然則子之重修通州文廟亦猶行古之道也我　國家重道崇文臨雝釋奠典禮綦隆通州爲東輔承化首郡文廟之建尙己其閒幾經修葺規模濶如也歷年久遠風雨飄搖梁棟多傾東廡且爲墟焉予奉　簡命監司茲土見而心惻詢之郡人士知先年倡修之以他故格未行慨然曰是不可不肩斯責也爰集諸紳商重修之舉總理分任共十八勸捐籌款鳩工庀材謹詹嘉慶四年二月之吉經始於內則先聖殿崇聖祠容聖殿尊經閣聖訓亭西廡於前則戟門櫺星門頪壁黌門牌坊及朝房名宦鄉賢祠於旁則明倫堂凡頹圮者均舍舊而圖新於東廡則廢而仍舉並於其前移置宮門增修牆壁復倣其前爲射圃又遷節孝祠於明倫堂前堂後兼修兩學齋舍不朞年而告厥成功約費六千金有奇是役也不借官工不勞民力執事者奮興捐資者鼓舞然則都人士之踴躍急工亦猶行古之道也及蕆事揖郡人而質之曰太史公云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低徊留之不能去然則文廟之修非徒爲飾觀瞻崇典祀已也將使升斯堂者興想見低徊之意焉雖然聖道大矣學聖人者必有所從入昔孟子願學孔子生平嚴嚴氣象著書七篇首明義利之辨論語諭義諭利一章聖人於此判人品故義利理欲之分即聖狂之界也然則學孔子當自孟子始學孟子當自義利之辨始嗟乎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升斯堂者其思所以自勵於聖人之徒哉至於臚列姓名詳紀捐資例也然物無久而不毀事有美而必成抑將使後之覽者見義必爲云爾此舉總理則前右庶子王名大鶴督理則前江西崇仁令雷名鐏分任則候選衛守備王名宗王候選縣佐劉名埧山西鄉甯令潘名杰明經任名烺耀秀才張名鵬吳名化鵬雷名錞國子監生雷名鎬魏名舜年候選從九品毛名聲聞例得備書是爲記

道光十七年知州李宣範重修　梅曾亮重修通州文廟碑記聖清之治與至聖之道相爲遠近雖偏州下邑莫不崇飾廟學以修文輔化況通之爲州去京師道里於順天府所隸州縣爲最近濡染首善鄉德近光是宜章章明明承辟雝之洪流以膏澤黎庶洗濯黜昧宣城李侯宣範以報最晉秩成政於通舉典謁廟伏拜於兩柱之下乃周覽而喟曰茲州之學創於至元時則師無常廩徒無定員然猶閒時舉修載在舊記明以州爲縣學基雖移制亦克舉聖廟光宅天下文思昭融惟茲上州典物備飭自三殿兩廡尊經閣明倫堂外建聖訓亭者一東西朝房者六泮橋者三東西齋房者十爲祠者四爲署者二禮之器四十二事樂之器二十三事官師生徒員俸有經攷廟於康熙時五修雍正時一修乾隆時三修嘉慶時一修昔賢紹功啟佑來軫整廢復貫今也其時爰咨於州之搢紳方聞之士皆曰吾侯之來茲州子惠躹躹美政不痓挈無重租贖無留刑無小大罔不悅應況崇極廟學昭民功以錫祉於藝林其曷有不承於是倡輸於官衆力景從民無奪時匠無窳功凡舊有基是拓是崇牆垣周方芻牧收迹瞻對棟宇丹青發神階除修平降登孔嘉作廟既成時祭有秩磬管應節牲幣如式觀禮之士悠遠長裹充然發

容殊音同儕請紀歲月於繫牲之碑以勗後焯勤侯不可辭乃屬
上元梅曾亮為之詞曰聖道行世如水地中含律吐景鍾物而豐
孰有士民而學勿崇茲州帶河萬國棣通冠冕纖赤儀型八風李
侯蒞止民和士衷揭虔庀鳩樂泮奏功率其邦人習禮暢容豈惟
邦人五民所同河航海舶歸功詠功凡
司牧民跡此新宮道光十八年九月　咸豐十一年知州蕭履
中重修　光緒四年知州高建勳修

漷縣附

學舊在河西務　明洪武四年遷城內西北隅漷州同知楊思
賢建　永樂四年教諭楊溥修　正統七年知縣王文修　天
順八年知縣賈貞修漷人刑部侍郎董方撰碑記董方漷縣重修學宮記郡
舊有學宮在河西務洪武四年同知州事楊思賢始遷於縣治
西北規制儉陋歲久滋敝永樂間教諭楊溥正統間邑令王六
先後修葺僅支其欹仄補其敝壞而已天順間淮揚賈侯子固
來宰茲邑蒞政之始偕羣僚謁文廟顧棟撓榱折墁剝級夷慨
然大息曰茲邑距神都不數舍而學宮敝陋如此曷以祇德意
而宣聖化也吾為縣宰有師帥之責不亟圖之其將焉從事於
是教諭羅恭訓導胡正張誠暨諸生賈正韓登張嵩葉林等合
詞贊之侯乃諏於主簿張傑典史顏鏡相與協謀市材木鳩工
徒陶土為甓冶鐵為釘煉灰為堊卜日而興役焉中為大成殿
翼以兩廡後為明倫堂夾以兩齋殿之前為櫺星門儲粟有廩
會饌有堂教諭訓導有廨庖湢有廄以序而作又建文昌祠於
學宮之左或因其舊而修之或撤其腐而新之合之為屋凡若
干楹砌以甓甓繞以崇墉圬以素堊其吏勤其工善其執役者
勸經始天順八年二月落成於明年四月棟宇翬飛藻繪炳煥
觀者以為自有縣以來未之有也縣之耆俊學之師生走書京
師屬余記其成績予思夫學校者人材所由出而風俗所由美
也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興學為首務而所謂良有司者亦汲
汲於茲而不敢後漷邇京師聖化之所首洽而學宮頹敝使來
游者病焉今天幸惠賢侯一新其制庶吾漷之士升於廟巍然
儼然有以動其景仰之思退於學輪焉奐焉有以勸其進修之
功其嘉惠吾邦者厚矣繼自今後生俊茂學於此者習俎豆而
講詩書以蹈前修之迹在家則祇躬飭行有端良之譽在邦則
奮庸熙載為忠亮之臣休風所被美俗興焉斯無負賢侯建學
之意矣不然飽食逸居而不知所以學以致泯泯無聞與凡民
同歸則非吾所敢知也故道賈侯興學養士之意以告邑之俊
造復系之以詩詩曰瞻彼漷陰泮宮翼翼孰作新之賈侯之績
惟此泮宮肇自古先既敝而葺有葉有年侯來莅止祇謁廟學
顧瞻咨嗟亟圖改作乃畚方畚乃經乃營峻宇矗峙崇墉崛與
自堂徂門自廡迄庫有屹有嚴罔浮於度泮宮告成釋典於庭
我牲孔碩我酒斯馨侯升於堂考藝勸德左右師儒其儀抑抑
青青子衿頌侯之休豈弟君子文翁是儔侯曰來汝式聽余訓
惟學是力惟行是慎士拜稽首服侯之德朝斯夕斯時靡敢忒

有堅惟石載礲載鐫侯之休聞千萬斯年成化元年冬月

萬厤三年知縣李子躍修 三十二年知縣霍梓邑紳張詳等修 三十七年李太后以漷爲發迹地給內帑改建規模大備明末漸圮

國朝康熙十一年諸生集資修葺十八年地震盡圮諸生曹見龍等勸捐重建歷年又圮 三十五六年間州學正尹澍訓導戴璿重修 乾隆四十五年被水漷學周圍牆垣盡行倒坍駐漷州判龍文鏣督修 咸豐十年州判胡世華重修

三河縣

學在縣治西南不知起于何代 金泰和五年知縣蒲察始爲講堂榜曰明道 元元貞間知縣劉鐸重建王約作記王約重建三河講堂記禮部侍郎田君嘉甫告予曰吾邑三河始城於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宣聖廟未詳其初而廟之講堂乃金泰和五年蒲察公剏焉榜之曰明道迄今將百年而摧圮無餘縣當京畿東道之衝前尹數輩俱以供需故不暇計也今尹劉君鐸自元貞二年宰是邑利興害革巨細畢周一日謂僚屬曰田闢訟簡賦均盜息政之常也學校不舉政之大疵乃密與邑之望六七人協義籌度即明道故基而爲堂費不擾民而厥績告成旋以病卒適瓜代日也噫尹來甫三載上官稱其敏黎庶享其惠胥吏服其明邑民思尹不已欲仍是堂以誌甘棠之愛何如余曰縣階末也尹秩卑也然承流宣化移風易俗實本於此今之治縣者例以督責聚斂爲先期會奔走爲急故狼戾者貪緣以侵漁庸瑣者依違而取給名曰牧民而實爲民蠹求其所謂庶之富之者不可得况教之哉劉尹之治可謂旣富之而又有教之志矣乃志未酬而身殞哀哉繼爲政者苟能遵其已成而遂其未成尹雖死無憾也尹歿矣民猶念之於以見尹之得民者厚民之奉尹者誠誌諸金石乃邑之光衆之馨後之鑑也云胡不可田君曰余所言者尹之績子所云者尹之志語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予能言矣請書之以畀邑人余曰諾 至正八年教諭劉元皓瓶建兩廡祀阿作記詳石 金 明宣德正統正德年間先後修葺 嘉靖十年建崇聖祠於明倫堂東 萬厤以後燬于兵教諭杜口倡修邑人朱國俊作記朱國俊重修三河學記洵列畿左沐右文之化率先風厲凡關儒政者旣嚴且潔而殿堂門廡罔不宏整視他有加焉其後吏治因循士習日偷萬厤後學官頽廢僅蔽風雨迨近年戎馬生郊徵發日事士且釋俎豆而事干戈養士之地幾成邱墟幸司訓杜先生振鐸茲地一顧興嗟遂有維新之意但勢難創舉而本學文昌閣尤傾圮不支先撤而建之曲

檻傑閣煥然改觀今春以固圍論功先生將及瓜輒深念曰余懷此久矣詎可托之空言哉亟請之邑侯裴公公躍然曰是予心也然非先生無所屬者自先生始亦自先生終守土者藉以襄此役其有辭於諸生矣於是先生竭歷以從量時度務鳩工庀材擇諸生老成敏幹德行夙孚者田沂輩董其事七閱月而始成爲堂五楹敬一亭三楹左右齋凡六楹東西耳房凡四楹儲祭器備齋宿也下至門垣階砌甲於昔時而精堅完緻則從來公家之役未有若此者矣茲一舉也裴侯首出鍰金外則縣佐貳及縉紳鄉貢暨士民捐助而先生竭力經營割清俸以終其局尤人情所難也昔三川王侯繁允雅意興作堂儲灰磚以供役而卒不就今役不及民告成不日昔何以難今何以易故天下事有謂不可爲者誣也爰据實而泐之石

崇禎十年重修

國朝康熙十三年知縣任塾修

任塾三河重修學宮記余以甲寅仲秋蒞三河見城郭蕭殘廨宇圮壞固已憂心如焚己次日謁文廟見荒原上巋然若靈光餘明倫堂啟聖祠文昌閣俱僅數椽漂搖于寒煙蔓草中亟進諸生問焉云三河學宮故卑隘明正德年一修萬厤年再修俱因陋就簡非有堅久之實迨邑遭兵燹學宮一堵屢經廝養之毀竊以至於此余慨然曰余之責也於是謀於官僚紳士集金若干不足則有先人之遺畝命兒子鬻以助焉鳩工於康熙十五年四月畢功於十七年八月其間有因而無異於扱者先師殿是也有因而半於扱者啟聖祠明倫堂文昌閣是也有扱而無所於因者東西廡泮池戟門櫺星門鄉賢名宦祠及垣屏棚欄花樹之圃是也物易於市如其值人食於官如其功不請公帑一粟不徵里甲一丁而易舊規頓復規模較益宏遠矣落成之日士持觴進曰是不可無記余曰曷記哉然此絃歌之地也故不揆鄙陋率賦長律以應且述營建之大畧云爾

二十一年知縣余學昌三十九年知縣彭鵬重修

彭鵬三河縣學宮告成記八閩彭鵬為臨泃宰始至三日謁先師廟漂搖孤支東西前後皆平蕪地詢之曰己未地大震也詢廢材曰久化為薪矣何以無建豎曰衙疲也令涸鮒不自存退至署頹垣敗葺亦弗克甯居八月行丁祭禮啟聖公無坐處無木主自四配十哲下皆裁紙糊廟壁鵬不自揣量拮据卒瘏先啟聖祠祠成次東西廡十楹經之營之二年而兩廡成伏讀隆學校以端士習喬皇 聖訓宰小臣也敢不勉旃初泃應童子試者不滿二十人惟師道之弗立黨庠之弗修脯貲之弗辦故至此乃於啟聖祠東始立義學購田貳頃伍拾伍畝伍分以租供修脯正供宰自辦董子曰正誼明道吏與儒當交勗之而大成門闕焉戊辰十月 皇上駐蹕三邑蒙 召問賜金三百臣鵬九叩什襲將歸以修先祠塋念垂髫授書誦法孔子聖門報本之地也先分 賜金特建戟門三彰 君賜也戟門西祀鄉賢十一人構祠二祀如初是年正月京兆許公須發崇祀圖牌廣狹高下遵行如式二月行丁祭禮瞻仰稍甯此舉不行于募不出於贖募者稗子之持鉢也流於丐贖者長吏之飽橐也藉以攘攘與乞何可為且泃人貧甚募者誰自反治泃無他能息訟甯人從無罰民一鉄一紙豈以建學出諸贖貽聖賢羞乃次櫺星門次祠儀門次庠門次階次拜道次月臺次泮池護欄磚之石之丹之雘之次第以成所未遑者明倫堂進德修業兩齋竊有志焉以歲額修整文廟拾金歲計積累煥

然新之實我 朝尊師重道之大典臣鵬奉行之而罔敢墜敢曰貪天之功哉門東舊有名宦祠元明僅得茂宰九人司教一人循良方正蓋如斯其難爾會 本朝兩江總督前直隸巡撫清端于公相國前直隸巡撫商邱文康宋公流風俎豆三輔洵人士請暫寄主於廟洵宰彭鵬作而言曰非禮也禮不敢以名宦先啟聖公先賢祠立祠置主且姑待之時商邱賢公子牧翁先爲通永觀察甚敬屬吏語今自啟聖下逮鄉賢次第位置矣名宦誼不敢後祠成文康清端二公請入祀并前直隸總督朱公李公巡撫格公亦如他邑皆置主是歲庚午五月二日皇上特簡天下有司四人臣鵬第一聞 命盥沐謁文廟誓曰異數何以堪此由茲一言一行稍與宰洵殊子孫世世不得入黌序七月辭廟出臨洵四顧宮牆久雨土壞乃覔匠計方圓百五丈以磚易土念義學師蕭英貧士也居無家代營五楹蔽風雨爲英世有又念學博王君賃署去學遠庀材搆四楹憇王君從者臨行洵人士請一言以風有位鵬聞之慼然曰六年宰洵當降調鐫秩者多矣若非特旨破格留任宰早去洵矣又何能爲以是感 高厚之恩久幸處此竭此涓埃後之視今其亦知所勸勉也夫因質而記之壽諸石 三十八年知縣陳廷柏四十四年知縣鄭富民相繼修葺 道光初年紳士郝瑞麟重修 咸豐元年知縣李朝儀重修兩廡戟門櫺星門名宦鄉賢兩祠至三年告成

武清縣

學舊在白河西十七里邱家莊南 明洪武初避水患遷縣治東北 嘉靖十六年知縣趙公輔遷縣治南即今所也邑人楊璟捐地一區 隆慶三年巡撫劉應節重建璟之孫允中又捐地一區 萬厤二年知縣李賁徙明倫堂于文廟西北立名宦鄉賢祠九年知縣宋蘭十二年知縣陶允光巡按御史毛堪相繼增修允光建射圃

陶允光新建文學泮池聚奎樓記雍陽北拱神京南襟滄渭古來多雄之第人文自開國遷今落落若晨星更十數年僅一見余始詢而疑之洎謁文廟閱其外無泮水且右昂古剎而虛東左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易曰風行水上渙是古學之有泮井直美觀視亦汪濊活潑法天地自然之文以興起人文也矧學宮之右梵宇屹然而左方傾縮不勝則壤地非吉產斯邑者縱學富三餘才雄七步何從能縱步雲衢奮翼天池而冀金甌玉鉉之業哉不佞深惟至計且懼非堅白不足以指南多士而使倀倀然靡所紊途也于是約己斷行以樹之旌麾又度黌宮外隙地圓二十餘步浚池爲半璧形以倣古泮之制再越月而成仍於學之左闢建層樓高二丈許重楹疊砌八窗玲瓏匾曰聚奎巍如跂如與梵宇並峙左右偉然全邑之勝槩矣是舉也冀學者涖茲水則思

洗心滌慮登斯樓則思翔千仞而上之是地愈靈人愈傑庶不佞之經畫厝注爲不孤而雍陽日駸駸爲文明禮樂之區余深有望焉

天啟三年屯田院董應舉重修　崇禎五年知縣姚擇揚徙明倫堂于文廟之北建尊經閣于明倫堂之後

國朝康熙九年邑人吏科給事中趙之符倡修教諭李衷纁貢生李可楨吳光大襄其事之符自爲記

趙之符重修儒學記

士不可不學抑不可徒學不學則權魯鄙陋多亢戾之憂而徒學則虛誕浮夸成流蕩之習其失均也先王知其然故使人成童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設爲黨庠州序泮宮辟雍之制凡使天下無人不學亦無時不學其爲世道人心之慮也切矣然所稱坊民節民者不外三德六行之端而養老尚齒尤以孝弟爲根本則學之所重可知矣自世衰教失人日以放廢爲常其喬野者既已習爲昏頑榛狉之性恬不知怪而號爲聰明秀出者少事呫嗶飾鉛槧儼然以學者自任極其志意惟取富貴利達而上亦不過奮發於功名嗚呼士苟以此爲學而欲求其守先待後致主澤民也得乎此無他不學之故亦徒學之故也予爲邑諸生時每入澤宮見繚垣傾圮棟宇摧頹便慨然以修飭爲念及春秋有事俎豆知博士與弟子員亦僅習爲駿奔拜跪之文焉耳於先王立學教人之義固未能深明焉符釋褐以來幸得列承明司諫掖惟曠官失職是懼故鄉芹藻先聖宮牆曾不能過而問焉有愍焉予懷者矣值學博李君勤於課士惟以學宮日就蓁莽諸生不能以時講肄爲憂予因亟捐俸爲邑人倡而學博與貢生李可楨及邑之諸紳士均有貲助焉而早夜鳩督不辭況瘁者則耆民吳光大也經始於庚戌之九月纘成於辛亥之二月於是先聖殿及啟聖殿明倫堂戟門櫺星門魁星樓皆以次修整煥然更新而尊經閣則武舉沙君之籓也向之傾頹蓁莽者今皆崇閎巍麗矣釋菜合樂不致風雨之是虞習禮登歌抑且折旋之有地廢墜之責庶幾免夫抑予重有感也學苟在呫嗶鉛槧間也其亦何事此數畝之宮爲也果不在呫嗶鉛槧則凡吾邑之士登斯堂者皆當以先聖之心爲今日不可不存之心以先聖之道爲今日不可不明之道習於詩書禮樂之文而本孝弟忠信之實處爲醇儒出爲名世以無負先王建學之意斯可也今　聖天子加意作人菁莪棫樸之化遍及薄海內外況吾邑密邇　聖京涵濡首善諸生苟不及時奮發上應休祥亦何以無慚景行也乎夫兔罝有公侯之選實開鐘鼓於鎬京閟宮大獻馘之功乃進聲歌於周頌吾願吾邑之士日孜孜於學而又不徒呫嗶鉛槧之學也蓋望之亟己李君徵予文爲記余不敏因爲邑士質言之如此若斤斤修葺之舉何足煩紀載爲

十二年知縣鄧欽楨重修十八年訓導陳際隆重修二十七年知縣孔元祚重建兩廡三十□年可楨子山東巡撫李煒重修大學士吳琠作記

李煒重修儒學兩廡記

郡邑之有學宮古制也　國朝定鼎以來歲復額設修學銀兩以此益知學校爲人材地不可任其圮且廢也明矣吾邑學宮其先鞠爲茂草者不勝浩歎迨後若文廟若啟聖祠以及戟

門櫺星門聚魁奎星兩樓之圮而不至於廢廢而仍拮据以舉者大率僉憲趙公爾合與家大人之力居多邑乘具在可考而知也獨是先師之神在上而七十子尚乏憑依不惟無以妥先賢抑且非先師意此余所以執掌吏事不遑謀兩廡實未嘗須臾忘兩廡也戊辰秋孔侯知武清始至即進諸生謀之曰是必興復也而後可先捐俸屬兩學博董其事而丞以下各輸金有差鳩工庀材越己巳夏兩廡告成爰郵書於余乞言勒石以誌不朽余應日此其事自足不朽耳奚煩余言爲雖然城闕既詠矣於時守令類以簿書爲兢兢求其加意學宮振興文教者百不得一焉今侯甫下車慨然以兩廡爲己任俾吾邑之人入其門者僾乎如復見七十子之爲人將見人文蔚起上之道明德立流詩書之澤於無窮次亦砥名礪節而風俗日進於古則是侯之大有造於吾邑而余之不可以無言也故余記侯重建兩廡即謂記侯德政也可侯諱元祚號永齋廣東長樂人教諭蘇達訓導陳際隆以俱襄事而克有成也因並記之

吳瑛重修儒學鼎建尊經閣明倫堂記

粵稽我國家崇儒重道之典度越前代者有五古者臨雍釋菜皮弁再拜而已我皇上之過闕里也登降九拜且留御蓋以備儀從殆以帝禮尊先師矣此度越者一也古者文物之美惟國雍爲盛他則無聞焉今欽頒萬世師表匾額煌煌在上凡縫掖之士咸仰奎章及各書院莫不有匾此度越者二也天下之學二仲之祭朔望之謹屬具文勤惰不問也今布在令甲無與行教化之實者不得列薦剡此度越者三也聖裔尊爲上公賜之殊禮元公之後穎孫端木仲閔之嫡系濂溪橫渠明道伊川之子孫皆予世廕被冠裳以守祖廟此度越者四也太學之門除地表道蓋爲天子臨幸則然今在各學皆立下馬牌使村氓愚夫無不過而知尊望而知敬此度越者五也聖天子尊師重道之隆若此乃爲士者幼誦詩書長膺紳紱莫不由泮水以登身一旦致青雲即漠然無所措意使釋奠之庭鞠爲茂草守令廹於簿書司鐸窘於苜蓿豈所以仰答聖朝之意而對越先師者乎武清爲畿東赤邑學宮遷自明嘉靖中康熙辛酉遭地震悉圮邑人都諫趙公之符貢士封君李公可楨修之聖殿各祠泮池畧備垂至丁丑幾二十年棟橈而朽垣傾而欹黑白漶漫而不鮮尊經閣明倫堂亦頹敝榛莽中封翁之子大中丞煒奉節制齊魯聞而憂曰此地乃吾祖父及吾之身朝夕講習地也又吾之子若弟及都人士所考道問業地也吾不經理吾無以見我先人囑其介弟州倅君焯日速弛而饘粥資勤事毋緩州倅君奉教唯謹考於山虞度匠氏庀材必良程工必固越戊寅而告成閣與堂翬飛而鳥革聖殿則丹堊有加焉兩坊屹然惟戟門照牆則歲一從事視前制爲大備寓書于余徵文紀事當予之撫楚也中丞公適爲方伯有共事之雅見其政勤而行端才裕而心慤每以正人君子期之今觀此舉益信余言爲不謬夫挈瓶之子不失守器以其能敬承先業也中丞公以詩禮起家太封翁而前代有聞[illegible]且子任兄弟遊膠庠者不乏今太封翁倡之於前中丞公繼之於後使歌子衿城闕者變爲嚴整弘麗之區妥先師而開來學吾知邑之子弟登斯閣讀經而知尊履斯堂察倫而能明嘉惠後人不淺矣于以仰答聖天子之意而繼述前徽亦胡不可

雍正十年教諭張純訓導王隆重修

道光九年知縣劉體仁重修宮牆禮

器三十年知縣李正培重修明倫堂

寶坻縣

學在縣治東北　元至正初邑人劉深朱斌普顏卽權鹽院故基建學十一年監縣事黑斯彥明重修教諭毛柔克董其役雷州經歷鄭惠作記鄭惠重修孔子廟記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所以綱常立而彝倫敘仁義興而風俗湻此萬世不易之道也微夫子則往聖之道無以明後世之學無以法萬物豈能昌天地豈能位乎而備王者之服享天地之祀宜矣暨我朝世祖有國以來興崇學校作養人才路府州縣莫不有廟建學立師奉俎豆掌教訓罔不嚴恪猗歟盛哉京師之東僅二百里有寶坻縣漢爲泉州金改新倉鎭後置瀛州尋更曰寶坻國朝因之縣艮方一里許有孔子廟歲久圮壞至正十年秋黑廝彥明由懷慶錄事判官來監是邑蒞政之初首謁夫子廟周眎殿宇慨然欲新之具材計功禮義之家同爲興築以教諭毛柔克董其事縣尹曹居仁主簿耿德昭郭伯顏不花縣尉課不花典史張希恭相繼而至同寅和協共成其事各捐己俸五百緡以庸工作重修大成殿講堂齋舍翔建東西兩廡十六楹樹以神門匝以修垣經始於至正十一年夏四月落成於十二年秋七月雄邃偉麗金碧輝映觀者咸謂前所未有於是吏民悉遣其子弟入學絃誦琅然揖遜進退文風大振請爲之記故紀其事而繫之辭曰凡厥生民情欲交蔽不約于中天理斯昧匪教弗廸匪學弗成孔聖之道日月昭明寶坻有廟遇茲建邑百廢俱興同寅協力門廡翃建殿宇重修神像巍巍綏珮垂旒於廟之北翼翼講室以邃以弘生徒秩秩秩秩生徒心乎聖謨欣逢聖世柄世文儒章甫玄端爰懷經術修齊治平當以自立致君堯舜澤流八荒

億萬斯年國運同昌

明洪武三年知縣判志重修七年知縣何文信闢射圃築亭三楹自爲記何文信射圃亭記皇明受命稽古定制以天下郡縣學校設射圃倣周禮六藝之教也洪武七年冬文信承乏寶坻因謁學宮雖絃誦有聲而射圃有缺乃與邑丞程彥名氏謀於訓導滕維自信郎學宮之右闢地爲圃以耆宿王思恭子源董其役畧基址議遠邇地纔三十步不可以射源與邑人王原王守道各捐地而增廣之內搆亭三間周繚以垣縱七十五步橫一十四步經始於去年十二月乙卯落成於今年二月壬辰乃率僚屬集訓導耆宿於亭召諸生而告之曰學校之政必先於教養教養之法必先於德藝藝有六射所以觀德也古者男子之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是古者自生以射爲禮成童以射爲教成材以射爲貢豈弟子之可忽耶三代而下後漢行之於永平晉行於咸康唐行於武德貞觀開元自是射禮不復行矣天朝混一四海臨制萬方以數百年之曠典舉而行之學校以射而育才科舉以射而取士殆將遠轢漢唐而復三代之規是以設射圃也進退周旋必中於禮直己正志然後能中故曰射以觀德異日貢於天子之庭爲國家有用之材無負於射圃書射之意云

成化元年知縣陳讓增修　弘

治九年知縣武尙信重修左贊善費宏作記費宏重修孔子廟記寶坻之廟與學不葺
也久矣梁桷朽腐藩㧞級夷黝堊彤髹漫漶陊剝而又重門未備
過者弗肅齋庖未潔滌者弗虔退息無所教者弗厲惟是邑密邇
京師弗被聲教瀕海衍沃既庶既富遭令之賢而有志於學則士
喜奮民樂而趨事可旬月而集也然棄儒從吏孰念其源右政左
教孰敦其本故雖飲於斯射於斯考業勸德且懲於斯釋菜釋奠
於斯而皆佯盲蓄聵苟且從事卒以其弊壞遺之後人磁人武侯
尙信蓋賢者也以弘治丙辰來爲令方視學謁廟之初卽仰而歎
曰廟以祀吾師孔子學以養吾師孔子之徒也微吾師之六經則
三綱奚以正九法奚以敘微吾師之徒抱遺經而誦且習之則正
者從而傾敘者從而斁矣教道之所關若是使吾於是而無志焉
吾則誰師吾則誰之徒耶越明年政漸有緒乃奮曰吾可以有爲
矣以春二月丙申經始之有謂侯春秋之法凡士工不時則譏
妨農也侯曰吾知之然有說焉禮不曰建國居民必先教學乎侯
於是庀工聚材並手偕作之幾百日焉五月辛酉而功告訖內飾
精麗外隅完密凡今之新者舉加於故故所無者乃今有之其勞
且費亦大矣樂其成者入而問之侯侯曰非吾之能吾民好義者
有助焉出而問之民民曰吾侯爲之而吾弗知也卽學而質之士
士曰民之言然然侯之舉是爲吾士也士則不可以不知使侯有
舉而無述與昔之佯盲蓄聵俱就於湮沒而誰其思之因相與礱
石謀於學之教諭齊君濟周訓導歐陽君源呂君昂來求予記予
謂侯以儒就吏達於本源且勇有爲庶幾
知禮之經春秋之權者遂不辭而爲之書
學之前有河曰渠水嘉

靖十四年知縣武德智拓地建橋邑人芮元介捐地一畝有奇禮
部侍郎謝丕作記謝丕增新儒學路橋記寶坻縣學南故有河曰渠水滮泒發自西湖流入城由學東環繞文明
橋西注稍南復流出城歸於海實風氣攸萃之地弘治間邑令武
進莊君禋欲於河之南闢路建橋疏風氣以兆人才會被召弗果
嘉靖十四年館陶武君德智由鄉進士令原武至是以薦移下車
之初祇謁學宮徐覩勝槪慨然以振作斯文爲己任遂謀諸寅佐
鄉士大夫戶部郎中確菴牛君魯輩咸以亟成爲幸渠水南致仕
芮元介施隙地一畝二分武君捐俸及諸助義又得民地一畝四
分迺於櫺星門前闢路曰雲路橋曰升僊橋復建坊三以木修屏
一以甓觀者謂規模宏麗風氣宣越人才之盛端兆是矣縣學生
李繼綱張道呂楷芮景輩持確菴所著狀請記予曰甚哉武君之
知務也今夫吏於土者簿書期會日亹亹焉邀譽免戾斯已矣其
視黌校漠然若不相關者武君修職競業知教化爲先務銳加之
意可不謂賢乎寶坻故燕地昔人謂多感慨悲歌之士入我朝爲
畿輔縣首被聖育始彬彬乎多文學矣茲當改觀之餘諸生其尙
等文學而進之以求無負於武君振作之盛心耶由斯路則思以
正直爲準登斯橋則思以利濟爲功他日効一力於時躡亨衢據要
津出其素蘊推而行之無一事不歸諸道無一物不被其澤武君
是舉豈不重有光哉志稱寶坻以物產可充國用其多如坻蓋美
名也夫賢才之足寶視物奚啻萬倍勝槪既新靈秘聿發將見賢
才之產川湧林立以爲國楨則
寶坻之名不在物而在人矣
後知縣劉不息重新大成殿重修廟學

記寶坻舊有儒學廟記孔子在縣治東北元至正間邑人劉深朱
弑普顏改古榷鹽院剏建之入明二百年來修葺雖代有人而歷
歲彌久敝陋滋甚惟劉侯釋褐來宰是邑首謁廟顧瞻永歎遂議
新之時方承敝政後朝夕問民疾苦以與民更始暇則進諸生敬
教勸學民趨之如水就下聞有茲議罔不子來已而侯奉公委於
外歲且冱寒不果爲明歲春復有修城之役越夏四月乃克經始
侯捐俸度材庀役左規右畫畢竭心計至秋七月告成維正殿巍
然維兩廡翼然維戟門維櫺星門森然祠先啟聖暨於名宦鄉賢
敬一有亭明倫有堂暨於東西之齋學宮之舍若庫若厨若垣牆
若坊若橋罔不以次修舉邑父老子弟咸欣欣色喜頌侯之功會
武清盜起中丞劉公御史房公共疏請移侯往治之邑人惶惶空
城走闕下乞留大學士行冢宰事高公曰寶坻獨非民乎宜從民
便以觀厥成侯乃得無行云於是諸文學令諸生劉晃芮質成來
徵予言以紀其事予維爲政貴識大體急先務若侯之於學校是
也而邑人感之深頌之至遂能攀留於改移之際豈非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者歟孔子之道載在六經垂諸萬世人皆可與有爲
其作新之責在有司而感發興起舍舊圖新則唯諸士子之自處
藏修遊息於斯徒取於輪奐之美已哉誠能日新其德無悖於孔
子之道庶乎修身見於世如詩所謂藹藹吉士媚於天子者斯侯
汲汲於學校心也諸士子其尙思之侯名不息戊辰進士山東滋
陽縣人

張元相建崇聖祠敬一亭

國朝康熙年邑人鳩貲重修大學士杜立德作記未見　乾隆七年

知縣洪肇楙重修十九年知縣吳克明修吳克明重修文廟碑記古者學中無廟漢興廟
祀孔子闕里唐武德間始建廟國子監開元以降下逮郡縣然廟
與學未之合也其後學建有廟中爲大成殿建兩廡於東西三間
六戟體制森嚴豈徒取輪奐之美而已哉蓋春秋而祀俎豆籩簠
象勺干羽有其器鞉鼓控揭笙鏞琴瑟有其音拜跪趨蹌俯仰升
降有其度釋菜釋奠之下胥於是乎致敬而觀禮焉而士之過此
者亦以肅其觀瞻而齊其心志也寶邑舊有儒學廟祀孔子創自
元至正間至滋陽劉君不息來涖茲土廣其基而經理之自殿而
廡而門巍巍翼翼啟聖有祠尊經有閣敬一有亭明倫有堂旁及
名宦鄉賢暨於東西齋舍莫不宏整秀深數百里內罕有匹也前
人之規度遠矣自是而後代有修葺大率因陋就簡補苴一時歷
年既久漸圮余以戊辰秋承乏是邑拜謁聖廟周行階戺時則門
橋廊廡剝落榛蕪而大成殿亦風雨滲漏暗粉陳丹黕昧瞻顧傍
偟若負重疚居嘗讀毛詩至子衿之章竊嘆鄭在王畿之內而學
校不與衰廢若此今寶邑去京師百餘里聖賢棲止之地鞠爲汙
萊是守土之責也乃差務紛馳席不暇煖既又陰沴爲災查勘振
恤晨夕弗遑寢其議弗舉然相度經營未嘗一日去諸懷抱凡山
農之竹木陶旊之瓦甓鍜冶之釘鉸俱預爲收儲以待興築越二
年民氣稍舒政間訟息爰鋭志鳩工擇邑之賢而能者董其事自
門及廡自祠及殿百廢俱舉不侈不陋始於庚午之四月成於甲
戌六月殿基高舊制一尺階級基址俱易以石名宦鄉賢改兩楹
而爲三垣墉周六十一丈原高五尺有奇增高四尺加厚二寸局
度邃密氣象靚深計費若干緡余倡捐金而芮氏杜氏南北王暨

邑之紳士咸黽勉以襄焉工垂成而冀州之命下簡書期促正値瓜時因嘆夫事之興廢不先不後若有定數而積重思返者之用力爲倍難也余行有日矣有基弗壞繼而興之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爰摭其本末而書之於石乾隆十九年甲戌六月

嘉慶二十一年知縣闗實秀修

闗實秀重修文廟碑記

自昔興廢舉墜必待大有爲之人而大有爲之人必待大有爲之時然後可以副吾志而既厥事人不足以任事則謀議多而鮮成功任事得人矣而時弗我會卽幸成功不能無遺憾焉此舉大事之所以難矣剏興替所關在人心風俗之故之大者哉寳坻爲　畿輔望邑甲於諸州縣而聖廟規模尤爲一邑所仰重建自元至正間數百年來歷有興作我國家修明孔教　聖天子春秋禋祀廟貌維新至乾隆甲戌年復有重修之舉迄今適際一周矣甲戌三月余奉　特簡來令茲土下車伊始恭謁聖廟釋奠禮成乃周視堂廡垣墉半多頹圮前此雖不無修葺祗以陋就簡未獲赫然以成大觀爰慨然有重修之意特慮工費浩繁未克遂如余志也退而與學官暨縉紳士民共相謀議亦莫不以余志爲志慨然奮興而亦未嘗不慮工費浩繁事未易舉也爾時僕與諸公固不無是慮而毅然以爲必可行則捐廉爲縉紳士民倡而共事諸君子佐余不逮者各肩所任以往無何而邑中大姓與殷富之家靡不歡忭具貲慷慨受事計所籌備若將興作而無難隨約能事者先期採辦木石各料以待於明年乙亥二月卜吉開工爲時各材具焉良匠至焉首正殿次兩廡次戟門櫺星門而崇聖以及名宦鄉賢忠義節孝諸祠宇或衆擎或獨任咸煥然而覩重新之象而且浚池穿渠除道視昔尤爲周備其舊蹟已湮今復重建者爲土神祠爲義路禮門爲奎星樓後屏坊曰雲津曰雲路橋曰雲津曰潄潤曰階升皆次第俱舉督工者黽勉從事夙夜弗遑而余於公餘馳赴工所共相慰勞閱八月而落成榱桷巍巍然棟牖煌煌然宮牆屹屹然金碧流輝雲霞生色觀瞻肅穆氣象淸華斯赫然以成大觀而無復遺憾者矣因思六十年來中閒幾閱星霜數經風雨而當年士紳之嚮義甯不有如今茲也大姓之殷富非不遠過今茲也土木之耗靡與匠氏之籲稟又且大於今茲也况守土者不乏賢良其鼓動閭邑之人風流令行詎不事半功倍乃人非觀望事類因循直至於今室鮮豐亨物多騰貴訟庭煩劇比戶塵勞興舉大工倍艱於昔其在事先幾有未敢必者胡倡議至竣工甫幾一載既成且速不期然而然若有數焉存乎其間者斯豈非值得爲之時以鼓動有爲之人而羣焉乘之以舉大事者乎夫天運循環往而必復竊意廟貌重新之後氣機流播而人心風俗庶有蒸然丕變如余所厚期者當不僅科第聯翩才俊振興已也余幸余之獲與是役而且幸余與諸公之共與是役也幸與諸公共與是役而尤幸是役之適際是時以相與聿觀厥成也故樂爲之記而復綴以歌歌曰緊聖澤之無涯兮維仰止乎廟堂其建自當年而重於是邦兮想見殿宇之輝煌殘缺不修既周甲兮日久月長人事與天時相際會兮循環到今而重光顧後視今猶今視昔兮承承繼繼乎相望俎豆常新兮享祀無疆守土者與有榮施兮蓋於斯時也余適來承乏乎渠陽嘉慶二十一年四月

同治七年知縣吳履福重修

王祖培重修文廟碑記

粵稽廟祀孔子定先師稱肇始漢唐開元以來通建郡邑有堂有廡啟聖有祠尊經有閣戟門壁

水厥制大備吾邑自元至正中始建廟諸祠翼其外津梁拱其前崇坊疊峙規模宏遠矣祖培幼去鄉里嗣又薄宦羈京師每春秋舉上丁祓祀不獲一親盛典歲壬戌以先太夫人喪去官里居承乏講席書院址接宮牆乃日息游瞻眺於泮林璧沼間迨除喪奉先太夫人木主祠節孝因益得周歷廟中見夫規制雖崇剝蝕甚矣蓋自元明訖　國朝乾嘉間代有修治而道光己亥重葺後又更數十年閱時漸久工作益艱未嘗不低徊感歎私心冀倖以為鉅役之興所賴於賢邑宰之風示倡率者大也涇縣吳公祉山以名孝廉來治斯邑下車伊始肫肫以振興文教為務釋奠禮成顧瞻咨嗟瞿然曰是邪密邇　神京首被　　聲教而廟貌弗克鼎新守土者責也於是捐俸倡議邦之士大夫共襄其事鳩工庀材左規右畫由堂而廡而祠而閣凡棟楹榱桷之腐折者蓋瓦級甓之破碎缺壞者黝堊彤髹之漫漶不章者磨者堅之缺者完之汚者鮮之見廡基之高下異制之者升而齊之祠門之迂折旁出者移而正之泮之水流其清矣泮之芹藻揚其馨矣樹以松柏鬱青青矣百廢俱舉再踰年而功以成迺偕學博正定李公端如河閭張公厚山貽書京鄉索祖培文以記之夫自古化民成俗建學為先非徒謂道應爾也蓋秉彝好德之良有生同具而尤賴上之人因其固有以鼓舞作與之斯聖道隆而民氣益厚至於化行俗美咸樂事而勸功其顯見者耳我侯為政所謂養士治民者一以慈惠為本禮教為先方之於古國僑衆毋文翁經師殆無多讓以故災祓之餘方仰荷　朝廷賑賚而工需三百萬錢有奇卒之帑不糜民不病偉茲盛舉得以樂觀厥成乃益嘆善政善教之入人深而流澤遠也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不信

然歟自今以往所願邦之人益知遵聖教尚儒術敦崇名節滌除詐偽秀者為善士樸者為良民以無負我侯培養化導之至意則祖培雖一官匏繫不克捧籩執籥隨諸博士弟子習奔走之勞覩禮樂聲容之盛而睠懷桑梓傾耳絃歌將不徒文運科名之蒸蒸日上足為一邑之光也爰樂為之記而自忘弇陋云

甯河縣

學在縣治南前臨潮河

國朝雍正十一年知縣沈濬建沈濬敕建學宮碑記甯地面海負山左控雍奴右跨無終潮河自薊趨海遶迤環繞中有爽塏一曲民繁屢聚先為梁城守禦所洎雍正九年閒攝邑督事武進劉公請於　朝析寶坻東南隅若鄉改為邑　　命名曰甯河隸京兆輦稱左輔濬以十一年夏涖此邦末浹月而水為田害禾稼不登今公保大司馬制府銅山李公憫民之艱奏請發　帑粟援被水諸邑甯與焉民既安集慮恐未周俾次年春以工代賑爰作學宮濬乃度廣袤奠基址購良材運堅甓工則倍其備物則善其賈懼無以承德意用晨夕靡甯底績於成而後己廟在邑之坤位秩然中隆者為大成殿其北為啟聖祠其傍為配享從祀諸廡門垣池橋之類舉而崇深畢備繪藻輝煌廟之西為明倫堂齋舍庖廩以次咸列計為楹六十有四其高廣構締之式則圖於冊以上計府焉自是而奉籩豆有所諸生以時習禮咸知矜式矣廟既成都人士進而請曰昔魯作泮宮春秋不

書謂有國之事 常耳茲役也既粒我以生復牖我以成非大司馬
公其孰能奉揚 天子之休命非我侯又孰能闡大司馬公教
以兼養容保無疆之盛心哉此而不書奚以示後濬惟學以明倫
爲本尤以正心爲先心正則閉戶而修鄉往得古聖賢之微意心
不正雖日偪於廟徒習其文而於仁義道德之實無當也況今日
之士即異日公卿大夫志正則風俗因之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端必本諸此甯爲 畿內地沐浴教化近且深又值 聖
天子以道出治表正萬方其太和之翔洽山海之精英積而發於
人當必特生賢哲輔翊文明使人心皆復於三代之隆是惟 朝
廷建邑立學之意使嗣守此土者庶幾拭目以覩成焉是工經始
於雍正十二年春越九月而落成計費銀六千二百五十三兩有
奇凡共事者例得述勞勩以紀始終因從都人士請謹勒石於門
左

乾隆二十四年知縣謝洪恩修

謝洪恩重修學宮碑記洪惟我
國家尊儒重道文教誕敷海
宇同風禮陶樂淑自 畿輔以及郡縣所在設立膠庠百年於茲
矣甯邑爲寶坻析縣自雍正十一年始建學宮以草創之初事由
簡約而其時又以水溢害稼當事者方勞於濬築撫綏之務蓋教
養之不能並舉也是以率土茨以爲垣甎礫以甃陛裁取成就而
洪恩以乾隆二十三年秋八月恭膺 簡命來宰是邦蒞任之
始先展拜於孔子之堂見兩廡胥就傾圮 心竊感焉夫諸生所
得以時明倫而習禮者賴有學宮而宮之所以納諸生於彝倫禮
教者亦必其地之可以集衣冠肅俎豆凡大車服禮器所謂登其
堂想見其爲人者將於是乎在而非可委諸草莽已也洪恩首
捧金百兩進邑之紳士而告之以其故邑紳士蒸然慕義輸金者
絡繹綜其成數度可資修葺之用矣乃請於各憲而更舉宮保制
府方公致慎斯役之意以復於諸紳士曰學宮之得以重整也誠
賴此邦之賢士大夫相與以有成矣顧將謂塗飾一時之計耶則
且以其事諉之邑宰邑宰不能親理也必假之胥隸以任之則弊
叢而工必不固夫事非創始之難踵而勿替之爲難非其人而經
理之爲難請與紳士約老成若某謹慎若某請司出納訥練若某
敏達若某請司工估靜而才若某請司鳩督寬鎮若某請司糾察
旬爲之要月爲之會以其數報之邑宰邑宰於公餘時來簡核焉
於其事之竣則以其數報之上憲如是則學宮之成垂之可久而
邑宰與賢士大夫亦一勞而永逸矣紳士皆曰善乃擇吉日鳩工
庀材掃除之塗蔇茨之墻之累以土者易以花甎陛之甃以礫者
易以文石由大成殿崇聖祠至兩廡兩門名宦鄉賢橋門泮水煥
然一新又於櫺星門東西增建忠義節孝祠二別立碑以紀之更
建義路禮門兩坊以肅出入落成乃率紳士釋菜焉因揖廣文而
語之曰夫廟貌之修也典禮之舉也有司之責也若夫士習之
醇也文教之明也是師儒之任矣期共勉之哉於是爲文以記而
并書先後捐資襄事諸紳士
姓名於碑之陰以傳諸後云

四十二年知縣闞廷牧先後增修規
制始備

道光十六年知縣周震青教諭陳來德訓導高繼第重
修

周震青重修文廟碑記庠序學校之建三代之所以明倫也漢
唐以後釋奠釋菜之典益隆且備矣 國朝文治昌明尊師重
傳光天之下至於海隅出日之鄉莫不建立學校肅將祀典是以
莘莘俎豆下舞上歌士彬雅而多棫樸之才民康樂而效尊親之

戴學道則愛人而易使經正則邪熄而民興刳甯河密邇邢斯人物蕃阜既庶且富教莫先焉學宮在邑之西南坤方肇建於雍正十有二年乾隆二十四年邑令謝公詳請重修迄今七十餘年矣地邇河濱風烈而土多斥鹵兼以雨潦頻仍垣墉傾圮榱桷摧頹丹雘金碧之色黯淡剝落僅有存者震青於道光癸巳歲奉檄來宰斯土既下車肅衣冠而晉謁目擊景象心怵焉不敢康邑儒學陳君來德高君繼第亦同余惕惕也因共相籌修廢舉墜之役非異人任亟謀所以完繕之維時歲序不登始籌賑恤之方旋有緩徵之請用一緩二民力固未可用也冀歲以公事延見邑紳士孝廉廉君如鈺因議重修文廟之役孝廉深韙予言願約邵君雙和爲助乙未三月諸紳士咸集公廨急公赴義靡不踴躍樂輸者予協文武諸君首先捐廉以爲之倡廉邵諸君次第各書捐數復分路勸勉統計共得朱提六千三百九十餘兩迺乘暇儲庀料物於丙申二月擇吉興工大成殿舊基平塌培築堅厚較舊基升高二尺泮橋舊有一座今又增二爲三崇宏巍煥大啟文明之象焉明倫堂以次均各重建復設垣牆映壁並立土地祠於大門之右循舊制也其他廊廡齋舍靡弗一一鼎新之凡七閱月而蕆事若監修紳士自備資斧而始終奮勉不辭況瘁者其勤勞固均不可沒也爰首冠於諸紳士實輸銀數之上刊勒碑後而重修始末之概特詳記之刊諸石以垂永久云

光緒三年知縣吳欽邑人劉震東建議重修知縣丁符九踵成之丁符九重修文廟碑記嘗考學校之建歷代相沿皆所以興教化而明人倫也自漢唐以來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而釋奠釋菜之典遂愈久而愈隆焉

國朝崇儒重道教澤宏深摩義漸仁栽培篤厚自畿輔以至郡縣莫不設立學宮肅將祀典以故執事有恪俎豆維馨祀事孔明鼓鐘合奏彬彬者禮陶而樂淑藹藹者春誦而夏絃文治光昌於斯爲盛矣況甯邑地居左輔風聲所被者尤先諸邑且靈鍾滄海金波增日月之光秀毓潮河銀練壯風雲之色而浩瀚清淑之氣釀爲人文發育之祥學宮在邑之坤方義取元亨之吉肇建於雍正十二年重修於乾隆二十四年繼復重修於道光十六年迄今四十餘年矣地邇河濱土多斥鹵加之久經風雨剝蝕而垣墉傾圮榱桷敧斜實覺難壯觀瞻符九於光緒三年來宰斯邑肅衣冠而晉謁睹廟貌之摧殘此心實惕惕焉幸前任吳君欽於光緒二年業與教諭董君訓導韓君孝廉劉震東等商議重修諸君素有是志欣然樂從矣吳君即首先捐銀百兩以爲之倡諸君亦次第輸捐並各鄉紳民共相勸勉而好義者奮興鼓舞無不踴躍樂輸三月餘得朱提三千有奇及至興工之日正吳君交替之時余即任爲專責夙夜不敢康於是再加勸諭倍致經營續得朱提一千餘合前數四千數百兩余復捐銀二百兩以百兩備每年祀典之費以百兩爲廟外修壩之費開工後稍值公餘即往查勘親爲指畫而紳民觀感有由趨事之精神於以彌振焉董事諸君共襄盛事數月之久亳無倦心是此役之興賴此邦之賢士大夫相與有成矣大成殿東西廡與前後各祠戟門映壁及明倫堂視舊基俱升高尺五櫺星各門泮池與周園宮牆亦升高尺五齋房學舍等靡弗一一鼎新八閱月而工竣由是丹雘煥彩金碧交輝巍峻崇宏大啟文明之象邑之東南魁星樓亦徹底重修升高六尺添設羣石更覺煥然一新文昌宮書院並四門城樓南河壩或重修或培

補一一整齊落成之後為文以記諸
君姓名銀兩悉勒之碑以垂永久焉

昌平州

學宮創建之年不可考　元達魯花赤田厮重修馬房輝重修儒學記學校古今
之急務興則治安亂則廢亡必然之理也洪惟聖朝以經術治天
下先德後刑本末具舉而條約悉備自監學而下路府郡邑咸設
教官以育人材厚風化復慮有司奉行未至失於勉勵或至隳弛
于是內則御史外則訪司恆加嚴督達魯花赤田厮公唐兀人也
至元再元之五年出監昌平下車之後課能講學興利除害奉上
御下咸得其宜不數月而政平訟理歌誦之聲溢於閭閈至正二
年正月既望率僚佐祭於大成至聖文宣王廟禮行畢歷學左右
顧盼闕壞未完之所盡然有動於心捐己貲一千五百餘緡迺市
材木募匠傭不攸于官不動于民皆出于公之規度咄嗟而事已
辦自肇作底訖工為日二十有八於是壞者復闕者備煥然一新
而人爭快覩矣　明天順三年由白浮圖城徙置於今州署之東守備廖
鏞植松柏於中　萬厤五年兵備道任彬岳汴知縣牛若虛修許倜
重修儒學記有學校之實有學校之文與其實不足而文有餘不
若文不足而實有餘說者曰三代之隆其法寖備是三代以前猶
有未備者矣然而不失為至治者務其實而不屑於其文也口
風既變則民之遷善也漸難而上之設教不容於不密然後國都
閭巷莫不有學而節目次第視古為加詳焉此固法之所由備而
亦文之所由起也然其教之之實春秋則以禮樂冬夏則以詩書
此四者切於日用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涵養既深學術既粹然後
論其秀者升諸司徒司馬以告於王而加爵祿焉其在上也幼之
所學即壯之所行其在上也始之所養即終之所用文之備者正
以濟乎其實而非求益於古昔之外也周衰王道廢缺學校雖存
特為虛器實與文始岐而二之矣自漢以來風化益替加臨雍拜
老增廣生徒載在史册以為美譚然後竊其迹以為粉飾之具而
先王禮樂詩書之教槩乎未之聞也我國家崇儒重道建學口
口口方領優游絃歌者動數百人彬彬郁郁視近代為有加矣口
竊觀今之士風將何所趨果古之實勝者歟抑後之文勝者歟是
未可知也昌平舊有學宮頹圮特甚祥符牛君若虛來刺是邦見
之歎曰士必待教而後興教必得地而後宏以國家股肱之郡而
學宮圮壞若此非有司之責歟乃力請於兵憲任公岳公從而葺
之易故以新更陋以華拓大成之殿改聖之祠門堂齋廡悉加
繕治仍立鄉賢名宦二祠及尊經一閣則前此未備者也丹雘輝
煌輪奐交映入其門者彷彿觀宗廟之美瞻百官之富而三千七
十之徒與之周旋於上下也可謂盛矣厥工告成衆嘉悅郡博士
王君於蕃率諸生徵言於余曰大夫是役也不勸於民不費於帑
復久曠之典肅遠邇之觀自此聯師儒羣講讀科第繩繩為諸郡
先皆大夫啟之也不可以無言余曰然試因子之言而進之可乎
夫科第者國家取人之制而士子致身之階也舍此無以自效於
明時泥此無以遊心於遠大不悖乎時制而亦不口於實學此豪
傑之所以自拔於流俗也士其有意乎昔胡安定教授蘇湖必先

經義時務而詞賦不與焉故適用之才多出其門范文正未出庠序卽以天下爲己任故人物爲宋朝第一由是觀之古今人豈甚相遠哉顧趨嚮何如爾使今之教者以安定爲必可法學者以文正爲必可希去枝葉而務根本脫章句而求經綸他日援科名躋通顯雖詩書禮樂之用卒未易闕然以是行之其於國家中興之治亦豈無小補哉語云不敢望拔十得五但二三亦足以爲致治之具允若茲則學校之設庶不爲虛器而今日之修築亦不爲靡文後之人將從而指之曰昌平教政爲諸郡先而啟昌平之教化者則自牛大夫修學始顧不偉哉余無教化之責而樂觀其成且知大夫之致望於多士者必以實而不以文也於是乎述之任公名彬山西蒲州人岳公名汴陝西延安人修學始於萬厤五年春二月是年閏八月工竣

二十一年兵備道白棟知州趙堪修 楊繼禮增修儒學記

夫京師西北九十里所爲昌平縣山亘其南玉帶橫其右而白浮神嶺駐蹕積粟諸峯之勝嶙峋蔥鬱蓋州一雄鎭也昌平故爲邑邑故有學自景泰初移治永安城改爲州而學亦與治俱遷矣然基址規恢猶因仍曩者弗宏麗也而復歲久傾圮吏茲土者每思一徹其舊而更新之乃皆屈於簿書弗暇蓋天下事之成於果而敗於懦也類如此矣壬辰秋上郡白公棟以備兵昌平來旣瞻謁大懼弗稱則進諸屬吏謀曰夫立學以崇道術育民俊也古稱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此在經師蒙訓據皋比而臨絳帳者猶儼然威重庶幾學士弟子知敬畏而效法之矧至聖宮牆而令卑乎若圭華也者如立教何是誠在我於時計部曲安姜公仲軾都護上谷解公一清亦曰是風化所由敢有弗虔州刺史甯海趙公堪亦曰是惟有司之事敢不弗虔乃卜吉地移先師之殿於舊基之西二十丈有奇視昔加二楹焉殿之前爲臺崇丈餘廣十餘丈東西廟爲兩廡各廣十餘丈各五楹以崇諸先儒之從祀者直中爲角門門左右植松柏殿前二十丈伐石爲門樹以綽楔門之東曰名宦祠祠唐司空仁傑而下若干人西曰鄉賢祠祠劉諫議蕡而下若干人前十丈有奇鑿泮池上爲橋而環以雕闌文塼碧藻照映水上又前十餘丈爲櫺星門廟之左爲書院講堂三楹啟聖祠廣稱是東西號房三十楹敬一亭廣稱是東西齋六楹偉哉皇乎監者宏圮者阜蹙隤輝黯厥功鉅矣而所經費皆從白公隱度民弗知也以壬辰九月朔日始事明年癸巳冬告成儻所謂成於果非邪州傅士張君應科胡君尚文與諸生郝梅高應斐王崇恩紀堯臣輩丐余使爲記以昭來裔示勿諼焉余維古歌頌德化者輒用學校爲詞若漢文翁是已以彼其政先原本故流譽無窮不虛耳然翁爲蜀郡守與民朝夕師師其急於與學宜爾也白公才御史敭歷中外資望迫矣公卿其備兵昌平直且暮耳乃不傳舍其地而爲興學樹人計者不遺餘力殆賢於文翁遠矣哉諸士子藏修游息於斯其尚含詩書之腴以澤厥躬忼慨振奮期所學贊明天子盛美斯無負乃公乎且昌以山川之勝碩輔輩出若漢之寇恂唐之蔡廷玉劉蕡元之之何先皆其產也當是時學校未隆先王之道不明於世而其人之文行節槩猶然虒炳若此今聖天子壽考作人方宏菁莪棫樸之化而又有如白公者與起教學正楊子所謂大儒以金口木舌鳴於世所不秉時淬厲樹不朽者非夫也余且拭目觀其盛矣是役也千總王擢彭效忠孫庚皆相與有成法得並書云

天啟四年兵備道藥濟

衆知州徐士俊修

李思敬重修文廟記國家稽古右文廣厲學宮鑄金攻玉用以潤色太平幾三百年矣顧師帥振起在守令守令而上有監司監司總持大紀或於芹泮優游未遑注念守令間有請申不得也安能勝其任而愉快乎昌平學宮歲久不治且就圮州守徐侯謂廟顧瞻太息毅然曰此守令責也然而廢弛之久難與更始疲罷之極苦言興作欲重有所派而於民不便欲薄有所捐而於事不濟乃上其意於憲台藥公公召州守暨僚佐博士弟子員於亭而僉其議有謂蕞爾昌平雖地瘠民疲公帑告竭然密邇都城頗通商賈其間稟仰聖化富而好行其德者豈日乏人盍往募之又有謂營衛綿錯碁布其子弟隸名青衿者不少猿臂虎頭閑孫吳而尊孔孟未必無崇儒重道之念請遍助若干庶有濟公曰不然夫事未有碑於民而捐乎民業未成於衆而鬻乎衆非居上體遂出其奉鏹二百餘金守亦量捐百十金□□□蕭公元戎白公俱各助有差郎日鳩工圖度隤壞者葺之湫隘者廓之缺畧者增之飭材□石晝棟雕甍若文廟明倫堂櫺星門泮池啟聖宮敬一亭並兩廡兩齋二祠俱煥然一新前後開雲路濬天河通衢接漢錦浪橫波猗歟休哉朱丹改觀檜柏生色堂室軒敞俎豆輝煌孰爲爲之官不費朝常民不妨時務鑿不借正供力不煩夫征公甯惟聖門之功臣其一路福星乎公居官如水盟心如皦日當陵園孔道往來絡繹且四方赤白交馳徵發旁午宜日給不暇乃獨留心黌序慨然協於守朝傳檄而夕報可使守稍不獲於公也縱加惠後學亦屬空華故前此守者非無是念大都當局者掣肘持籌者仰屋卒敝敝守府而棻舍至今天方有意昌平而賜之公乎是以徵惠於守而底乃績爾詩曰豈弟君

子遐不作人其濟濟以甯豈偶然也耶昔文翁治蜀建學宮置博士弟子員蜀用大化班史傳循吏首文翁於渤海潁川諸君子良有以也古有之美則愛愛則傳公實有美且愛於昌平也其泯泯然無傳也哉顧是役也議集一時而功成不日誰任勞怨而卒作誰殫心力而相度是則州佐覃君學博胡君以之蓋惟有董其事者而後可樂觀其成故序次並錄焉是爲記 崇禎十二年兵部侍郎李日宣添建魁星樓仰聖興賢二坊

國朝順治十四年參議石在閶知州蔡廷輔修 康熙三年知州趙三長修並修諫議祠十一年兵備道耿繼先知州吳都梁修 杜立德重修儒學記 上治之世廣教化則必興學校興學校則必崇先師所以表厲風俗陶淑人心之大端也然其權由在上之鼓舞尤賴在下之奉行故必長吏有司有賢者涖其士然後能殫心補葺式廓觀瞻而文教之聿新可望其馴致如昌係畿輔重郡近天尺五聲教所首被恭遇我 皇上好學崇儒幸辟雍祀先聖教化覃敷翔洽海宇凡近在郊圻之內無不作新文治以蒸蔚人才爲首務芹宮片地人才所自出也州學久就圮廟貌不肅楹桷頹然星門泮池踐爲芻廐師儒相顧歎息而莫能支甚非聖天子崇文至意不可謂非守土者所汲汲也及遼左吳君都梁來牧茲州下車後首議興學瞻拜廟庭愀然興念曰是其在我乎有不殫力畢慮爲宮牆瞻者先聖實鑒臨之於是具本末請於僉事耿公公大加獎許亟捐俸百十金爲士大夫倡闔郡紳士

歡欣輸助鳩庀維虔閱數月而工竣於是垣墉峻矣扃闥閎矣松
柏茀矣橋池廚湢之屬靡弗備矣縣之合申請後先聖先賢以妥
以侑豆登秩如也更欲建碑以記盛事而問於余余曰是誠賢有
司之績也夫 天子命守臣撫百姓樸者農秀者士尊先師訓
多士職所當盡時所當興況修廢舉墜又義所得爲殫一時之心
力以成百世之茂績者吳君其不可傳乎余聞君三年玆土獨能
不畏彊禦以爲民遠害民愛戴不忍舍其賢若此宜乎盛舉克成
賁序增輝也況董其上者猶有耿公之仁賢歟且余又聞昌郡子
衿素多秉禮修節之士顧無恆產殊難自振廟貌之不肅有由來
矣今吳君既有以妥先聖必併有以起士風試使久於其任其何
難使文教聿新爲畿輔稱最乎君將於此舉肇之而
郡之士亦於此舉望之矣余是以述其事而爲之記 乾隆八年
知州胡大化修 陳浩重修文廟記吾州在都城北七十里居庸諸
山萃立環拱有扶輿磅礴之氣士風純樸重名義
膠庠之內沐 朝廷之德教尤近州故有學建於明天順間後以
兵燹頹圮 國朝定鼎後順治十四年修而復之康熙三年十一
月再修而規制始備迄今又七十年矣中間時有補葺然歲月寖
久棟宇垣墉漸就腐折黝堊朽鏝之屬類多黕昧陊剝春秋齋祭
弗稱厥儀博士師弟子講業於是者無棲息之所每以爲歎乾隆
七年知州胡公來蒞是邦既謁聖廟顧瞻庭廡而喟然曰教化本
源之地使之殘缺至此其何以虔祀事勸學者遂具其事請於副
使泰公出俸錢爲倡復謀諸搢紳士庶得白金二千餘兩乃市良
材陶堅甓諏日維吉撤其舊而增新之以歲貢生何君士宏等董
其役視事之暇則身自簡稽日必再至經始於八年之三月至六

月竣凡殿廡堂宇之重修者二十有七爲門二祠屋之創建者一
十有八爲門亦二因廢址而樓者一舊有祠而閣之者一於是向
之蕪翳於荊榛瓦礫間悉煥然改觀州人士美公之德而樂其事
之成以余州民能道其實也屬爲之記余既不獲辭因揖州人之
從事於學者而敬告之曰胡公之所以爲是舉者豈惟是宮牆之
巨麗學舍之潔清爲一邑之觀美云爾哉將以振興文教育人才
以爲國家之用也吾黨束髮受書所誦法者六經四子之文所
講者身心性命家國天下之理宜皆根深實茂彬彬乎列大雅之
林矣今一試進而講學於明倫之堂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
道可一一自驗之而無所愧乎退而肄業於時習日省之齋於不
忠不信不習之戒皆自慊而無不欺乎所治詩書易春秋及儒先
之書能沈潛反覆研悅而有會於心且效先覺之所爲盡吾之才
以復其性乎天下名之之所在即實之所在也士之所重者性在敦
實行務實學而已漢之寇威侯唐之劉司戶皆吾鄉之賢也威侯
佐光武成中興之業政行於河內德被於潁川功施爛焉而史稱
其經明而行修司戶當文宗時憤宦官擅權慨然有救世之志對
策極陳時政不以利害禍福動其心其言皆原本經術與長沙江
都並峙千古由是觀之士之立本致用垂鴻聲而樹偉績者未有
不以學行爲根柢者也夫以漢唐之世程朱未出聖人之道未著
幽州土谷僻在荒遠而山川靈淑之氣所鍾毓者猶卓絕倫等若
是況今 聖天子重道崇儒聲教四訖禮樂文章燦然明備吾
州又近在百里之內依 日月之光華仁漸而義摩者百年於
玆矣士苟能束修砥礪各敬其業聖賢之學以制其行入則孝出
則弟言忠信行篤敬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爲父兄者修

是以教其子弟爲先達者修是以教其後生爲後生子弟者敬修先生長者之教設誠而致行之以成其身而正於家施及於鄉里鄉黨使相觀而善者爭自濯磨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異日人才輿起馮翼孝德生　王國而爲邦家光必有邁跡古人藹藹然繼卷阿鳴鳳之盛者庶幾賢州牧之意願與諸君子共勉之也遂書之以告來者於是乎記胡公名大化浙江山陰人大清乾隆八年歲在昭陽大淵獻夏六月甲子　道光二年知州口口修二十六年霸昌道劉師陸知州劉體直修　同治十年知州彭瑞修

順義縣

學舊址在縣治西門內北小巷後徙通衢即今所　金明昌初提刑劉仲洙同知州事舊稱順州泉鄉進士竇鳴道修葺殿廡欲爲講室未克歲久傾圮　元初郡人中書右丞曹庭瑞治新之買寺基以廣學地知州郭幹重修兩廡段廷珪更爲明倫堂　泰定元年庭瑞之子工部尚書偉出資修拓同知州事祝獻董其工規制略具偉後造禮器二百三十事購經史若干卷藏弆學宮知州梁宜作記詳石　金三年知州王汝楫建櫺星門　至正八年知州孫惟孝重修張損重修廟學記碑至正戊子孫公惟孝由常德推官爲順州尹下車伏謁夫子廟庭及諸從祀廡序致奠展誠禮畢因視正殿則棟宇峻整翼然如新即觀兩廡則椽角漸敝而幾毀神像意其始創蓋急尊緩卑而致然也公大懼不任以墮教基洎升講室又則壁飾剝爛仰見瓦隙僅足以庇風雨出辭神門亦皆楣柱仰欹封扁罔密不足以嚴瞻仰公慼然不甯詢其學正完哲篤并先達魯花赤寄童捐俸以率夫士民之財莫不羨贏以致木土灰之具僦直餼稟之資莫不充裕公慨然曰先守既底法今守當成其志夫人効其勞我享其逸不與是役則烏足以塞我之責而翕民之望哉於是聘近僦夫完舊益新不煩呵叱而績以成東西廡自南而北皆六十尺有奇簷隅騫翔而列楹分齋也大成之門爲楹者九朱碧焜燿而周阿直方也門南二十步有奇曰外神之門則疏扇而丹漆高崇而廣廓也廟之北講堂南面縱三楹橫四楹則窗戶洞明清寂邃深也其構其飾率皆文不掩質而既緻且固落成既有日矣國子伴讀史惟允走求記於予欲麗諸石以示將來也辭之勿克既而謂之曰今爲守爲令佐王興化者俱不限以六事而六事之要惟學所繫爲尤重張公追先烈閔子之德不蒞斯任而知政體克改作以勞民與監州喜栢篤琜偕同知孫約禱琜砂判官許讓同寅共濟司吏張天祐董督遂俾宇廡以修而吏歲時祭祀之有其所講室復新而師生朝夕肄業之有具君日是而邑里民感化懷義皆願讀書勵行趨公治訓馴而

風移俗易農不墮業訟息姦彌甯不自茲始乎　明嘉靖三十

七年總督喻安性鑿泮池　萬厤四年知縣葉曾重修　崇禎七年知縣上官藎重修旋燬于兵

國朝康熙十九年知縣鄒琬重建五十五年知縣黃成章添築屏牆設東西角門　咸豐八年秋知縣賀瀛貢生吳維漢捐貲重修至同治二年工竣

密雲縣

學在縣治　唐貞觀十一年檀州刺史韋宏機建　元至元二十八年知州楊連修復立教職兼設廩餼　至正六年知州聶守節擴地增修　王思誠重修文廟碑記孔子之道與天地準雖二帝三王無以侔故歷代靡不尊崇爵號嚴飭祀典薄海內外在在皆然況近者乎檀州漢白檀郡魏密雲縣今為畿內近地供億繁夥其於文教疑若未遑而治州者能以飭興學為務其知本哉州舊有孔子廟燬於金季兵至元二十八年知州楊連等剏倅縉郎州治東市民宅重構殿宇為堂三楹兩廡四楹以棲聖賢迄今五十載寖以傾圮至至元六年太原聶侯用之由行唐尹管巡院使來守是州拜謁祠下顧瞻荒陋慨然以修復自任退而謀諸監州賈住及同知伯顏判官崔克敬同詞一諾共割俸鈔為衆倡州中有好義者翕然出資以助於是斬木於山陶甓於河鳩工不日悉撤其故堂崇其基宏其度為殿三楹葺兩廡增其楹為六創神庖若大成門戟門齋舍仍以故堂廢材又為築講堂及教官宅碑樓共十三楹繪塑一新金碧光耀視昔為有加矣侯之致力不惟是州為然其在行唐亦新三皇孔子廟及醫儒二學憲使李术魯翀刻詩於石以頌其德檀學之興經營於三年之仲春再越期而落成集賢學士揭徯斯監察御史崔帖木兒普化扁額於殿堂之上聶侯又欲勒石以紀歲月命學正宋文佐以文為請遂為書其始末系以詩曰白檀之樞昔為邊隅厥俗於荒罔習於儒今為內甸密爾神都郡黌攸設文教斯敷明明聶侯說禮敦書睠茲孔廟湫隘庳疎乃即同官載詢載謀悉撤其故恢宏其模完敝益新輪如奐如法庭殖殖遂宇渠渠有宅其師有庇其徒巍巍聖道洋洋嘉謨允迪惟哲罔念則愚嗟嗟士子惜此居諸學古入官復厥性初作與時偕身與道俱此惟聶侯德化之濡在漢文翁異世同符太史作頌以永終譽爰告後政勉循令圖　明成化十一年知縣唐忠重修學宮建櫺星門聖域賢關二坊啟聖祠明倫堂並左右齋房二十二年從後衛貢生山西渾源州知州龔宗道之請設後衛儒學教授一員駐古北口師生廩俸夫役並視縣學　嘉靖四十四年勅建武學立學官奉武成王正殿兩廡公署

制同文學並建射圃以總兵王繼指揮吳柏董其事其武學教官生員廩俸夫役並視文學四十五年兵部劉□□兵備張□□重修文學附建名宦鄉賢二祠置祭器書籍有差

王希烈重修文廟碑記

密雲古漁陽郡地自漢迄宋視以邊鄙學政之興廢無考矣國朝建都燕薊密雲屬京兆且在京師東郊而近士之起膠庠觀國光賁賁稱盛矣縣東北界邊故又爲薊遼總督暨兵備憲使之治所視他縣特重縣之興革大政兵憲實任之上自督撫而下至知縣令仰承而己密雲舊有學建於元之至元修於洪武之十一年今敝且圮兵備大石張公甫至飭武備繕城池政既修舉見學宮缺狀慨然歎曰我朝文治覃海隅迺首善之地而廢墜若斯非所以令四方見也函白於總督大司馬帶川劉公議以克協方物揆事庀材鳩工一以節用愛人爲本於是取材於石塘嶺諸山越古北口外數十百里公以兵取之由潮河川筏以入以故工師得大木而官無採辦之費取力於軍士之番休者以故動大衆而民無丁夫之擾其他經費督府既資以軍門之羨緡而地官尚書郎新所張公亦捐金爲助餘悉取諸公之祿入輔以罰鍰故百廢俱興而帑中無錄兩之竭又簡參軍之廉能者王廷範祝啟掌暨官舍王鎮劉表以專司其事縣令邢君元徵時省厥成以期底績由是正殿易以五楹而廟貌以嚴兩廡各易以七楹而享祀以秩啟聖之祠敬一之亭明倫之堂分教之齋昔所有者擴而新之名宦鄉賢之祠齋宿省牲之所藏書置器之庫昔所無者增而創之又鑒池爲泮而橋於其上高其櫺星正其戟門而學制遂大備經始於嘉靖乙丑三月朔日訖工於十月十日公既協上下以落成又萃邑之才子弟數十人肄習其中公以時詣學講授經義宣布規條密人觀聽溢於橋門學之官生將謀伐石紀事介卿大夫龍潭孫公來徵文於余辭弗獲予惟古者受成於學獻馘於泮俎豆於軍旅脉理固相屬也詩頌魯侯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二公具文武之才握兵符之重而於學校獨加之意焉可謂知本矣其兵威素伸於塞外休暇常得於戎間故能取材於遐方借力於士伍壯猷訏謨較然閎遠矣是惡可以勿書抑於是而慶密士之有造也夫三代之士莫盛於成周豈獨其學制之備哉蓋由文王壽考作人培養百年之久故在當時黨之正州之長鄉之大夫德藝道行皆身有之上者以身教而下者以躬行是以後世無及焉漢自文翁治蜀遣蜀士來學長安蜀人化之有鄒魯風蓋自武帝始詔郡縣立學道之由上作也如此今聖天子壽考作人同符周文多士漸涵化育四紀於茲而又得夫德行道藝如二公者以振而育之矧密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則又非若蜀人被漢化之遠且難者矣故予於是慶密士之有造也夫三物之教布在方策今之士者視德行爲迂儒以文藝爲捷徑故雖名位顯於當時而德業怍於古人其所從來遠矣密士慶於有造盍亦反其本乎是惟二公興學之意謹申於多士

隆慶五年總督劉應節請建三武學設教授一員科正二員訓練武士以備將選

劉應節新建武學記

國家自兩都而外故無武學三鎮武學自隆慶五年始先是劉子應節奉璽書督鎮薊門詔諸將諮以戰守兵法皆噤不應或

竊笑之劉子詰以故僉曰禦邊者勇戰無方習七家書其何敢當劉子撫膺歎曰必若言舞干之格未能也勇匹夫乎蓋承平久人不知兵介冑之士罔諳韜鈐而縉紳持文墨議論率詘武力志士又恥從甲冑世廟中葉詔求奇謀異能之士卒無應者迺命有司每三歲開科如例羅士顧弓矢馬步之格可幾倖收入闈又糊名易書若測景辨神然故取人如揀金於沙幸而得人如呼之中博弊在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耳劉子既受事謀之中丞楊公都護戚公上書力言今日武功宜備將才以備緩急大司馬是劉子言覆奏制可之由是密雲遵化永平三鎮悉立武學修廟立廡給舍分齋巍然宮牆並鬢宇奉祀仍崇武成王反本始也設教授各一科正各二隆師道也講有堂射有圃課督有程贍養有餼首重韜畧之科力劃舉業之陋崇教養也行之三年得一士疏名以聞得列將籍於是諸士向風致力於學或曰衛青以不學勝括以讀書敗兵在學與劉子曰學而敗者百一不學而敗者什九甯誤而為括毋倖而為青矧括正不知學而喜自用者或又曰談兵如談禪在悟不在習劉子曰嗟乎無矣禪之悟果廢漸而能頓哉得魚兔忘筌蹄可矣必舍筌蹄以求魚兔是緣木守株之智也雖有良工不廢繩墨雖有良冶不廢鑪錘是故九流有師百工居肆矧兵戎之重事乎夫郢人之運斤其神凝也楚人之承蜩其智專也業專則精習久乃悟故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學兵者緣可尋之法馴致至微至神之地則應變制權隨機運化斯守則固戰必勝乃稱大將才云時監司王子一鶚孫子一元宋子守約王子之弼揖而請曰願借公言以詔二三子因述為記

萬厤三年改教授為提調十三年總督蹇達置學田一十八頃十四年借充兵餉廩餼遂廢二十一年知縣康丕揚建講學堂四十一年知縣尹同臯建尊經閣五楹四十五六年總督薛三才汪可受戶部郎中吳暐兵備李養質驗安性通判馮繼京知縣尹同臯重修

國朝順治二年裁武學教官其武生歸併文學教官管轄九年啟聖祠圯兵備道衣惟孝知縣張世爵教諭谷起雲訓導張漢以舊址湫隘移建學宮西北隅十四年裁後衛教官其衛學諸生歸併縣學教官管轄十七年知縣劉應奇教諭李奇蔭典史吉生光重修

袁懋功重修儒學碑記泮宮者泮於壁宮象璜也所以持情理性而積萬善者也漢武威蜀彬彬儒雅一時稱盛魏武下令縣戶滿五百創置校官選鄉俊造士而崇舉之唐倪若水典州學廣勸生徒范忠宣公營學田擇鄉之賢者以教其人聽政之暇親至勸誘朱晦庵任同安兼學事身率諸生規矩甚嚴勵以誠敬開以義理且為學如不及又以勸諭之古之賢者有邦國之寄則必以得人才廣風化為己任道固宜爾乎盧陵之言曰學校王政之本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宋興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

大立此建之說也南豐之言曰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爲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見此學之作在廢學數年之後惟其令之一唱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此修之說也由歐之說建之如彼其難由曾之說修之如此其易吾以爲建之於未舉之先物力漸蕃而易集難固非難修之於既廢之後人積弛而難勉易亦未易要之宜德流化必自上始尤必自近始成均首善固其端本作則之地也　聖天子臨雍釋奠論道橫經發帑金新廟貌爲天下先而又下詔所在有司及時增葺一如法式然往往費百千之資財積歲月之經營增培無多摧頹如故密雲咫尺神京金湯重地其儒學歷百有餘年己日就傾圮維時昌密兵憲戴公巡歷至邑顧邑宰平六劉君曰學宮鞠爲茂草舉廢修墜蓋賢有司事也其留意焉因出二十金爲之倡時劉君蒞任甫匝月慨然身任其事謀諸紳士出清白之囊鳩登馮之役財無侈溢民不疲勞三閱月而宮廟煥然改觀可不謂敏焉抑予又重有感矣漁陽爲冀州屬邑其視傚宜最先而又等上谷危疆其觀成宜獨後劉侯顧易武健爲和平齊威嚴於愷悌其風俗日以醇其人文日以茂燕趙之慷慨胥化爲鄒魯雍容此固脫劍而祀明堂建櫜而敷文德之明驗也四海有截萬國來同其在斯乎蓋始之於戴公之倡屬成之於劉君之拮据兩堪誌盛矣且侯之新政翦根莠植秀良誅畊桑除螟螣麥岐之歌不在張君游治譜後閎宮有恤不日斯成自非敬明其德何克臻此樹人樹木其效果孰宏多與悋庵鄭公同諸紳士請予言賡奚斯之盛而壽賢侯作人之德於不衰因紀其左

康熙四十一年教諭劉炳增修學宮

李掌圓重修學宮碑文

從來一方文運之盛必得其人以鼓舞之然後杞梓之材應時而出是以澤宮茂草子衿佻達誠有志斯文者所必不能漠然者也如我劉公是矣公諱炳字君昭永平人也公世代書香及至公潛心濂洛熟晰程朱典則鴻文蓋近今之所未有以公之才與公之文宜黼黻朝廷爲海內人文重望振鐸一隅非公志也公以塲屋蹉跎屢試未利於戊子歲僅以明經膺簉實廣文密雲屬古漁陽郡地文武兩廟建立多年歲來風雨飄搖壞桶頹圮不堪瞻視公甫下車輒爲太息但廣文夙號寒氊公獨毅然捐俸重修勸衆輸助十錢之費公居八九前自大殿兩廡櫺星戟門後至明倫堂尊經閣以及武成王廟鳩工伐石峻宇雕梁皆公親身督指工起於己丑年孟春告成於歲之仲秋不數月間而兩廟輝煌俎豆燦然生色則卿屬曰公之仕途盤錯莫非先聖之靈留公爲今日地也公謂既新廟貌以壯其觀瞻必興文教以鼓其士氣乃敦聘明師率密雲子弟誦讀兩廡之下而一時之執經就業者不啻環橋觀聽之多且不惟是自我
朝定鼎以來　列聖崇儒重道凡民間子弟一採芹茆而父兄之差徭盡行優免此誠合郡父母仰體　宸衷之善政也未有子弟既入泮宮而父兄仍當里役者不意密民不經優免者數年斯文墜地莫此爲甚公向邑侯力懇積弊方除然則公之修
廟布化移風易俗並波及士子之父兄其用心蓋亦古矣方今
天子右文崇祀闕里而密之士子叨蒙雅教異日若能乘運之興上而輔弼休明下而克端士習皆公之力也故曰文運之盛在得人於公而清風苜蓿愈覺快然即是以觀而公重道之心豈在伊洛下哉所以密邑士紳鐫碑誌盛以垂不朽云

雍正二年知縣薛天培重修學宮

同治元年知縣張翰張鵬雲唐鉞黃宗敬教諭張慶壬訓導姚龢典史李振樞重修學宮十年落成　光緒六年教諭張慶壬重修

明倫堂

懷柔縣

學在縣治東　明洪武十五年建　正統五年重修　成化六年教諭趙顒重建明倫堂王華作記王華重修懷柔儒學明倫堂記自古聖王經理天下宰制民物新建學校以立五常之教如三代鄉學有庠校序之異名而國學則無異名故孟子云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既明則風俗益美其治教之隆實非後世所能及也降自漢唐宋雖曰立學校以明人倫然徒有其名耳往往不擇賢以立教故不得真才以致用欲其治效媲美蓋亦難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統有天下首以建學育才爲務列聖繼體守成臨御之初祇謁先師孔子廟退卽□□於明倫堂講經之餘勸勵師生崇儒重道至矣盡矣然國學彝倫乃六館師生公會講道有春官以司其儀制有冬官以備其規則以時而修舉所以教育天下英才而不敢少怠在外郡邑以及武衛亦皆立學以收民間之俊秀其有造就而後升庸太學以俟録用若明倫堂之創造儀仗制度之詳則皆有司之責耳豈司教之儒官所能爲哉懷柔乃京兆屬邑切隣輦轂首善之地貢賦雖不浩繁民俗亦頗淳厚往者常議修學不果而講堂歲久頃圮成化庚寅餘姚趙先生蒞教是邑皇皇然欲鼎新重搆者與諸生之賢者商確其事已得一二又募邑之仗義富室得緡若干用是夙夜殫力勞心鳩工卜日伐石掄才塗塈黝堊煥然有倍於昔莫不稱羨其功豈尋常所能及哉時諸生請立石以紀其績先生固止之暨先生秩滿官轉閩政和閱二三寒暑因教諭池州葉君詢得明倫堂營繕之由慨然歎曰先生搆斯堂今無文以紀之功不幾泯乎遂執禮請予言以勸諸右予曰師儒之官以教爲責而講堂之廢舉乃有司之責耳先生之在懷柔講明經典校正文義晨昏無倦而生徒之聾瞶者皆變而爲聰明人材之出日新月盛其教之概己優爲之矣營搆斯堂則以有司之責兼而行之若分內事可謂師範之超卓者矣與世之居是職而置書高閣佁儗歲月罔知教人之功者賢否爲何如有知教人爲績而公宇漶漫則委非有司雖知而弗顧者賢否又何如先生盡責己而不責人非敦善行而修善教者其孰能哉噫成斯堂而阻諸生之立石是不矜一己之善於當時而期後人思之而不忘耶今葉君司訓爲立石於悠久其不肯沒人之善亦難得者懷柔得二先生之善則士風之振倫理之明人賢之出不亦深有所賴耶予亦聖人之徒樂與人爲善故不辭而記之趙先生顒字有孚由明經初任山東五邑秩滿陞是邑教諭又秩滿改授政和葉先生勝字挺柱由貢生分教是邑

萬厤二十二年知縣蔣守浩鑿泮池　天啟三年邑人楊克進等鳩資繕葺三閱月而大成殿訖工餘弗能給知縣周道洽續成

之　崇禎七年知縣劉躍龍修拓教諭王建極作記歲久頽圮
國朝康熙五十五年知縣吳景果重修五十九年地震復圮六十
一年景果泉訓導于二酉重建　道光二十九年知縣呂圯訓導
陸桓紳士高守誠杜廷賢李富德歲貢生曹振德張克儉王汝霖
重修　光緒七年知縣嚴暄典史鄒毓坪紳士歲貢生曹景彬監
生綫際祥綫毓李墅等重修

涿州

學在州治東南隅　唐貞元五年盧龍節度使劉濟剏建韋稔撰
碑唐韋稔新置文宣王廟碑天下郡縣悉有文宣王廟而范陽郡
無者何范陽本幽之屬右碣石左督亢流水經其前後有林麓
陂池之利至于闤闠井肆之大關梁襟帶之固自河達燕口北不
過一二先朝次列縣之級第爲望領戶萬流庸附占者如之兵興
人析茲乂獨阜且陪幽之南百里而遙居鄭之陰二百里而近旁
礴周廣隱然名區大厤初詔剖幽之范陽歸義固安爲州因涿郡
之地題爲涿第爲上以范陽爲治所縣遂爲州治矣然此爲邑
者率以多故未遑建置春秋釋奠蓋伺州之已事假遵豆寄升降
于故階迨今幽州盧龍節度觀察等使工部尚書御史大夫彭城
劉公建中初假口口縣操長是邑覩其遺闕喟然嘆息顧其寮老
曰口所以知君臣父子之義者昔在三代皆鄉里有教兩漢以降
罔不述用三德矧今朝廷須宗祀之詔郡邑畢置清廟溥崇明祠
今州廷大張縣署悉陳而至先師時享無所豈導人重道之意乎
彼劉琨口口口口禮范甯養生徒興化皆所以達萬類而朝口口
口口吾宰三百里作人父母必權輿斯廟以爲人口口口縣前近
里之爽塏心規其制目盡其地度廣口口口平盧舍之區發其居
人直以官俸給以瓦木口口之費匠人作徒之要又以家財散之
人不知役廟口云構聖賢之像備饋奠之器具庭除肅然黎元翕
口皆不待施而悅不待教而變于是置食錢二百萬徒三十員殊
洄之風集于期月時公年始弱冠方剛之日克明古訓君子是以
知公奉若典謨其將來者大矣令廣平宋晙方介直之士也倚法
不削公憂公如私以能名自薊縣而來遷政率由舊履公之躅守而
勿失覩公之爲政而不及學舍異文翁之後罔或繕修琴堂抱子
賤之風恆餘踴躍歌詠不足願言發揚見口微詞以載貞石其所
書者止于教州置廟之實郎夫子茂緒隆德蓋存諸史冊且溢于
今人之口豈余頑童敢記頌焉銘曰振頽周室警寐殷楹曠千百
年炯作世程大唐御極治致昇平六五函三是敦與同聖王既興
夫子乃貴口茅列爵建廟崇位蘋藻載海豐蹟革思春誦夏絃口
口辨志惟范之陽巍焉建邑朝命有作州廷乃立廟革新題堂昇
故級縣宗寄奠生徒罷習崇崇大賢昔歲臨茲匪頒勞役克就嚴
祠美矣像設森然具儀風化之源一至雍熙斷斷伊人恪居所職
食蘖苦志戴星任力瞻我宏規闡我明德爰琢琬琰作階之側

遼統和中徙城西南隅　金大定間汾陽郭預顯武將軍梁傚
先重修黃久約作記黃久約重修文宣王廟碑云昔吾夫子稟天縱之蘊生知之聖生于晚周歷聘不遇會其
弟子門人傳道授業于洙泗之上德至博無位而不得施道至大
無時而不得行于是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使夫後世之人達
三綱明五常知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序仰事俯育養生喪
死優游久長而無鬥爭傷殘之患不然則生人之類異乎禽獸者
幾希是以孟軻氏稱其德以爲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
未有如孔子者韓愈氏稱其尊以謂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孔子然
社稷其位所不屋而壇未若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
配天子之貴皆北面拜跪禮如親弟子者世靡然宗口無有異議
孔子既沒秦漢以降時君世主褒揚尊大惟懼不至崇飾祠宇肅
象容貌春秋祭祀務極以奉承之意以稱嵗烈四方郡邑之廣承
流宣化亦莫不然蓋不如是則聖師範模百代鈞陶萬類之功安
在其爲追敬而展報也頃者黔黎失業百神之祀前日之崇階宏
構或變而爲榛莽瓦礫之場存者僅一足庇風雨過者徘徊咨嗟而
去可勝嘆哉國家開創之初方以混一車書削平僭僞除苛解嬈
易法更制未遑庠序之事然于吾聖人之道未嘗不嚮意焉今文
口武熙天下安乂追述先猷潤色鴻業由是禮隆樂備百蠱一新
乃詔有司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內自京師外周藩府士有常數官
給所須方領矩步之徒振振洋洋抱負墳索四方畢至文風載郁
復見太平自爾遠近慕傚一時黌舍與夫宣聖祠廟飾陋扶傾稍
見隆就真至德之舉也獨范陽舊有夫子廟在城東南唐貞元五
年盧龍節度劉公所建遼統和始移置于此年禩綿遠不時繕完
將就傾圮前爲守者亦非無意于更新徒以州治當南北之衝四
方行李取道往來十率八九使客冠蓋旁午晨夕疲于應接又案
牘簿書視他州爲繁倥傯日不暇給故視之漠然以爲爲事大定
二十三年冬汾陽郭侯預自尚書郎出殿是邦下車之初以合從
事伏謁祠下既而周口口宇憫其傚陋爲甚慨然變容退而嘆曰
爲政之先得不在于斯乎矧聖天子在上闡彌文緝墜典凡所以
尊禮先儒誘進多士纖微畢舉發於誠心而吾州近　畿甸之內
迺不能欽識德意助宣風化況疏遠者哉于是命工繪圖亟議改
築計所當費約用錢二十餘萬卽日移文計司久乃得報減三分
之二止得其一既不足于用方左籌右度未有以爲計其僚有
武將軍梁傚先者爲主倉庫官毅然以身任其責造黃堂而請曰
傚先里人也上世以儒學取科名享爵位小子不肖亦賴先人餘
蔭入官秩登五品迹所由來非治心行己仰尊聖師遺訓何以臻
此今廟在鄉里廢毀如是貽使君憂心實恥之願因斯時會里中
一二大姓及子弟之業儒者各出私財以佐用度傚先雖不敏苟
畢力悉心勸督工徒期辦此事若無難者惟公圖之侯聞其言而
義之卽爲割月俸并諸贖鍰盡付之授之以成須厥效于後起二
十五年夏四月二十日癸丑訖五月八日庚寅總爲屋十有八楹
制度小大廣狹悉因其舊榱棟之腐撓者撤而易之垣墉之頹靡
者築而起之階戺之缺鏄者甃而完之蕪雜荒翳涂塈漫漶中奠
廟室旁列東西兩口口于大門庖廩齋舍各有次第皆備無缺
工募于民厚與之直役夫則用胥靡之徒豐其飲食皆不戒而勸
舊圖六十二從祀弟子及前代名儒之像於殿壁十哲塑像之後

則改繪于兩廡諸費除官給外獨用錢四十餘萬皆出于衆人之
樂輸非有所畏迫勉强而然者落成之後公私改觀父老稱贊咸
謂不有刋勒何以示久遠侯乃遣人走京師遺書其故人須昌黃
久約爲記屢辭不獲記曰嘗聞昔人有云右者自天子之都至于
鄉邑皆有學奠先聖先賢于其中近世立廟以事孔子議其非是
且謂曾不足以尊聖而稱其德徒爲變先王之法而已今學之在
鄉邑已亡矣學者得見古人奠饗之禮幸廟存焉爾復又廢焉將
遂不復見也則奈何此侯所以日夜疚心睠睠焉思有以脩復之
凡以此也噫能推上崇儒右文之治而致之民且使古人事吾夫
子之禮不墜地于後者侯也能成侯之志者僎先也是故不可以
不書乃粗述其大略而爲之銘以詒夫郡人使時歌之以無忘侯
之德與梁之功銘曰卓哉素王百世之師出逢周衰大道蔽虧立
言著行是訓是彝有國有家政行令施祇幸軌範永作表儀生爲
至人沒有嚴祠袞衣煌煌巍然面離春秋奠薦著令攸司范陽遺
宮有年于茲日毁月壞風雨弗支郭侯下車經之營之去故取新
付託疇咨允毅梁君造請以辭願幹茸事惟公之爲市材傭工費
鉅不貲費足于公競捐其私屹然崇成曾靡愆期學者用
勸祀事以時之德之功去益見思後來之人尙敬勿隳　元至
元二十一年御史趙天爵病其荒陋因城東舊址重建翰林侍讀
學士李謙已作記未見　至正二年判官張珪重修蔡欽作記蔡欽重修
孔子廟碑天生斯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惟爲氣禀之拘
人欲所蔽不能以自達四德之固有五典之當然故有賴於聰明
聖智者繼天立極作之君師治而教之以復其初也大哉夫子之
聖生周末未嘗得君師之位是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删詩定書
贊明易道制作春秋以經法天乘世立教綱常民俗亘千萬古而
不泯有國有家者罔不通祀皇元受命首崇斯文尤嚴祀典天下
郡邑許建廟學追王者之封加大成之號其崇奉之道至矣涿古
之名郡城之巽隅故有廟學自唐貞元歴今大定興建顛末先儒
石刻俱有可徵至元二十一年御史趙天爵按部至州憫其荒陋
割月俸倡率郡寮因故基創建殿宇翰林侍讀學士李公謙已嘗
文諸石樹於廟廷迨今幾六十年縣歴歲久而暨塗剝落梁棟腐
敗弗蔽風雨事經累口存意繕完者有之以州治路當南北輻輳
之衝使軺旁午朝迓暮送事急政繁未遑葺理至元庚辰東安張
珪以廕補官由大甯簿來判是州視政未幾總府聞其才幹選徵
赴都命主郡牧芻藁出納有方秋毫無犯事竟還州拜謁宣聖廟
廷顧其傾圮慨然興歎曰廟學者善教化正彝倫人材攸出首善
之地國家之所崇奉致有崩摧瀆神莫甚焉知斯州者不得不任
其責於是謀於監郡忽林赤同知州事秃魯沙幕賓呂忠王元孝
以暨范陽屬官監邑令簿咸悅兹舉各捐己俸以倡於首郡之文
儒衆吏多士秀民間風慕義樂輸私帑雲集影從翕然助之保定
張德輝博文碩儒適主郡校始終其役凡木石瓦甓之用悉酬之
以善價至於民傭匠藝之工亦皆給之以厚値會計所費餘數千
緡一毫未有擾於大農者即涓吉日率作興事榱題桷棟朽者撤
而易之罅者補而完之傾欹者正之漫漶者飾之殿制巍然宏敞
壯麗十倍前規經理聖門賢廡講室齋廚次第一新非復疇昔之
可比也繼而房山至慶來賓州幕展禮庭下覩其廟貌尊嚴甚稱

敬仰然而傳道先師配享位列尙或口序其於奉祀之禮情文不能無相戾者乃遵盛口口金募匠增塑鄒公沂公之容改飾復聖亞聖之口歲春秋月旦望獻享釋菜籩豆之列升降之儀無不修舉是役也經始於至正辛巳之秋畢成於壬午之夏釁衈禮成校官張德輝偕幕官張鵬翼懇持安陸府教授郡儒王良所狀興造之蹟謁文於欽以誌歲月欽謝不敏其請益堅謹摭其實而謂之曰廟學廢興固其時也亦在守土之官向與否耳方今文軌渾同皇仁一視惟務博選賢良以充守令期布宣風教興學養士變革民俗以底雍熙之治今通判張侯職居倅貳能以斯文爲已任其用意有過人者幕官王君秉心樂道維成善績刱其寮屬又皆卓越之才炳炳相望契會一時恪勤官次不負委任深體聖上崇儒重道之意雖王事鞅掌簿書期會之煩而拳拳於風化之源振弊改作同濟事功爲悠久之計觀政於斯可謂知所先務也噫廟貌崇矣仰聖賢之遺像學校興矣昭世教之大倫將見比屋化鄒魯之風士子企淵騫之德民俗丕變人材輩出用爲邦家之光者自茲始不可已也於戲盛哉昔漢唐文翁常袞之化何以異於是故爲一言以敘作新梗概以爲後口口帥於民者勸銘曰大哉孔子垂教無疆百王軌範萬世綱常堯舜文武祖述憲章漢唐而下歷代褒揚聖皇御極化被遐方口武宗文吾道彌彰加號大成誕告多方涿設廟口口於有唐金源作新記石載詳至元重建經歷星霜剝落壁塗腐撓棟梁葺理興思前政靡遑張侯至止顧瞻彷徨愀然改容旣懼且惶亟謀更修僉言允臧悉捐俸金鳩木陶甎郡者士民樂輸贊襄補罅易朽榱桷斯卭屹然遂宇崇彼穹蒼王君繼至樂道心良兗鄒沂鄒配享升堂於穆晬容冕服煌煌春秋釋菜宮懸樂張禮器嚴陳牲幣芬薌肅儀獻酌逢掖蹌蹌通祀罔極亦孔之光美矣儒風隆哉郡庠學者趨向日就月將民俗熙熙弦講琅琅宏構落成咸歌循良日事曰功遺愛流芳鑱石勒銘永紀不忘

大德五年重建李元禮撰

碑見末

泰定四年學正曹口置禮器揭傒斯作記

揭傒斯禮器記 古者祭器儀象罍洗登豆之屬皆以木簠簋籩筐之屬皆以竹後世懼其速朽也不能以時易者範之以銅取便于有司而古先聖王之制僅存其名號焉惟昔涿州孔子廟皆尙陶殘缺苦窳將事者恥焉觀者議焉有司莫以異泰定四年秋盧陵曹君明則來領教事始白于有司馳數千里還盧陵範銅以易之及有事于先聖先師齋肅秩栗昔之恥者誠敬之心生焉昔之議者慢易之心泯焉遠邇來觀俯仰嘆玩雖非古先聖王之制有不暇計于是州太守命范陽令杜肅府而藏之屬奎章閣授經閣傒斯文而志之或曰範金非古也其亦必有所受矣胡莫之或改以徙古也禮有損益器亦宜然況世所寶三代彝鼎罍尊卣之屬皆範銅爲之也皆自天子至于公卿大夫所作以貽子孫者也雖不可盡信然其來固已久矣謂範銅之非禮古人亦且爲矣彼皆欲爲長久計也皆欲爲法于後世者也且觚不觚固非觚矣謂木之觚爲觚金之觚爲非觚可乎學至孔子可謂知禮也然逢掖于魯章甫于宋舍麻冕而從純非歟必以古爲是而今非則涿之用陶蓋有虞氏之所上也以木以竹皆非禮也而可乎夫敬者禮之本器者敬之輿也嚴其器所以存乎禮也而恥焉而議焉則敬何由生禮何由行歟故泥乎古者不足以適今膠乎器者不足以言禮故記曰禮從宜傒斯曰祭器者

順天府志六十二

所以交于神明者也非飲食之謂也苟知禮之本矣雖從宜可也
嗚呼曹君可謂達于禮乎是器也苟知有司其謹藏而時出之仍
刻其日于左方

學正龔仁實築屋藏書何伯琦作記

何伯琦藏書記自畿内至于海隅皆有學
學必有師而世之爲吏者或不知學正所宜修師或不知修其所
宜教于是無以厲其民人而道義不得與也蓋得其所教雖窮陬
昏蔽之俗猶可與易矧近在邦畿以接道德之光華者乎夫先王
之道具于經三代而下政之治亂著于史後之立言者達是不足
以名也而學者亦無以正心術而成士君子之材龔君仁實爲涿
州儒學正顧瞻學宮經籍猶闕于是捐俸市書以資學者之講習
口得經史共若干卷裝潢整飭籤帙鮮好州士大夫咸以爲美遂
搆屋大成殿之西序庋儲之丌閣齊平扱緗考緗靡不宜稱嗚呼
聖賢之遺言非獨使人玩思爲干世取祿之具也設科取士其制
蓋曰論于鄉以觀其行考諸經以驗其學較辭華于采覈之博論
政務于舉措之宜其術精且詳矣使從事者果能盡如其說則人
才寗有不足之嘆哉龔君典教是州既蓄書以待學者又得賢大
夫爲之鼓舞苟得美質持行之士克力于愛親敬長之實由是而
討論問辨以求聖賢之學之傳知本末始終觀感興作以致其極
而底于成庶可謂無媿于其職矣若使以先哲典籍學校所宜有
尊而棄之以爲觀美則非予之所望乎州之士也因爲記勸諸下
以勗來者

明正統元年知州朱巽重修金問作記

金問重修文廟碑涿爲京輔郡學校
之設非直外靡比也其英才出而致用宜不減於巽時西視殿倫
堂凋敝弗稱國家口選賢良以惠幸茲土政聲卓卓前後相望而
未有口興之者宣德初姑蘇朱侯巽來守是邦既展謁廟下即有
志於修復事每致於所急久未就緒皇上即位口詔學校有司宜
加勸勉侯曰任師率之責而於教養之地闕而弗圖何以奉揚文
治以口口人乎迺口口僚佐出私帑以爲師生倡州人之樂從禮
義者亦口資焉以正統元年夏四月肇功殿堂門廡齋廬庖口楝
桷之撓腐者以堅良易之弛於上者密而覆之口於下者平而甃
之黝昧於其間者皆藻繢而渙澤之聖賢像設又皆嚴飭而炳絢
之告成於秋七月庭榮室疏修然增觀既而監察御史涇川程君
富以學校之在圻内者奉命專督謂侯茲舉不可使無聞於後逮
正統己未冬學正王君穩請文以壽諸石夫爲學之道治其心而
己蓋心之實體通乎天地而酬酢萬變通乎神明舍是而他求則
無以成致用之功而亦非聖賢之學矣探事物之賾而必審夫天
理人欲之機驗日用之常而必篤於忠君孝親之實精思力踐期
不失其本心焉故士之法本操履以求其志節考經訓以勸其學
術於治事之要以懿其展濟於適用之文以究其才華必有以得
於聖言之微心學之懿而後謂之有成夫如是則雖載高位享重
祿乘美口良蔭崇藉厚非幸也宜也若夫冒虛名以厠文學之場
飾浮辭以班掄擇之列而於道有未聞學有未口張張然惟進取
是務口亦獨何哉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亦泮宮落成而頌
禱之辭也故予口口諸君子誦之有志於學者可不深思於此哉

成化十八年知州張遜重脩劉珝撰碑未見

嘉靖三十八年重修楊淪撰碑未見

隆慶六年知州沈應坤重修大學士申時行修

撰張元忭撰碑申時行沈侯修學均田碑云涿守沈侯旣爲州之踰年隆慶辛未實始修學越明年成遂均田屬其貳秦君庀事浹月告竣學凡展擴舊址若干步增築師生廬舍若干楹爲尊經閣一爲堂三表以綽楔繚以周垣隘者闢圮者植撓腐者堅黯黮者麗旣成而民不知勞焉田凡沃衍之地若干項岡皁水泉林麓之地若干項稅若湯沐之賜營牧之場不與是凡畝以步計區以畝計權畝以制賦權賦以定役無侵畔無棄野無漏籍無溢稅旣成而民不知勞焉涿人則相與歌曰思樂泮宮作之渠之侯所作矣髦士攸宜又歌曰倬彼甫田我疆我理惟侯甸之嗟我婦子于是秦君使來者告余請記余嘗按西漢長吏京兆馮翊之治大抵厲使少年摧擊大姓以明察武力勝舉其職愉快而已而蜀郡文翁修起學宮招延博士弟子士乃喟然嘆興于學名信臣循行阡陌作渠治田爲民興利便南陽賴之史家列之循吏夫此兩人者令與察士健吏絜智度力不同日語矣要以順流鑿疾修廢舉墜宣導其鬱滯而孳孳務民故足述也涿爲州隸京兆其治視漢馮翊侯之明察武力足以爲治辦樹赫赫名乃獨先教化急賦役使操縵鼓篋之地煥焉更新民版賦籍畫一可守迹其所爲治可不謂循良任職者乎然文翁當蜀郡富饒之日乃至減省少府用度信臣固自首事時而已立石田畔防紛爭蓋規設[illegible]置其難如此涿綰轂逵道供億百需之所仰給公私益貧列侯貴人奇眦大俠所侵奪并兼甚重蠹事不可勝詰有司議征繕則憂咄乏務蒐剔則畏怨言此其勢尤有難者侯乃從虛耗之後興不資之功承積弊之餘終無窮之利其功等而力倍事成而上下安之則惡用明察武力爲愉快哉余謂涿人知謳歌頌嘆樂侯之成不知侯身爲之之難也故論著之後有傳循吏者得以覽觀焉侯名應坤山西蒲州人秦君名登吳江人諸有事茲役者並得書于左

萬厤四年重修田汝麟撰碑三十六年重修馮盛明撰碑未見

崇禎三年重修朱大啟撰碑未見

國朝順治四年知州聶進貴重修高旻撰碑未見　康熙六年知州李勳十一年知州傅鎮邦十八年知州曹封祖先後修葺封祖自爲記未見　乾隆十七年知州李鍾俾重修二十二年州人楊琨建議重修知州吳世臣助之　道光八年知州趙庭椿重修學政潘錫恩作記潘錫恩重修文廟記自古明人倫端士習善民風飭紀振綱敬教勸學上以儲國家經濟之才下以收閭閻輯睦之效豈非由學校之興也哉夫學校之教以禮爲先學校之制於禮經爲著儀禮古經有學禮一篇見賈太傅傳而今不傳今小戴記王制文王世子學記儒行大學諸篇其立教承學之規制留遺不朽後人得以因革損益各臻明備者實由東漢大儒鄭康成氏從涿郡九江太守盧君子幹所敘畧者注之以行世康成與子幹同事扶風馬季長而子幹以禮記特多回宂爲之解詁凡二十卷洵如魏武所稱學爲儒宗士之模楷者及後周盧君景宣又爲大戴禮注以纂前修涿之代有名儒專精禮學也[illegible]自盧氏始矣

然則官於涿及生於涿者景仰先哲必能深思古人所以立學之意敬愛保護之無使傾圮涿於學視他州縣爲易其於修學之舉宜衆視爲當然非徒以爲趨義而已雖然涿於京府最爲衝要冠蓋往來結轍於道涖兹土者求供億可幸無過足矣其孰以學校廢興爲兢兢而修葺建造之是務也錫恩奉　命視學　畿輔三年於兹按臨所經出入於涿者凡七稔知州趙君庭椿之賢兹以重修學宮事來告取其圖畧閱之蓋州人部郎盧子端獻承其先宮保兩廣制府坤之志首輸白金千兩以爲倡率涿州士咸欣躍相效集資赴工宮保故子幹景宣之系裔於此見訓行有自遺澤孔長又得賢牧董勸鳩工充其費之不足者以蕆事凡宮牆殿閣綽楔庳者崇之狹者廣之缺者補之亂次者正之失地者復之酌豐約之宜盡規畫之善以視前人之屢修而未當者其相去何遠哉君子學以致其道涿士游於學居於學者內本鄉先大儒盧氏傳經之意以端其志業上體　朝廷教士敦本務實以善其身修飭其行昌大其文章豈非涿俗之美而賢牧及爲師儒於此者之所屬望歟故爲記之且以勗後之踵事而勿替者也　咸豐八年學正劉正思建齋舍十楹

房山縣

學在縣治東南　元至元元年邑人僉徽政院彌禮翔建　大德八年知縣王傑拓殿後地建明倫堂　延祐元年知縣王恕建兩

廡規制始備魏必復作記魏必復建學碑記皇元大一統憲百王作新廟宣穆穆天都樂備禮嚴皇惟首善新民以警風天下房山奠邦畿旣載宅朔方距都城百里在上置縣肇金源六葉隸名京畿曰奉先國朝因兹山改命距金百餘載迄未有先聖先師至元甲子命徽政院彌禮於畇造員中省幕本縣巽方舊基地廣家贏敏者再始潛心經度禮縣人也大德改造俾直學料顯甸監縣牙忽宰宋世昌簿楊政尉本八剌主吏鄭惟良咸自誦此則我職敢不敬應于是庀工蕆役禮偕縣人知湘潭州張汝楫輸楮幣以倡是年正殿成明年神門成又明年邑人劉仲勉工塑設像大成巍南面亞旒被衮兖鄒兩公十哲序位左右侍準古範陶祭器作器室春秋釋奠一如監學通祀儀大德甲辰宰王傑簿史忠尉小云失隘殿地後不稱繼續二畝有奇搆明倫堂傑作治甚力甫畢及瓜延祐改元春宰王元恕念惟兩廡未備考之故從祀闕今歷年所禮謂宜亟作治不爾後視今猶今愴前也卽與捐俸入疏平昔交同志以相厥事合楮幣餘三千緡屬監縣民安答宰元恕簿伯任尉張彥澤起兩廡庖湢內外門墻未備者先是詔罷不急役令者謂方春事東作宜弛廟繕修令與監縣已下相謂曰教化國家急務風俗本原奈何廢弛刱是役也歛弗及民朽者梓者悉疇傭以直陶者斤者悉以能售兹俾遂事則觀民以禮勉吏以義孰敢忽諸于是胥徒隸兵咸入役身涖之不兩月煥然就敘繪從祀七十二大儒二十四新祔十賢儼像攝齊東西其冠冕服黼黻並取式監學應圖合禮廡有差廟門夾兩翼致齋室內外按圖制悉具登降有度有數士子謁廟事畢掌石局事張彬亦縣人亦目擊心

悅欽萃美礱碑廟庭請以是役前後發用之誠作新之勤具載金石貽後人勿替今之功其設心勸善有在矣直學料顯督工既久考敘始末禮卒民安答元恕伯住彥澤新監縣哈魯丁者宿高榮弭祛執簡諳必復合辭一懇銘究觀吾黨職承宣者其戮力風俗之本非直爲觀美思作新一鄉之善士思觀民以禮思勉力以義京輔密邇子數子曷哉廿祀而致其誠茲義舉有始有卒者始卒者何大書屢書而已屢書者何持敬而已持敬則于義理日新義理日新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觀政官府善俗比閭克復三物賓興沐浴膏澤一歌詠勤苦即事即物而教之發見于日用率是天下何思何慮於一鄉乎何有必復不敏在恂恂鄉黨既不得以辭語淺薄遊聖門者難爲言自解謹齋沐作銘曰元統天道無外百世以俟父子親君臣位有苾通祀崇門廡正陛所德禮稱是敦化遠求道邇邦民所止禮之履義之揆勿亟勿已躋俗美講物軌邑政數子口口口政相起齋栗顗顗鄉校倚頌聲企文載攸始

明正德十年知縣曹雍改文昌祠爲名宦鄉賢祠御史盧口命之徐縉作記未見

嘉靖三十三年知縣張汝能重修陳以勤作記

陳以勤重修縣學碑記房山附圻內最近迺其徵歛冗襍力役繁興民之疲于輸作者較他邑爲甚以故學莍圮敝然吏嘗力有所屈欲葺之而有所不暇也頃濟南張君汝能來涖是邑其才既足以勝其難而又慨夫學之不足以興起士類也蒞事無何亟以序修舉之文廟爲先次明倫堂次齋祠次門墉蓋始于嘉靖三十三年三月成于三十四年九月也於是學中弟子邱文實等相與樂張君之賢而來請以記勒竊謂先王爲治之道今不可復見矣所僅存者唯學校之制而已顧古之所謂學者有六德六行以爲之教有絃誦書禮干戈羽籥之屬以爲之業其行于中也有飲射合樂養老勞農聽訟受成獻馘之事以習其所見凡以磨揉而長養之俾內復夫天命本然之性外節夫耳目手足之欲因示以天下國家之務其豫有以知之而不惑于既用也其教人之法可謂詳也已矣陵夷至于今其法固已盡廢凡師之教于學者惟專于章句文藝之末而弟子亦靡然相與習學焉以冀不失乎有司之尺寸則與古之所以爲教不同矣是以古之成材常易今之成材也常難間有一二稍稍樹立者則皆以爲得諸氣質之自然也由此觀之學之于人材其果無繫也歟雖然先王之立學也所以成天下之材而期於俛焉以盡其實者也由今之制而不失其古之實又安可以泥于教法之同乎嘗考文盧江之治郡也修學于成都市中既其所教于躬自飭厲造士受業外一無所謂古之法也而士人遂至于大化至於魯仲尼廟禮器儀章甚備諸生咸以時服習其中觀之者至低回而不能去然卒未聞其有成就可數者也即斯二者而言古法可以盡泥乎哉亦在士之自盡其實而已夫復性節欲而不闇畧于經世之用此豈有難盡者乎即始于章句文藝之間而兼致修內檢外之學以達乎天下國家之務則今制非所以爲累而深有以諭夫爲教之實及其材之成也自與古人等耳儻以教治殊異而猥言夫今之學無繫于人才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躓之難輟足不行也豈不惑哉今張君之治房山也獨先于學亦庶幾乎識此矣且房距京師僅百里其風教常在于耳目無所謂遣詰之勞也諸士誠自盡其所

教之實與夫專守章句文藝如魯生之固于所習也古稱和廉義勇而沈靜迺其士必不委于法之靡而自盡其實以振起一方之人材斌斌由今日之學始矣因是以推其材之盛其士之自得也夫其亦有以興起之也夫斯可以論張君矣迺爲之記而倂道夫古今之所以教也

隆慶四年知縣李琮邑人王祿重修

陳庭訓重修縣學碑記

房山縣建置學宮舊矣嘉靖甲寅春張侯汝能嘗議繕葺之距今垂二十年土木之工復就圮泐朽濾士罔攸墍會城武李侯以才名來莅縣事至之日謁視廟學瞿然起嘆曰昔鄭在王畿之內學校弛壞詩人爲子衿之篇以刺之琮忝天子赤縣吏修禮典學職之大者作新之役其敢弗敬圖之遂急具牒聞于督學御史傅公既得請于是捐廩斥羨並取諸好義而樂助者經用既贍乃鳩工掄材諏日與事首櫺星門次殿堂次東西廡戟門次齋祠庖舍之屬盡撤其舊而新是圖既訖工丹黝華絢粢桷顯麗豆籩簠簋陳列有所士鼓篋而游者胥躍然以喜低徊而不置云李侯則以書來屬余曰願紀其成且乞一言以詔多士也余憶甲寅歲茲學之修家大人在吏垣實記之懇懇焉復性經世之旨揭如星日余不敏何能復嗣音乎既不獲辭則爲之言曰自故明定鼎幽燕房山去京師不百里諸士者所謂皆京師之秀也昔成周盛時黌序宗師教化宣朙賢才之興惟京邑稱最故都人士之什曰狐裘黃黃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蓋美之也夫不徒威儀美辭而必有忠信之行乃可以傑然振拔于萬民中是觀之詩人美都士之意在此而不在彼亦可識矣惟故明祖宗列朝建學立師嘉育士類而首善自京師始士環輦轂而生者鎔鑄訓澤蔚爲人文往往惟視宇內然而都會通達之區利祿之欲腐目薰心自非卓犖有立者多爲之汩沒于中而不知痼故做也競而靡通而易澄而識之道盡而忠信之眞泆亦其勢然也房山密邇天光縫掖之徒被服文雅與京師等而邑獨僻左衣冠車從之所不衡貨貝綺組之所不集士產其間耳不習奇詭詼詭之談目不習淫袤盛麗之靡類皆專愨朴茂吶吶純謹有先生長者之遺風焉蓋詩所謂行歸于周者庶幾近之夫士以德行爲楨幹文所以翼行者也孔子論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至于用禮樂則崇先進語躬行則謙讓而不遑所重于敦實尚行者蓋如此今諸生居文明之鄉而又能全其朴既彬彬焉追琢而金玉之矣然余所願于諸士尚當悉斂其盡飾者反而求諸身心性命之間日鰓鰓焉以綱常倫理相勸勵禮樂經術相摩切言必書實毋譎以盜名行必履素毋矯以衒俗務使道德之實粹然純備于躬則文章事業胥由此出異日者離蔬釋屩騰茂實而策休光以臨民則爲良吏以立朝則爲名臣豈不巍然稱爲萬夫之望哉若但峩冠裒綦崇論潤語而詡詡然自命曰都人士則吾不知之矣夫文王在上而譽髦咸興者感于時也魯侯既作泮宮即有濟濟多士以克廣德心奮于地今當天子初御萬年之歷方敦崇儒術以文太平迺房山之學宮鼎新式逢其會諸士得時與地若此當必有碩大光明之才應期而出以爲茲學寵重此固李侯興起庠校之意亦余所倦惓厚望者忠諸士其懋之哉是役也經始於隆慶五年七月落成于萬厤元年四月約其費不貲而中貴王君祿獨捐千金終始其事觀今日珥貂者卒其靡財以飭浮圖氏之宇而王君雅尚若此因並書之相是役者爲學官李守眞劉祖堯等以李侯書來請余文者則諸生馬欽陳嘉

謨王大鵬
劉一鳳也
國朝康熙三年知縣佟有年重修田麟重修學宮碑記房山古稱玉宇洞天幽燕之奧區也以其
右翊神京三舍而近幾務騈集規畫孔艱吏于茲者鮮克以賢
能著佟侯有年負卓越之才綰符百里于康熙二年來蒞此土甫
下車而鋒穎見纔踰年而庶績熙載星出入百廢咸舉而于學宮
尤加意焉原房之建學自至元甲午昉也一修于嘉靖三十三年
再修于隆慶五年曠世以來歲久圮廢佟侯于是軫念而繕葺之
鳩工必棘選材必良經始落成必勤且忠向也風雨飄搖鞠爲茂
草今也層甍重祀鳥革翬飛丹碧黝堊美輪美奐渺者堅矣隳者
飭矣闕者增矣是舉也有數善焉不捐官帑不困民力上以妥先
聖之靈爽下以安博士弟子員之肄業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詩人
所以致美也維時弟子員顒瞻釁序愕貽而改觀咸舉手加額歸
德于侯思所以爲侯志不朽者則旅而請余記其事勒貞珉以詔
將來余適進弟子員而諗之曰學之有繫于風教也尚己四境無
絃誦聲國不可以爲國也治化始于澤宮民風視乎士習自古盛
王良佐必以崇學爲先誕惟 世祖皇帝肇膺洪圖右文致
治暨今 聖天子丕承厤服觀光揚烈嗣位之初即黜王安石
之制義敦尚實學俾天下學者習知古今治亂盛衰之故典章制
度之由財賦錢穀利弊之微禮樂兵刑機宜之要陰陽五行之何
以變遷天運人事之何以通復是故周悉乎經濟所從出理義所
由歸淵通奧博古學蔚興矣向者浮夸靡曼之習于焉一變爾侯
繕葺學宮之歲適當功令敦尚實學之年事會偶符天人協應且侯

房邑密邇首善化行自房之士即宜仰體 君父立教之心恪
遵爾侯董率之意誠使寢食典文佩服彝訓則有胡安定設教蘇
湖之規條朱考亭授徒白鹿之則例大約不外于尊經稽古敦行
三者尊經則千聖之心法以傳稽古則事理之源流皆見敦行則
孝友婣睦之風以起是以進業者有小成大成之別不率者有東
寄西棘之擯明敏者勇于自立懈弛者愧而知懼師必端嚴友必
直諒故其涵養既深展布自遠任艱鉅之事履盤錯之途定大謀
決大疑禦大難氣志謐如而紛糾悉解上之爲公孤九列卑宜何
則其實學之素積者然也如是斯無負 君父之立教爾侯之
董率矣房之士歸而昜諸記成系之銘曰偉彼 聖風肇基巽方湯
湯蘆水峩峩大行光融攸萃蔚爲天章大道不湮載
揚載緝廣厲景休永垂靡極昭德紀功有貞斯石 □□□年
知縣李廷幹改建尊經閣閣之南築堂五楹王圖重修縣學碑記李侯之爲房山也薄
賦輕徭鋤梗優善振窮恤匱樂告濟災政是以成民用大戢己迺
進其父老子弟問所宜興革者博士諸生進曰不腆敝邑左蘆河
右太行山川迴環獻奇露秀其于形勝亦奧區也密邇首善不百
里而遙草昧之際張氏盧氏皆以相繼人材洊至鉅卿迺者不當
聖人作人文教翔洽山陬海澨之士占一經治一藝者無不鱗集
仰流輻輳並進以登天府而吾房迺愈益索莫不振青衿之徒進
取絀爲在堪輿家言則學宮之以也其陰壓于民舍逼塞而不行
其陽蔽于長垣纍纍而不耀且也廟之北爲明倫堂堂之左爲尊
經閣閣與堂兩大並峙主客強弱之義云何若由是因循舊貫也
將終不利于吾黨小子君侯其圖之李侯曰堪輿之言君子所不

道也雖然與其使二三子地脉是罪而隤然有自廢之意者吾何敢憚征繕不以鼓舞二三子俾砥礪維新庶幾獲茅茹之吉而有所改觀于否塞湮鬱之後也于是首捐俸以倡而一時學博弟子若士紳之好義者翕然從之各助金有差以百金購所謂民舍者從尊經閣而北之閣之南搆堂五楹以居絃誦毀長垣致爽塏焉異時形勢家之所稱不利者業已次第改觀乃益繕治廟宇若堂若廡若門若祠若庫椳棟之朽蠹者易而堅良瓦石之竅剝者易而貞潤丹堊之漫漶者易而炳煥而肅肅泮宮于是乎新矣博士諸生相與歡忭踴躍舉手相慶謂從茲以往文事其有興乎因結侶走都門乞不佞一言以揚李侯之績且以昭示永久不佞敬諾因進諸生語之今聖明在宥自京師以逮郡國莫不有學將以尊道術乎抑僅以與文事乎士之從事于學將以淑身心乎抑僅以梯進取乎以尊道術而淑身心古人之學也故曰古之學者為己以與文事而梯仕進今人之學也故曰今之學者為人古人之學唯其有得于己是故紛華無所趨其外得失無所恒于中其出而應世也喜怒哀樂是非毀譽之際皆卓然有以自主而不為物役故其特立獨行之概足以砥頹波而楨王家今人之學惟其意主于為人是故當其屈首鬻序呻吟咕嗶剽竊湊泊以希異日之青紫目若望羊心若懸旌比其得志泛然無所挾持若中流之無維楫人喜亦喜人怒亦怒人哀亦哀人樂亦樂人是亦是人非亦非人毀亦毀人譽亦譽沉湎于噂嗜翁呲波流茅靡之中而莫能自拔由前所稱得一二人焉足以稱盛由後所稱則雖連袂而登接踵而奮以侈科目之美談則可矣將以稱為士風之振而無負縣官廣厲作新之意則未也堪輿家言倘不盡誣房山之士將必有鵬搏鶚起以應更始之會者吾將拭目而觀之第其本謀僅出于與文事而利進取未盡引于聖人之繩墨吾故推古今人已之辨使諸生瞿然自反于道術身心之正他日有所挾持不至追趨儕俗為門牆羞豈惟道學之光在事者亦與有華寵焉諸士歸試以吾說質之李侯倘有合于作人之微指則三尺之□石姑取弁焉可也李侯諱廷幹關西三原人甲午鄉進士

□□年知縣毋配坤教諭何良策重修　乾隆四十九年邑人重修　道光五年知縣張翰仙金鼎梅重修

張翰仙重修文廟碑記

房邑文廟自乾隆四十九年重修歷年久遠風雨剝蝕棟宇滲漏不蔽風雨余心甚慊且月臺及兩廡大成門各處均無臺級每逢祭祀升降維艱左右角門亦皆傾欹泮池壅涸橋翅歪斜若不亟為修整何以昭誠敬而肅觀瞻遂商諸寅好各捐俸廉令邑紳張應宿黃賢李本業劉燮堂等出勸士商樂輸踴躍卽擇吉三月二十一日興工應添設者添設應重新者重新加以丹雘不數月而廟貌煥然矣惟櫺星外東西花牆及泮池亦經修葺工猶未竣改調鄖鄖接任金君來蒞茲土勖勸辦理成此大功應將士民出錢數並修理處所誌鐫於石

霸州

學在州治東　元元貞二年知州劉甫判官崔孝恭剏建　至大

元年知州王崇道增修　皇慶元年知州楊世彬郭渥王從善重
修　王思誠重修廟學記爲政之道其所始在於厚風俗厚之之本
必由於學校是以教隆於上則俗美於下理之必然也百里之
邑千里之郡推而至於天下豈異是哉國家崇儒重道內立監學
外而郡邑皆設學官誠以風化之所係也人才之所出也至正十
一年春奉訓大夫兗州王公從善來守霸郡祗篆之初即拜謁先
聖廟見其牆垣廢傾齋舍罔有講習無所施適顧瞻太息謂學正
孟之晉曰學校不治則風俗何自而易移人才何由而作興豈非
承流宣化者之責歟于是令民子弟之俊秀者即入學肄習權葺
一室使之受業公首捐俸金以作新學校而謀于同僚同僚僉允
亦各捐俸以助民之好義者效其力不日而得錢若干緡遂市瓦
木重修講堂三間翀建東西齋舍十有二楹築牆周圍務以堅固
改月而功畢上不廢于公帑下不擾于民庶昔也荒蕪如彼今也
輪奐若此使師生有所依教養有所設將見風俗淳美人才輩出
公之承宣德意可謂知所本矣公前任松江府推官治獄明恕平
反甚衆人人頌其廉明自南而來者口不絕稱今公之守霸郡甫
下車善者趨而迎奸者畏而遁革弊起廢號令一新士庶歌于途
農民樂于野修堤堰一十八里及南北兩關橋道井井有法民之
感戴其能已乎之晉以狀來盛稱公念念不忘于學校不可不記
其事壽於金石俾異時爲政者有所取法幸爲之記余聞而韙之
則復之曰昔文翁治蜀至今聲名照映簡冊者以爲治之有所本
也王公以學校爲先其文翁之心哉余亦有說焉興作學校固郡
守之職然典教者能以守之之心爲心則教養可期其効苟非其
人則亦徒爲虛舍爲守者能不慊歟今之晉乃鄒國公五十二代
孫德性純厚文學充裕則教養之施公可無慊矣公字仲祥世居
兗之滕邨性鯁直決疑剖事無留難此特記其政事
之大略爾當有執筆者詳書之至正十一年立石　明洪武三
年知州馬從龍撤而大之　正統四年知州張需重修　成化五
年知州李延訓十三年知州蔣愷二十二年知州劉永寬重修
弘治十三年知州劉珩重修　嘉靖六年知州劉璋重修並建尊
經閣　貴銓重修廟學記興道宏化必資於人才毓秀儲賢必資之
學校古者黨庠塾序之法立而智仁聖義中和之士出治隆
俗美蓋有自也洪惟太祖高皇帝天挺聖智動見幾先故開國之
初即命郡縣建學選秀俊以備生徒擇師儒以重模範畀之以經
書厚之以廩餼約之以條教程督之事又責守令良法美意曲爲
造就即成周養士治理之意也列聖相承率由一道其視漢唐宋
歷世學校始備者大霄壤矣雖然立法在君上奉法在臣下今茲
劉侯以高明通達之才用視郡事政平人和之餘留意敎化黜浮
華崇淳篤民風士習翕然侯下車之初見廟貌圮壞慨然欲圖修
治時兵備馬公命侯增建演武場既命改建兵備道署各爲經理
以次就緒去冬初農隙乃徧歷學宮遂一相視何者剝落宜在修
葺何者傾壞宜在增造何者廢缺宜在創作規畫甫定聚材鳩工
卜日經營自大成殿而下爲兩廡剝壞欹側逼近殿庭今乃東西
拓二步上自覆庇週及垣圍下及踐籍咸撤敝惡聿新精美廡之

南爲大成門門南爲櫺星門一則方向失端一則體格非式況歷
日既久朽敗將作今則釐之正之補益而潤色之堅完雅麗氣象
森嚴此增修之制也廟後明倫堂五楹堂下三齋各三楹饌堂亦
三楹齋下門各一楹門之外各爲路而南又各門一楹東曰昭文
西曰啟獻是雖卽舊以更新而皆飾陋以增華軒豁壯觀夐倍疇
昔此修葺之制也堂後尊經閣五楹叠柱層簷雕斵采飾崇曲籍
也中立矻然崔巍鎮重表靈秀也閣後四十四楹週迴序次星列
拱向肅規度也委曲深邃幽靜清虛遠塵囂也號之西廨宇四區
樸素整潔聯絡依附又餘功之致詳也此皆創作新制是役也雖
亦用財用之有經而不費然亦用民用之有時而不勞經始於丙
戌十月訖工於丁亥九月從容計慮底期告成士之遊於此者奠獻
於殿廡之下足以肅恭敬而收放心執經於堂齋之前足以析精
微而廣閱見有號舍以專進修有高閣以便眺覽足以發心思而
成德業漸涵旣密造詣彌深一旦乘時彙進而爲政善俗之用攄
悃効忠利益非細學校培養之功劉侯貽謀之善於斯爲大侯諱
璋字尚德陝西中部人昆弟子姪科第相仍才猷氣節爲世雅重
侯守霸善政實多興學校乃亘有司第一事
也故記其梗概以垂永久嘉靖六年立石　十四年知州陳效古
袁廷相重新廟學二十六年副使周復俊建崇聖祠敬一箴亭
萬曆二年督學御史傅孟春副使錢藻知州郝汝松改建崇聖祠
於尊經閣後十九年州人尚書王遴二十二年知州錢達道各有

修建
國朝順治七年副使于變龍知州田來鳳八年知州王來聘十年
知州王度十三年知州程萬仞訓導王嘉言先後修葺　康熙五
年知州胡獻瑤學正紀肇修七年州人郝惟訥崔應鳳十一年知
州朱廷梅學正趙璧二十二年知州汪惟琦復相繼繕治惟訥重
建名宦鄉賢祠　乾隆二十六年知州狄詠篪重修　道光七年
知州盧建基重修　同治四年知州陳如璠重修

文安縣

學在縣治西　宋大觀八年建舊有大觀閣帖徽宗手臨上石
金貞祐二年宣宗遷汴焚燬殆盡　元皇慶元年知縣楊潤李祐
教諭董榮重修　尚□重修文廟記文安廟學貞祐甲戌金主南渡
焚蕩殆盡僅存大觀八行之碑再歷周宋遼金祚
終皇元受命聖□□奄有中夏戊戌垂恩肇開貢舉優復中選
草□□世祖□藩賓禮師儒延問治道務先學校卽位□□特

降詔條欽崇立聖光貢儒宮至元三年勅工口口孔子廟又以中
書左丞許衡爲國子祭酒以教國子用敦化源四方萬里莫不知
所振厲黽勉從事文安近在口內獨無以應德意二仲釋奠郎其
故基口口草幕苟簡不恭習以爲常觀者惻然八年口口口口教
諭以邑儒董君榮爲之董君素有興復口口口能也郎言于縣以
國家方事襄樊爲平宋張口口軍旅不獲所請遂以自任營積八
年江淮嶺口口版圖明年庚辰以屋貨錢合若干緡伐木口口
口口于里三歷寒暑衆材始聚瓦甓釘礎黝堊口口口口所有以
後爲恥卜日其吉工力並作不期口口口口楹鼎鼎宏敞靚深先
聖先師十哲像設顯口口口徽如一口大府惟從祀之室大成之
門經畫口口口畢舉若大司徒所謂在易之地力盡而口口口
口口矣其在官者曰主簿姚元縣尉張瑛縣口口口口口令李侯
祐感歎興起相繼而輔成之口口口口口口口翼繪像七十二子
明年大門言言口口口口口其子道清學正孫禎教諭承其事
如君存焉口口丑後以講堂前以櫺星至大四年以雀育廡瓦
口口以甌初講堂有闕至是戸牖端朗階址堅甃口口口李侯
仵來謂予曰文安縣廟學之廢迄于口口口之前爲荆棘瓦礫
者六十六年吏教口口口口口之議未有一人及之者董君之子
祖孫口口口口十餘年始終一意卒成盛事祐慮歲月之久有
攘口其美者請文勒諸石永資名教野甿允祐之請且以廟學之
本告之曰古者民以君爲師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
性克綏厥猷惟后是以二帝三王繼天接統修道立教各盡君師
之職然生居大位沒享太廟釋奠莫與焉周衰君臣之職廢修道
之口不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幾與俱泯孔子雖聖無其位而綏
猷修道之統不忍絕也乃折衷六經以教天下以詔後世人存政
舉其效至於天地位而萬物育孔子之前天口人付受帝王立教
同一理也刪定贊修之後理寓于六經矣六經郎天也天郎聖人
也無處不有無時不然故曰孔子其氣如天無遠邇之間道乃天
道無古今之殊故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不得祀孔子亦無一
人不可學孔子祀云者王通氏謂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昊天罔
極雖居中華殫四海九州之品不足以報之惟學有可至之理而
祀口中矣先之以大學語孟中庸以會其極而後循口口經以歸
其極反身而誠以復乎五性之極孟子曰知其心者知其性知其
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知此則知祀孔子矣舍
是而他學追時口而取世資時謂遺天學廢而廟作肖其像而事
之口清微方將探性命之原稽政事之本求人心之正口時事之
變體天地萬物之序不息合同之和合乎天道以自獻于先聖得
夫廟之制而不失其學之實非徒王安石所謂近世之法者邑之
令佐于王事鞅掌之暇與董君父子祖孫之成學亦豈韓愈氏所
謂不能修事者哉雖然學必久而後成野喜其民牧學官克協而
將行又憂夫始勤終怠而中止有哲有愚而不繼也因併附此以
示無窮耳翰林國史院檢閱李鼎賡而贊之曰皞皞太古赫赫斯
文三五尊諸口稱聖君天子崇崇德穆道充招而擴之執其大中
口常既立彝倫攸叙萬物蒼蒼咸得其所尼於周衰口於强秦下
來千載或屈或信皇元統一尙儒惟實廣建辟廱頖耀星日曩者
太陽學舍荒涼茅茨階陛葛藟垣墻教官董公憂心有忡質宅營
構未遂而終厥孫嗣事傷焯先志諮諏邑侯侯忠其義未幾落成
口屋崢嶸邑侯之仁郡教之誠匪人不格匪誠不感宜勒堅珉永

爲勝覽　明景泰二年知縣何源重修　嘉靖十三年知縣李時中重修　崇禎二年知縣唐紹堯重修

國朝順治十三年韓文重修　康熙十二年知縣崔啓元二十七年知縣張朝琮四十一年同知楊朝麟相繼修葺紀昃撰記不錄

乾隆四十四年知縣葉和侃重修　道光十年知縣吳斯璧重修

同治五年知縣曹大俊重修

大城縣

學在縣治西　金天會十二年知縣姚璧建劉光國作記劉光國重修廟學記昔王仲淹遊孔子廟嘗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蓋夫子之道具於人心而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其教具於六典而行於邦國鄉黨家庭之間自漢唐以至於今莫不知尊其道矣其道尊則其祀亦尊廟貌之崇垂之有承前哲之所以形於歌詠口於金石者豈無謂哉平舒公廨之西孔聖舊宮在焉規制太陋瞻視未尊歲久而就圮天會十二年秋九月邑令姚公下車未久一日顧謂僚屬諸士子曰風化之地衰敝若此吾何以辭其責乎乃積良材運堅甓集衆工以量度之上而殿廡下而庖庾莫不辯治而復責之墁飾簝之垣堵煥然其一新矣余惟儒學之設明人倫育人才非徒觀美也唐虞三代之盛蓋有自來而秦火煨燼聖階蓁蕪視學宮爲傳舍者衆矣昔范甯宰餘杭惟質直好儒學風化大行於期年之後自中興以來莫之或先云今公加意學校可無愧於餘杭風矣然范公之崇學敦教者不止於修葺宮牆公之教平舒也豈無身先士類者乎其於聖經賢傳之大旨君臣父子之大倫禮樂刑政之大法講習討論於師友之間勇往奮迅洗濯剗磨務臻斯道之妙士習丕變與學宮而俱新度不負夫子之教而造士作人之盛心愈久而不泯也於是乎書

元至正二十三年達魯花赤楊甫重建馬克忠作記馬克忠重修文廟記皇宋呂蒙正作孔子廟碑云聖人之興也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然不能免窮達否泰之數是故達而有位則聖人之道泰堯舜禹湯是也窮而無位則聖人之道否我先師孔子是也此時之所值雖殊而功之在天下萬世者則均爾昔者大道既隱其風漸漓英靈始謝於衰周德教方隆於大漢闡邦家之正途播古今之彝憲百王取法千古師宗信乎夫子之道消息兩儀損益三代立三綱而垂五教正禮樂而辨中外其有補於生民而垂之萬世者蓋賢於堯舜而禹湯莫之過也郡縣各立學校以吾夫子爲宗而配之諸賢所以崇德報功也自兵燹之後積有百年祀典衰而文教微平舒故有文廟勦墾漫污瓦甃剝落廢毀殆盡至今二十三年達魯花赤楊公宰邑下車之初躬謁聖廟覩草莽荒蕪之狀咨嗟瞻顧有戚於中乃與其僚屬及諸士夫謀曰聖廟未新文風未振尹茲邑者甯無愧乎於是命工計材

規辦貲費相農隙誅茅茨卽故基爲築垣墉自殿廡以至齋舍靡
不聿新宏敞軒閎璀璨輝煌視昔則加隆矣故崇祀有所而神得
其依授教有居而士安其業俎豆生輝儒林生色楊君功在庠序
亦偉矣哉爰自經營之日不朞月而落成蓋以侯躬親其事棟桷
磚植之類積儲素具無取給於民也宜其成之速而公無廢務民
不知勞也邑人張溫劉澤等遹覲厥成而樂民之不擾懇余書於
石以揚其美而從而銘之銘曰聖道昭彰兮儒風慶延崇彼廟貌
兮厥功茂焉雕甍畫棟兮金碧相鮮豕詞貞珉兮奎璧星聯春秋
致祭兮陳其豆籩人文宣朗兮億萬斯年　明洪武五年縣丞王巒重修　成化二十
年知縣閻茂修重修　宏治三年知縣張津重修多所增建　正
德十年知縣石恩承御史董建中重修王瓚作碑記（王瓚重修儒學記大城霸
州屬邑歷五代而悉因之太祖受天命爲中外主興學校明彝倫
詔修天下儒學以崇祀夫子培植人才也至正德甲戌以積雨而
頹壞乙亥冬董侍御建中按臨爰命石侯伯榮修葺之侯承命惟
謹而不忍疲民之力乃節縮常費夙夜指畫捐俸以倡士民之好
義者出貲爲助擇良鳩工口咸樂趨將未廢者葺之已廢者復之
易腐以堅朽險而敞始文廟次兩廡次明倫堂內外門次講堂次
光風霽月亭以至庖湢之所宰牲藏器之房靡不繕治復念諸生
肄業無所增創齋舍入連刻石揭扁曰文行忠信詩書禮樂飾以
丹雘繚以周垣經營有方規制有度肇工丙子之春迄夏卽竣事
君會學之師生釋奠以落之教諭階州李茂暘訓導遼陽黃繼宗
彭澤陶坼謂君之興是學也右文崇儒厥功溥矣不可無述以彰
其美遣庠生張昺來橋門徵余言以記之余惟大城爲京兆屬邑
奉化覃被率先他邦故有司之修學宮也所以崇聖祀端士習也
爾士之爲學也乃不能亹亹焉殫其力視學宮如傳舍然不旣負
作養之意乎學也者將以學聖賢之道也斯道也精粗本末具在
方策孰非吾心同然之理乎學者究極淵微而形之事爲知必眞
知行必眞行則自身至家以及於天下何所施而不獲其當此學
校之所以爲教也大城之士由今伊始尙銳志迅激濯磨刻厲培
其本根而末自茂浚其源泉而流自遠上焉爲義理之學以斬入
聖域次爲科舉之學以顯膺祿仕務使士習之丕變與學宮以俱
新不亦偉哉君名恩東魯靑城人明敏有守嘗丞吾溫之平陽蔚
有聲華進陟今職美政可書者如建譙樓築城垣練民兵備賑濟
恤孤獨均徭賦皆其章章者而修學則其先務也
張子然予言請書以歸將勒石學門以示將來云）　嘉靖四十四
年知縣張應武重修主簿葉雲漢典史阮英教諭朱鵬訓導牛利
仁贊成之張雲鷟作記（張雲鷟重修學宮記大城學宮在縣治迄
西創建始末莫之詳矣稽之碑銘重修於
金元之朝迨至國初以迄成宏正德或修理或增飾咸有撰記可
攷而識也時至嘉靖癸亥歷歲滋久傾圮日甚余嘗行縣謁先師
而見其頹敝若此深用惻然比時缺令無所與謀至甲子歲張子
應武來知縣事瞻拜之餘亦長嘆息毅然思所以新之乃首列其
狀請於兵備道羅公樊而贊之然張子欲力取於民而不勞財出
於公而不費則難取給於用詘之際績用弗克成也歲乙丑春張

令以大計入都門適治屬中貴之著者三五輩來乃就而詭之曰夫子之道同於天地夫子之祀與天地無極故尊其教崇其祀而祠廟之相望不間於遐荒者豈偶然哉乃今吾邑一畝之宮數仞之牆日已就敝而不能新之非所以昭示來茲也其如吾責何諸貴人聞言若勇赴義若趨各退而醵其貲得四百金以贊成其美比覲畢還邑更以風於境內諸士各捐所有約百餘金翕然佐之其磚植芻糗所費甚奢張子捐俸以倡僚屬而又為之措置焉無敢煩於民也乃鳩工命材卜日興役公於聽政之暇躬為督視而晨夕匪懈故予來之民不愛其力經始於是年之三月越六月而告成矣大成殿五楹兩廡各十四楹殿之兩傍翼以祭器神樂二庫廡之南為戟門三間泮池一區去門二丈許門之左右夾以名宦鄉賢二祠其外則為櫺星門三架以表通衢皆故址也廟之東搆儒學門由門以東則為學諭學訓之宅又進而北為啓聖祠三楹轉而西有儀門扁曰道義之門內有兩齋東曰進德西曰修業峙其中則有明倫堂五楹堂之後則敬一亭尊經閣具焉亦各仍其址而增飾之輪奐之制於今為盛故升其堂則藻火黼黻昭其度而廟貌新矣登其筵則籩豆簠簋致其潔而禋祀虔矣諸士揖讓於其間則冠裳文物蹌蹌而教禮興矣以數十年之陋一旦而更新之可為一邑之望張子其賢矣哉學諭朱子輩以新廟既完成績未紀何以示其傳也乃來問記於余余因申其詞曰凡人之為治者政教固所當先而聯屬人心為觀感興起之機亦非出於政教之外故善治者不必煩其令而惟予之以心也今張子加意儒術以風化一邑而興茲大工役彼大眾以致君子之效其誠小人之忘其勞者非假強於術也夫亦皇上作人之化依被於識甸而莫不翕然應者人心秉彝之不泯有如此也二三子生輦轂之地沐聖人之化儒衣儒行可不思所以異於凡民也哉昔孔子沒百有餘年觀其廟習其禮有低回而不能去者是謂之善學二三子知飾其廟以虔奉之矣尚知學其道乎蓋夫子之道非有詭於人也根之性命倫理顯之庸言庸行皆人所與能也退而修諸則砥節礪行求無媿於身心進而效用則為上為民期無負於國家庶幾可稱髦俊副有司作養之意但今之學者高談性命濶略躬行務虛名而鮮實效及立朝臨民又多疵累其宮牆外望者乎非敢望於二三子也二三子其勗諸是役也主之者張令應武贊而成之者主簿葉雲漢典史阮英教諭朱鵬訓導牛利仁也均效其勞法當並記

國朝順治十七年知縣徐仲重修　康熙二十五年教諭黃華蕃重修　道光十六年知縣何志清重修　同治十二年知縣莊允端教諭唐文智重修

保定縣

學在縣治東　明洪武十四年知縣張仲謙剏建　景泰三年知縣王遂重修　嘉靖十四年知縣冉崇儒重修　四十一年典史党

世雄重修　萬厤十年知縣孔承倜二十七年知縣張四聰相繼
修葺
國朝康熙初年重修　道光初年重修

薊州

學在州治西北　明洪武初年剏建　正統九年重修　崇禎年
知縣王宏祚重修王宏祚重修學宮碑記古者諸侯不得觀四方故其爲學也缺東以南半天子辟雍之制而曰頖宮至其所以立教若詩書六藝之文鐘鼓琴瑟干羽絃誦之具則無不與天子之學同其後易分封爲郡縣舉凡一方之長吏號爲親民之官者其祿與位亦猶古之諸侯也故自漢唐以來州縣皆得設學置博士諸生一如三代諸侯之國然而爲長吏者率多從事於簿書期會而以庠序之務爲不急故其視學中之興廢邑中之子弟幸教與否漠然若不相値雖有飲射讀法之令特具文耳求如蜀郡文翁潁川之韓延壽能以教化爲首務者亦僅僅已我朝定鼎於燕首稱善地而其東則薊州古漁陽重鎮也昔人有言其俗慷慨豪俠其民沈鷙多材力考諸圖經則有崆峒山者爲黄帝問道之處至今土人傳之此鄉之崇氣節敦理義固可想見使長吏優游漸漬之以學而鼓舞振蕩之以三代之教化則其風俗之美何如與予昔年嘗守是州値羽檄旁午之時甫下車謁文廟所見殿廡堂宇漸就傾圮乃捐貲鳩飭之稍稍改觀旋以內擢行而薊州遂罹兵燹之厄予前所鳩飭而改觀者蕩然無復存矣又十數年予奉使黄花山道經舊治則學舍已鞠爲園蔬欲求往時之規模並不可得欷歔太息者久之謂安得賢有司來蒞茲土以成予未竟之志而且爲興廢舉墜者勸也幸遇左胡公至慨心凋殘加意與民休息拊循三載百務畢舉於是念學宮之廢墜非所以成教化而美風俗也乃出養廉之需爲首倡茂材蔡君之芬復輸若干緡而士民遂相率翕然助成之其經始也爲丁未之仲春迄戊申孟夏而畢事向之鞠爲園蔬者今則有殿巍然有廡翼然至於齋祭之室講讀之廬休息庖湢之所俎豆燕享之器無不備具而邑中之諸生皆勸於學以求教化之成風俗之美將由一州以達諸郡邑由畿輔以達諸天下實惟胡公是賴而說者則謂口令申倍嚴大吏督責日甚有司自錢穀簿書而外可悉置勿問顧胡公獨兢兢焉以學宮爲務殆迂遠而闊於事情者而不知我國家崇儒重道積有年所世祖嘗發內帑勅修太學今上亦允禮臣請命四品以上捐俸修葺皆班班見諸施行然則是役也正以奉揚朝廷右文之意而欲蜀郡潁川之治復見今日豈非甚盛舉也哉予既爲舊州守又以使轍嘗經其地學之興廢舉墜固無日不往來於胸中者今得胡公而克成予志故樂爲之記

十五年毀於兵
國朝順治七年知州于際清重修周體觀重修儒學碑記大凡經營締造有於一時而關於百世者古人皆有碑記以誌不朽況學校之地人材教化所關詎有美而弗傳哉薊郡之庠其來舊矣明季壬午適遭兵火堂陛垣墉門

庭茂草時屆春秋執事拔星以陳俎豆月逢朔望諸生凝露而講
詩書雖大道難名不存迹相聖賢眞義具在人心而紹述前徽光
啟後學實賴有仁人君子修廢而舉墜也前任守郡張公焴乾王
公韓首議重修捐俸倡義皆因時紬任淺不克舉事嗣是東來于
公際淸於順治四年來守是邦謁廟之日觸目傷心決志修復但
值干戈之後士庶凋殘庫藏如洗且生全安撫之不暇奚治禮義
重文教哉及莅任三載治道化成士有絃歌民鮮菜色公則思是
役固不容以已也遂謀諸博士弟子爲修葺計議定請之部曹李
公兵憲劉公爲好義首捐俸於已公爾忘私募化於人聚流成海
糾材集衆擇日興工先建聖廟次修明倫堂創於庚寅之仲春郎
落成於是歲之季秋財不加派而輸助者多工不勞民而子來者
衆仰瞻堂陛烏革翬飛也俯觀門庭美輪美奐也雖規模氣象稍
異於前亦時爲之耳而今而後祭祀有宗廟之瞻誦讀無風雨之
歎累年之廢新於一朝半歲之功垂及千載孰非公之捐資勸義
而搆此鴻業也哉然公之初志雖遂而公之期望甚遠俾樂斯泮
水者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講孔孟之道敦忠孝之節勿荒爾學勿
隳爾修覩廟貌而見聖心大更始而蔚人文又公之所
期望於諸弟子員也豈徒博一時之觀瞻已耶是爲記　康熙六
年知州胡國佐十四年知州余時進三十四年知州張朝琮四十
一年知州陳廷柏先後修治　乾隆三十七年知州梁肯堂重修
嘉慶十三年知州趙錫蒲重修　道光十六年知州楊夔生重
修　同治四年知州劉枝彥重修

平谷縣

學在縣治南　金□□張□耞建（按畿輔通志縣舊志並云元至元間建今據納憐不花記文訂正）
元至元二年主簿范恕教諭張貴買地建明倫堂四年教諭
胡從置禮器七年教諭劉元皓重修納憐不花作記（納憐不花明倫堂記元列）
聖相承詔令國都州縣設立學校張置師牧以行政教開平萬世
何其規模隆古軼越漢唐矣蓋以聖由天縱道自人宏盛衰觀于
風化忠孝本于人倫然後綱常正義理明而民生遂亘古今而不
易考之于經班班可見已惟時守令師儒有賢有愚有志存乎立
功事專乎報本祇順德意惓惓于聖門者亦有志溺乎利祿事狥
乎苟且徒拘文具切切于肥家者由其闇于君親大義懵于聖賢
至教其于志道恢宏之士霄壤不侔矣況乎仕路繁夥存道心者
希或有德好君子功垂名教若亂山求玉乃千百之一二焉耳詳
憫吾友李敬李明等重諗曰平谷乃薊郡之屬邑京師之僻徑亦
當有要路居是任間報功于素王者如巳已年監察御史鄭立建
加號碑設學田增輝聖日播文風自丙子歲主簿范恕教諭張貴
協謀合議以謂斯邑有廟像而無講舍基址狹隘如羽不翼于是
出給俸資鳩集衆緡買地搆材鼎新明倫堂洎學官居舍朝夕有
三德六行之修歲時無一風半雨之憾至戊寅間有胡從先來諭

是縣仰瞻廟像祭器慊然俯親講席書籍茂如于是命匠鎔鑄鐏鼎營飾籩豆九經史籍煥然一新上供春秋釋奠下給師生講習焉此數君子創作于前可謂能矣迨甲申際劉元皓師職三年建學門屏以爲斯文之壯觀增廣田畝以備供需立故金國張侯建廟記以表首創之原繼述于後可謂勤矣自是而後肅恭寅畏神人協和師生有舍庖廩有給百爾器具資之左右愚故日有志存乎口功事專乎報本今得其人耶經曰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蓋將有興于斯故仰聞是言而不惑于中悲夫愚故曰亦有志溺乎利祿事狥乎苟且未暇論其人耶驗吾友之言爲信嗚呼吾夫子之道如太和元氣流行于天地間陶鎔品彙綱紀羣生儀範百王師表萬世其盛德大業至矣哉凡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知所本乎吁微元皓不能明數君子之功微數君子不能伸元皓之志可謂克盡其行所當爲矣予故欣然筆之以紀堅珉匪特叙二三子之功抑亦可爲來今之勸時至正七年丁亥三月丁巳也

明成化五年知縣郭銘重修學故爲老子宮淺隘卑陋歲久頽圮 嘉靖二年監察御史熊榮建議修拓巡撫都御史孟春巡按御史盧瓊總兵馬永叅將呂昌副使熊相捐俸助役相作記熊相

重修本縣儒學記平谷縣之儒學在縣之離位勝代以前爲老子宮今之門尙因之淺狹卑陋加之垣墉棟宇率多傾廢見者病焉嘉靖壬午監察御史熊公榮以清戎視學嘆曰有司之不職一至于此何足以稱培養人文育才興化之意偶過邑人按察副使王公鏜及之鏜曰鏜爲諸生時固嘗買地拓之矣矧有觀風之責者乎公乃命官度之記費凡若干倡以贖金聞者響應巡撫都御史孟公春巡按御史盧公瓊總兵都督馬公永叅將呂君昌咸有攸助以相之不穀亦與焉旣而兩載弗績公自往督之先修聖殿次展賢廡次建戟門次易櫺星次立禮門次闢義路次拓明倫堂次實地之偏陷者繚之以周垣表之以綽楔復以餘材建號十五間以便講習省課有方成之不日輪奐奪目士林爭氣于是教官率生徒詣相述知縣王謙之言曰學雖隷縣而博士弟子軍衛居半焉彼此坐視忽成淪廢不圖今日有勞諸公敢乞一言以釋其愧且以詔後人于無窮予曰崇儒重道盛典祇奉于有司者已不多見宜諸君于此有不能自已者夫天下之藝有文有武而學必曰儒者何耶蓋以文而非儒則爲俗吏武而非儒則爲傖夫俗吏傖夫可以興治戡亂之事望之乎哉故人無擇于軍民必以儒學爲先官無分于彼此必以興學爲重皇明之長治久安比隆三代者未有不本諸此謙輩曾知之悉乎且儒者之道不越乎彝倫日用之間推而極之無所不有若上而爲教下而爲學亦道之所當然也公之是舉誠無所負矣至于徒擁皐比不能明是道以覺後人徒衣章甫不能體是道以光國家而徒獲一科第則施施然足矣是果誰之責哉其愧又有甚于有司者尙相與勉之公字以仁號磨溪汝甯光山人起家進士嘗以直言謫官今淸戎圻內風力尤擅一時而政之可久皆視之玆學云

四十年知縣任彬撤故材重新廟廡悉仍舊址崇廣倍之巡按御史秦嘉楫作記秦嘉楫重修平谷縣學記考圖籍平谷嘗縣于漢鎮于唐復縣

于金元國朝因之古稱慷慨悲歌之區信矣元至元乃立縣學董之師儒次行教化凡以爲國家之根本計也然止粗立根基其于學校仁讓之風猶未浹洽而遍滿也自有明之初臨御天下不數十年間漸磨德義鮮不丕變太宗文皇帝見幽薊王氣氤氳形勢雄偉允哉天府之國遂相與重臣定鼎而遷都焉故平谷遂爲畿服內地其服從學官之教不猶江河之就下愈順而愈速耶由是博士弟子奮起而登仕版者蔚爲名卿可慨見矣然廟學歷歲滋久隳頹日甚良有司敦治從教者雖間有補葺亦以費繁務劇爲懼率皆苟簡可歎哉嘉靖辛酉夏平谷縣知縣任子彬卜日舍奠于廟覩其庳陋毀墜惕然改容曰縣之廟屋壞神不能妥其誰責乃與學官張汝言諸生方文光數曹謀咸曰茲誠有司首務也如財不贏何又轉而謀諸鄉士大夫鄉士大夫其謀同又轉而謀諸耆庶耆庶之謀亦同于是輿邑向風慕義視茲役若不可已者官之吏于斯者捐其貲耆庶之供億于上者捐其力凡材木陶甓黝堊丹漆之需畢具工師圬者擾人顧傚之屬咸集諏日舉事或新或作余適奉有代巡之命以察吏安民爲務遂攬轡蒞平谷詣學謁廟不俟闢白而知任子之所尚矣乃移文所治出其帑所贏以助傭費不期月而告成任子舉其緒而請曰爰卽舊址建先師廟兩廡崇廣皆倍昔外有戟門有櫺星門有啓聖祠有敬一亭有文昌祠有鄉賢名宦祠有校官舍三區殿後建明倫堂堂左右翼以神廚庫有崇德廣業二齋戟門前鑿泮池甃三石梁其外橫衢豎二坊東曰興賢西曰育才又于學宮旁地闢爲會講堂左右設宰牲齋宿二所計凡若干楹所需之費凡若干緡所役之工凡若干人經始于壬戌冬十月落成于癸亥六月敢乞一言以爲記余欲以不能鑄辭爲解非任子重學校意亦非余廉察有司職也嗚呼孔子之功德被千萬世與天地日月等聖自堯舜而下俱莫能望豈區區崇廟宇修俎豆所能報哉顧業儒者不敢忘其本耳余爲諸生時嘗見爲長吏者一意于錢穀獄訟與幹審畫希聲釆譽以求調補視學校之事爲非簿書期會之所急而抹撒漫漶者比比每深陋之今任子爲平谷而以不任學校事爲懼首興是役完舊益新立有成績鬱然畿甸之偉觀俾平谷之子弟益興于學化鄒魯于幽薊更弦誦于悲歌其功豈不偉哉任子業儒而知本者矣余亦業儒者遂因其請而爲記

凡與是役者皆得書名于石　崇禎年知縣王宏祚重修

國朝乾隆二十七年知縣張蘭芳重修　道光三十年知縣王乃謙重修　同治十一年知縣馮瑋重修

武進居　寄校